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賴貴三 先生

愛新覺羅毓鋆教育思想研究



研究生：吳建廷 撰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

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

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摘要

愛新覺羅毓鋆（1906~2011），人稱「毓老」，乃是禮親王代善後裔。幼承庭訓，入毓慶宮為溥儀伴讀，及長，負笈日本、德國學習。於滿洲國覆亡後，隨國民政府遷臺，遂展開講學事業，創立「天德黌舍」（後改「奉元書院」），講授中國傳統學問數十年，門下弟子上萬人，國外知名漢學家亦不乏其人，影響極為深遠。

然毓老的相關資料缺乏整理，且所見又多為零碎片段，有意作學術研究者，在參考資料的取材和運用上，極為不便，筆者因與毓老弟子相識，並取得不少資料，也了解資料整理時的問題，故欲藉本論文之撰寫，為學界提供相關資訊的整理與論述。

由於毓老的生平事蹟缺乏完整論述，且毓老講課會以自身的人生歷練作為例證，故本文會先論述毓老生平。其次，毓老講課有許多特點，如一字一義、依經解經等，本文將舉例說明這些特點，使讀者在閱讀相關筆記和論述時，能更清楚毓老的講課方式。在了解講課特點後，會就所知介紹毓老所使用的上課教材及選講情形。接著討論毓老經典教育，以《四書》課程為核心，論述毓老對《四書》的觀點以及特殊講法。最後，總結全文。

毓老講學，不在「之乎者也」的訓詁考據中打轉，也非學院受古史辨影響的治學方式，而是強調思想與實踐，「讀古書的目的，是要用古人的智慧，啟發我們的智慧」，「治世之道貴乎行」，期望藉本文之撰寫，貞下起元。

關鍵字：愛新覺羅毓鋆、天德黌舍、奉元書院、四書、教育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範疇義界.....	1
第三節 文獻資料.....	2
第四節 研究方法.....	9
第二章、毓老生平暨講學事業	11
第一節 毓老生平事略.....	11
第二節 學問淵源.....	17
第三節 從「天德齋舍」到「奉元書院」.....	19
第三章、講學特點	21
第一節 一以貫之.....	21
(一) 夏學.....	21
(二) 依經解經.....	21
第二節 思想與實踐.....	25
(一) 重視「啟發」與「用」.....	25
(二) 強調「實學」.....	25
第三節 「文字」學.....	27
(一) 一字一義.....	27
(二) 教學的語言.....	28
第四節 學生.....	30
第五節 臧否時事.....	32
第六節 「聖時」與「權權」.....	34

第四章、教學體系與教材介紹	35
第一節 經書	35
第二節 子書	43
第三節 史書	47
第四節 集部	47
第五章、經典教育	49
第一節 《大學》《中庸》課程	49
第二節 《論語》課程	55
第三節 《孟子》課程	73
第六章、結論	78
第一節 遜清貴胄	78
第二節 夏學人物	78
第三節 貞下起元	79
參考文獻	80
附錄	85
附錄一、《禮元錄》選編	85
附錄二、筆記摘錄：陳美錦筆記	130
附錄三、筆記摘錄：許晉溢筆記	140
附錄四、蔡坤佑整理之筆記	149
附錄五、林順和提供之毓老信箋	155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愛新覺羅毓璽（1906-2011）乃遜清貴胄，於民國三十六年遭蔣介石移送至臺灣監管；在臺期間，曾在大專院校任教，戒嚴時期開辦私塾「天德黌舍」，解嚴後改名「奉元書院」，一生講學不輟，時人尊稱「毓老」；毓老講授中國經典，乃是承自清代皇宮的傳統方式，重視人格教育，強調經世致用，異於自古史辨以來的考辨、分析風氣。毓老是中國兩千餘年帝制時代帝王學的最後一人，讀書一百年，可謂中國傳統學問之集大成者。

毓老教學一甲子，受業者上萬人，學術界亦不乏其人。因為身份特殊，在臺期間行事極為低調，故學術界雖聞其名，但所知有限；毓老過世後，弟子門人等組織「中華奉元學會」，收集整理資料，知者始多。然而，「孔子死後，儒分為八；墨子死後，墨分為三」，弟子門人等，各人所述與理解程度不同，且有錯訛淆亂、真偽混雜的情形。又因中華奉元學會內部問題，目前有許多資料不易見到，流通不廣。故筆者不揣淺陋，欲藉本文之撰寫，將目前可見之資料蒐集整理，作校、補、注、疏，使學術界能對毓老的學說有所認識。

第二節 範疇義界

由於毓老所教授的經典範圍龐大，且目前可見資料不完整，故本文初擬，以《四書》課程的筆記為中心，兼採其他課程筆記及語錄，論述毓老之思想。研究計畫送審後，論文審查者發現主題與內容、架構有些問題，且所需整理的資料過多，建議筆者調整，遂改作「教育思想研究」，如此可保留原本欲撰寫的部分，而不顯得唐突，故本文題目，定為「愛新覺羅毓璽教育思想研究」。

本文寫作範疇，包含毓老的生平簡介、私塾的教材介紹、講學的風格特色、思想的體系建構。除此之外，筆者在整理材料時，曾重新校訂弟子所編的《禮元錄》，雖然弟子後來改以《奉元語要》系列重新整理出版，但每集份量甚少，且筆者整理的資料可供參閱，故將重新選錄並與目前可見的筆記資料、筆者所蒐集到的筆記中，條列式或可單獨成片段語錄者摘出，作為本文之附錄。

第三節 文獻資料

目前可見之文獻資料，大抵可分為四種。

第一種，是毓老生前命學生錄影的上課影片，這些影片目前扣留在少數人手中，尚未整理，僅在紀念會等場合可以見到經過剪接拼湊的片段；此類資料，因筆者有參與紀念會，播放時有抄筆記，惟影片剪接側重「留念」、「追憶」意義，有許多僅是唸經文的片段，對於經文的解說，摘錄並不完整，常常前無所承的冒出一段話，講到關鍵處即停止，故僅能憑筆者對經典的熟悉度將之銜接。

第二種，是上過課的學生對毓老的敘述，包含一些單篇文章、書籍，以及口述。這類資料，凡是紙本筆者皆盡可能地蒐集；口述者，筆者會筆記口述內容，並向敘述者確認。

第三種，為學生的上課筆記。這些筆記，有的整理出書，有的整理成單篇文章，有的則是抄在課本上。凡是出書者，筆者皆有購買；單篇文章者，筆者一一蒐集；抄在課本上者，有的是筆記者提供照相圖檔，有的是筆者於舊書攤發現，確認內容是上課筆記後購入。必須注意的是，出書的筆記資料並未好好整理，僅是匆促趕在會員大會、紀念日等場合出版，故僅能以「未整理之草稿」視之，書前即便有序言的「讚許」，也只是「溢美之詞」，不可當真。筆者曾與筆記提供者及部分毓老弟子討論，討論者皆認為這些出版品本應是內部交流、尚待整理的資料，出版太過倉促、草率；亦可能因註解不清、未說明、整理不完整等因素，而衍生讀者不易理解、理解錯誤等問題。

第四種，是手稿，有紙條、信箋、上課用書影印本。紙條的文字，大多已收錄在學生編輯的書籍中，書中有附相片為證；信箋則是毓老回信給學生，學生收藏，後來影印分享；上課用書影印本，是毓老於上課用書上有眉批，學生將這些書影印留念，惟這些書目前下落不明，僅一本早年所用的朱熹《周易本義》有影印本。毓老逝世十週年（2021年3月）時，出版部分手稿札記的掃描檔案。

以上四種材料，僅原始影片、信箋手稿可屬一手資料，剪接影片、學生敘述及筆記僅是二手資料，在使用與判斷時需注意，筆者在與眾人討論時，發現許多「所謂的師說」都有敘述者、筆記者的個人意見與理解，行文與用詞有強烈的個人特色，與影片相比有明顯差異，甚至有混雜不分的現象，將個人理解與補充混入筆記，不明此節者會誤以為是毓老所說，此點對於論文寫作的引用會造成極大困擾，故在此先行說明，本文在寫作時，徵引雖會根據筆記手稿或出版品，但會

根據毓老上課影片及講述的原典重新審視，筆記如有不合理之處，可能是筆記者的個人理解或補充，應當修正。（筆者在參與筆記討論時，即已多次訂正，筆記者亦提及是個人理解與補充，並據筆者所提的疑問與意見修正。）

除了筆記者在整理資料時的行文、體例等問題，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就是簡化字版。在中國出版書籍須經過中國共產黨官方「思想審查」，文章內容、用字遣詞都會遭到修改與刪削。由於毓老上課時會以時事、政治印證經文，故筆記中常有批評政治的文字，包含了對臺灣各政黨和中國共產黨的批評、褒貶，以及毓老的史觀與立場，這些文字在簡化字版中皆遭到刪削與竄改，甚至完全扭曲原意，因此不能作為研究毓老思想的根據。

由於筆記並非上課錄影的逐字稿，記錄行文稍嫌簡略，且帶有筆記者個人行文風格，筆者閱讀時，已感覺語意不清，在刪削印證的時事、政治文字後，更顯得不知所云。

以下即就目前出版的筆記，一一說明各筆記之狀況及問題。各書的詳細出版資訊，參見本文「參考書目」，不再另行列表。

（一）陳美錦筆記、整理

陳美錦，筆名「陳綱」。所出版的筆記，最初是由中華奉元學會在臺灣印行正體字版，後因與編輯委員會出版合作過程發生一些風波，遂不再提供筆記予中華奉元學會出版。後來至中國大陸出版簡化字版，因使用「毓老師」之名出版筆記，遭董華春提告，陸續換了三家出版社，出版進度一再受影響。由於是簡化字版，筆記遭出版審查，大量刪削竄改，光是《易經》筆記，就至少刪掉三分之一以上。筆者自入碩士班前即已協助整理，直至筆者本文寫作期限已至，仍未能出版完整筆記，故筆者所能採用的，僅限於筆者寫作期間見過的出版品和部分原稿。

1.《學庸》筆記

由陳美錦所整理的《學庸》筆記。由中華奉元學會出版，另有《學》《庸》分冊的簡化字版。筆者於 2014 年暑假期間與筆記者初識，當時內部已多次討論校稿，預計八月底交由編輯委員會排印，筆記者將多次修訂的原稿交一份與筆者校對，筆者核對原文，補上註記與出處，交予筆記者後，筆記者大幅修訂原稿，便送交編輯委員會。但出版後，發現仍有錯誤未改，且增加了筆者原稿沒有的錯

字與標點、字體問題，筆記者付梓前增加的序文也未收入。

這本筆記與其他人筆記相比，有強烈的筆記者個人筆記行文風格，且補充注釋常與正文相混。此書的筆記除《學庸》的上課筆記外，筆記者亦採用其他課程筆記做補充，這樣的處理方式，常造成筆記行文不通順，前後段落語意銜接有問題。

筆記文字是依筆記者的理解作敘述與註解，許多地方在內部討論時，即已有不同意見，其採用的註解，大多是直接於網路檢索維基、百度等網路資料庫後複製貼上，筆者在校稿過程中，即發現許多問題與錯漏，但部分意見與筆記者相左而不被採用。

2. 《論語》筆記

由陳美錦所整理的《論語》筆記，分二冊，由中華奉元學會出版，共二刷，另有合為一冊的簡化字版。

《論語》筆記的校訂，較《學庸》筆記更緊湊，大約在出版前一個月，筆者才與其他討論者取得初稿，每人視時間與能力取一至三篇的份量校稿，取稿當下兩小時匆匆看過即交回，許多引用文字僅能憑古籍熟悉度與記憶校閱，至於筆記的行文與敘述是否有問題，則無暇細讀與討論。

筆記內容的問題，與《學庸》一樣，而「補充資料」的份量更多，經文解說記錄有限。初版錯漏字甚多，校勘稿幾乎未使用，初版二刷時亦未好好修訂；簡化字版在字型轉換時有稍作校訂，惟內容仍未細讀修正，正體字版行文的錯誤仍未改訂。

此筆記缺漏嚴重，對於經文解說過於簡略，多處未記錄，且筆記者個人理解與補充混作正文，導致文脈、解釋不通，又疏於校對，筆者查核文字時，筆記中引用、化用的文字與補充資料錯漏甚多，文字和補充資料有引用錯誤的問題。筆者在閱讀時，大部分都有錯誤與行文問題。不知該置於何處的筆記，雜抄於各篇之前、後，以致各篇開頭與最後一章後面有許多與該章無關聯的內容。

3. 《周易》筆記

由陳美錦整理的《周易》筆記，分《易傳》一冊與《易經》三冊，僅有簡化字版。《易傳》出版後，因版權風波，《易經》間隔一段時間才出版，且是不同出版社。

由於僅有簡化字版，文字大多僅是正體字轉簡化字，校勘不精，錯字未改。且文句多處不通順，兼思想審查之刪改，以致多處不知所云。

4. 《公羊春秋》筆記

由陳美錦整理的《公羊春秋》筆記，僅有簡化字版。

5. 《春秋繁露》筆記

由陳美錦整理的《春秋繁露》筆記，僅有簡化字版。

6. 《孫子》筆記

由陳美錦整理的《孫子》筆記，是以一九八零年、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九年筆錄裁剪而成，在排序、文脈上，有些地方並不通順，中華奉元學會出版，另有簡化字版、簡化字修訂版。

7. 《吳子六韜》筆記

由陳美錦整理的《吳子六韜》筆記，僅有簡化字版。

(二) 許晉溢筆記、整理

許晉溢的筆記，形式像是逐字稿，且會註明上課日期。大多為個人筆記，部分與蔡宏恩筆記整合。由於整理之初對於編輯體例並未有太多規劃，在涉及時事的紀錄，每次重印時皆有變動，「保留」、「刪去」、「保留並補充背景資訊」三種處理方式都印行過。蔡宏恩提供筆記後，整合與並列兩種處理方式皆有，「整合」會有所記說法差異的問題，「並列」則有文長且重複的問題。整體而言，許晉溢整理的版本，是目前弟子間公認最接近上課實況的筆記。

1. 《學庸》筆記

由許晉溢所整理的《學庸》筆記，目前整理、出版三次。第一次是在會員大會發表的試印本，第二次是由中華奉元學會出版，第三次是由奉元出版社出版。第一版為初稿，且僅有《中庸》，錯字甚多。第二版加入蔡宏恩筆記整合，由筆者與毓老弟子蔡坤佑參與校對，但時間匆促，且校勘送出後，編輯處理草率，故仍有未修訂之處。第三版由許晉溢在第二版基礎上，增補時事背景，將原本由不同日期整合的筆記改回未整合狀態，並標誌筆記日期。

版本	本文字數	附錄字數	合計字數	說明
2013年3月 出版《毓老師講中庸》	約 11 萬字		約 11 萬字	原始稿件，僅有《中庸》筆記
2015年10月 出版《毓老師講學庸》	約 17 萬 7 千餘字	約 5 萬 7 千餘字	約 23 萬 4 千餘字	刪除部分時局。 增補其他年度，《大學》、《中庸》分經、傳。 經：1999 年《中庸》的經與 1997 年的筆記彙整一起，其他年度的經則補充於書末附錄。 傳：增補如 1996 年、1997 年等其他年度的筆記。
2018年11月 出版《毓老師講大學中庸》	約 17 萬 1 千餘字	約 5 萬 8 千餘字	約 22 萬 9 千餘字	恢復部分時局。 傳的部分，刪除 1996 年《中庸》筆記。 附錄的部分，刪掉《孟子》要點。

2. 《論語》筆記

由許晉溢整理的《論語》筆記，分四冊，由奉元出版社出版。此書於毓老逝世後，許晉溢即整理初稿，然中華奉元學會擱置多年未處理出版事宜，後來由吳榮彬設立奉元出版社處理筆記出版事宜，才於 2020 年四月出版。

3.《孟子》筆記

由許晉溢整理的《孟子》筆記，由中華奉元學會出版。

4.《孫子》筆記

由許晉溢、蔡宏恩筆記，許晉溢整理的《孫子》筆記，筆記以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三月七日的內容為主，另以一九七九年、一九九一至九二年、一九九七年的相關授課內容置於各章之後的附錄。於 2021 年二月出版。

（三）劉義勝筆記、整理

劉義勝，筆名「劉昊」，養正堂文化出版社負責人、總編輯。在筆記及相關資料的蒐集、整理出版上，默默付出，貢獻良多。

1.《老子》筆記

由劉義勝、吳克整理的《老子》筆記，由養正堂文化出版，中華奉元學會要求提供予學會收錄於筆記系列，故於同時間出版第二刷。另有簡化字版。

2.《莊子》筆記

由劉義勝、吳克、陳明德整理的《莊子》筆記，是根據上課錄音整理而成，中華奉元學會出版，二刷時僅將勘誤表附於書前，並未直接更正內文。另有簡化字版。奉元出版社成立後，重新排印。

（四）林世奇整理

1.《周易》筆記

由林世奇整理的《周易》筆記，是根據上課錄影整理而成，第一卷的範圍是

「乾坤繫序說」，由中華奉元學會出版，另有簡化字版。二零二一年三月，由吳榮彬成立的奉元出版社重印第一卷，並出版第二卷「屯蒙需訟」。

（五）江美華整理

1.《四書》筆記

由江美華整理的《四書》筆記，是抄寫毓老上課用書眉批，由奉元出版社出版。

（六）顏銓穎整理

1.《春秋繁露》筆記

由顏銓穎整理的《春秋繁露》筆記，據顏銓穎〈序〉所述，是毓老某日交給他一摞用白色防水袋包裝好的課堂手寫講錄。從〈序〉的描述推斷，是毓老早期的上課錄音整理稿，應是由當時的學生依據上課錄音帶謄抄。

2.毓老師手札

毓老平時有許多札記，除了筆記卡片，大多是利用廣告紙或日曆紙書寫，這些資料約有一千兩百張，收藏於鐵匣之中。由毓老義子張景興提供，即就班弟子顏銓穎整理，中華奉元學會於毓老逝世十週年時出版。

依筆者之見，這份資料整理有許多缺失，與筆者預想的整理流程步驟有落差。筆者預設的整理方式是將原檔案逐一掃描後，先依掃描次序編號，此編號純是依據掃描順序而編，作為初步檢索對照之用，無意義；將文字釋讀後，再依內容分類編號，類編是為了分類編排之用；再將類編的檔案，依時間或內容排列先後，例如自述類的依札記時間，四書類依章次，排列好後，才是出版品的札記編號。學會的出版品在編號上採用原始掃描檔案的次序，而出版品又是「選錄」，有些在註腳提到的編號檔案並未收錄，這樣的處理方式，僅是便於整理者複查，對讀者毫無用處，且衍伸一個問題，即是：「註腳所提到的檔案既然能互相印證，為

何不收錄？」除此之外，在文字的釋讀、分類、排序上也有問題，筆者不在此一一贅述，僅提醒閱讀者自行釋讀手札掃描圖檔、自行分類排序。這些資料是一千兩百份檔案的「選錄」，其去取和解說反映了整理者的認知與心中的毓老形象。

此份檔案雖未明確標註時間，但可從所使用的「日曆紙」作推測，惟筆者只能見到掃描出版的圖像，難以推斷，但根據內容與弟子所述，應是早期札記，有些說法後來可能改變或捨棄。

（七）其他

1. 《禮元錄》

許仁圖編輯，由王鎮華、白培霖、李濟捷、沙平頤、林義正、阮品嘉、吳榮彬、陳文昌、賈秉坤、黃大炯、黃德華、黃忠天、劉君祖、顏銓穎、顏維震、許仁圖提供筆記，仿唐宋以後所盛行的語錄體，如朱熹《近思錄》、王陽明《傳習錄》、顧炎武《日知錄》，輯錄條列式的筆記而成，因毓老出身禮王府，以「元」為夏學奧質，故命名「禮元錄」。

此語錄於 2012 年 10 月出版，為毓老逝世後，弟子初步整理的資料，當時尚未有內容較豐富的筆記出版，筆者最初所能見到的上課資料，僅有此書。後來陸續有人提供較豐富的上課筆記後，便更改筆記的整理出版方式，不再是語錄體，而是講稿式的筆記，直到毓老弟子吳榮彬成立奉元出版社，編輯《奉元語要》系列，才重新整理這些語錄，並陸續收錄其他人提供的新資料。

2. 《奉元語要》系列

由毓老弟子吳榮彬設立的奉元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在出版同門筆記時由編輯委員會選編的小冊。收錄部分手稿書影、出版筆記摘錄，毓老弟子提供但份量未足以獨立成書的片段、語錄式上課筆記。手稿書影採左右頁面對照，原稿書影與謄抄打字。出版筆記是自前述出版筆記中摘錄，由編輯委員選擇，非筆記者選擇。片段、語錄式上課筆記則是由毓老弟子林義正等人提供，記錄上課所述、板書文字。

第四節 研究方法

（一）資料校讎

由於目前可見資料有奪、衍、誤、倒的情形，故先將蒐集到的筆記等資料一一校讎，逐字逐句的考察典故、原文的出處，檢視文字、標點。校讎的技巧，參考張舜徽（1911-1992）《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王叔岷（1914-2008）《校讎學》等書。

校讎過程，會請教筆記者，並與聽課多年的毓老弟子討論，確認改訂是否正確。

（二）田野調查

由於與許多毓老弟子相識，故採田野調查方式，一一訪問毓老生平事蹟、上課情形、學說思想等資訊。又因各人理解不同，且有些人「自抬身價」，故會做交叉比對；若兩說皆合理，皆有可能，則並存。

除此之外，因為有部分資料屬捏造故事，以致毓老生平與學說有真偽混雜的情形，多數人在不知內情的情況下，不免以訛傳訛；這些資料，筆者有考查出捏造之處，假資料自然不可採信，遭混雜者則需辨其真假。

（三）文獻整理、分析、歸納、衍繹

生平事蹟的部分，先將所得資料一一列出，再採編年方式作資料長編，無法確定時間的，則另加說明。

書院教材方面，依毓老弟子所提供資料，對所選教材一一作提要介紹，從教材的選擇，或可窺知治學途徑、學習體系的建構。

依毓老弟子所述與筆者的自身經驗，未上過課者，單憑筆記文字不易理解。故將所蒐集到的筆記等資料，逐一分析講課方式，並從中歸納特點，使未上過課者得以了解毓老講學風格，才可以討論毓老的學說。

從目前可見的筆記等資料中，逐一分析內容，並歸納說法，對過於「言簡意賅」的部分，則加以疏釋說明。並特別舉出與一般或傳統說法不一樣的地方，加強說明、衍繹。

第二章 毓老生平暨講學事業

愛新覺羅毓璽（1906 - 2011），世稱「毓老」，乃是隱身於巷弄間，以傳統私塾方式講學的遜清貴胄。由於毓老龍德而隱，低調行事，不多談個人背景，故僅能在隻字片語中蒐集拼湊，目前可見關於毓老生平的著作，有洋弟子所編《無隱錄》、即就班時期弟子張輝誠《毓老真精神》、天德覺舍時期弟子許仁圖《長白又一村》，毓老弟子在毓老逝世公奠時編印《毓老師紀念集》，天德覺舍時期弟子黃忠天〈溯源與奔流——跨世紀經學家愛新覺羅毓璽與奉元書院教育〉，及後來於奉元電子報發表的一些短文、逝世週年紀念會時的演說和紀念集。

然各人說法間有出入，每年都不斷的有新發現與修正。本章即以張輝誠、許仁圖著作為基礎，併各人文章及筆記資料作參考，整理、論述生平及講學事業，使讀者能對毓老有基礎認識。由於資料與說法繁複，為求行文簡潔，對於不合理或錯誤的論述，筆者會直接捨棄，採取筆者的考證與比對的結果，如有必要，會放在註腳說明。

第一節 毓老生平事略

關於毓老的生平事略，依目前可見資料，本節將分三段處理。第一段為民國三十四年（西元 1945 年）以前之事，從毓老出生至滿洲國結束止；第二段為民國三十四年以後之事，自國民政府監禁移送臺灣至逝世；第三段為毓老上課時提到的往事。第一、二段依時間先後，著重在毓老本人，近乎編年體，第三段則是毓老所提及的人事物，補充一、二段中未提到的相關敘述，近乎紀事體。由於許多事情弟子間的敘述有出入，且無明確時間，僅能依時代情境推測，故僅明確者入一、二段，雖能推算大概但仍無法確定者及軼事入第三段。

時間的分段，因毓老曾撰《受想行識集》（記乙酉以前事）及《無受想行識集》（記乙酉以後事），故倣之以乙酉年（民國三十四年，西元 1945 年）為分界，標題則採自毓老箋語及《周易》。

（一）長白世澤，禮烈家聲

愛新覺羅毓璽，名「金成」，出身禮王府，為清禮烈親王代善（1583 - 1648）

裔孫。清光緒三十二年夏曆九月十日（1906年10月27日）生，父親是禮悖公（1856 - 1938）¹，母親是鈕祜祿氏（1886 - ？，咸豐孝貞顯皇后鈕祜祿氏的外甥女）²。

清宣統三年夏曆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溥儀（1906 - 1967）頒布〈宣統帝退位詔書〉，因與中華民國政府協商時有《清室優待條件》，仍保有財產與制度，故暫時不受影響。金成因是皇族子孫，遂於六歲時入毓慶宮，成為溥儀伴讀，此時教導的太傅皆為碩學名儒，有陳寶琛（1848 - 1935）、鄭孝胥（1860 - 1938）、羅振玉（1866 - 1940）、王國維（1877 - 1927）、柯劭忞（1850 - 1933）、葉玉麟（1876 - 1958）。

降生於帝王之家的金成，自幼承母親教誨，讀書識字，大約於七歲開始背誦十三經，至十三歲背熟，背完時，母親責罵：「沒出息！其他皇子十二歲就背完了，為什麼比人家晚一年？」

民國七年（1918年），金成十三歲，赴日本留學，入東宮御學問所，與日本皇太子裕仁（1901 - 1989，昭和天皇）為同學，當時總裁為東鄉平八郎（1848 - 1934）。民國八年，英人莊士敦（Johnston，1874 - 1938）入宮教授溥儀西洋知識；金成留日一年即返回，一同受教於莊士敦。

民國十二年（1923年），金成十八歲，與同年出生、自幼定親的表姊鈕祜祿氏（1906 - 1986）完婚。

民國十二年至十三年間，再次前往日本留學，妻子陪同，男女分校。

民國十三年（1924年），溥儀遭馮玉祥（1882 - 1948）逐出紫禁城，並廢除《清室優待條件》，溥儀與族人遂賃居天津張園（張彪舊居）。康有為（1858 - 1927）前往天津覲見溥儀，推測金成於此時拜師。

民國十四年（1925年），清華大學成立國學院，聘請王國維、陳寅恪、梁啟超、趙元任為導師，金成為王國維弟子，奉師命至清華國學院上課，身份為旁聽生。此時亦曾旁聽梁啟超講墨辨，因拜康南海為師，故稱梁為「師兄」。

民國十四年，金成二十歲。《禮記》〈曲禮上〉：「男子二十，冠而字。」金成依古制行冠禮，起字「安仁」。其母於字旁點兩點，改「慰蒼」，根據毓老晚年自述：「我沒有那個德行，不敢慰蒼。」所以沒有使用，但「這回生病之後，我為這兩個字努力。」

民國十六年（1927年）六月二日，王國維於中華民國京兆地方頤和園昆明

¹ 母親是續弦，與父親差三十歲，由此推算父親生年，卒年據陳綱：《毓老師講論語（下）》（臺北：中華奉元學會，2015年10月，初版二刷），頁309。

² 毓老於夏曆丙寅年（1986年）造像刊經，前言「恭上先妣鈕祜祿氏太夫人百壽千秋」，據此推測生年，卒年不詳，僅知毓老曾說「大約在文革之後」。

湖魚藻軒自沉，金成聞訊，以為遭人暗算，腰插雙槍前往，抵達現場，得知是自沉，沉默無語，內心思考著：「一個學富五車的人，臨到用事時卻沉湖了？」「天天教別人救世的人，為何不能自救？這豈不是矛盾？」王國維之死，予金成思想上極大的刺激。

民國十七年（1928年）七月，孫殿英（1889－1947）盜掘清陵，滿洲宗室悲憤填膺，立誓「不報此仇，便不是愛新覺羅子孫」，孫殿英向國民政府行賄壓下此事，國民政府不予追究，溥儀與國民政府決裂。

民國十八年（1929年）七月九日，溥儀由張園搬至「乾園」（陸宗輿所建），並將乾園改名「靜園」，取「寧靜致遠」³之意，在靜園內規劃滿洲國⁴，恢復祖宗基業；金成奉諭訓練滿洲軍。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三月，滿洲國成立，溥儀為「執政」，年號「大同」，九月與日本簽〈日滿議定書〉，日本承認滿洲國，但條件是同意日本駐兵共同守衛滿洲國領土，以致滿洲國變相成為殖民地，被當作傀儡政權。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溥儀稱帝，年號「康德」，任金成為御前行走，軍階少校，負責情報工作。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禮惇公逝世。

滿洲國時期，溥儀要滿人臣子莫忘自己是「後金」（清太祖努爾哈赤所建政權）的後人，近臣賜為毓字輩，字裡面都有「金」，遂賜「毓璽」。當時溥儀封了兩個親王：恭親王、禮親王，毓璽於此時繼任祖宗的爵位。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滿洲國加入《反共產國際協定》，毓璽代表滿洲國赴德國簽署協定，見希特勒（1889－1945）、墨索里尼（1883－1945）。認為希特勒極具領袖魅力，墨索里尼極具政治頭腦。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五月八日，汪精衛夫婦拜會溥儀，毓璽與會。

民國三十二至三十三年間，遭日本特務發現其抗日行動而遭追殺，逃入一民宅時，民宅主人劉柱林見毓璽為抗日份子，立即脫下衣袍交換，並贈予身分證，藉此逃過一劫。為感念劉柱林救命之恩，來臺時，以恩人姓名登記身分。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溥儀於八月十八日宣布退位，滿洲國亡國。毓璽奉母命至姊姊家中暫住，一年後向國民政府繳械。

³ 《淮南子》〈主術訓〉：「非寧靜無以致遠。」

⁴ 案：戒嚴時期的史觀教育，「偽滿」、「漢奸」等詞出現在教材課本中，「偽滿」是「偽滿洲國」的簡稱；據蔣勳回憶，在文化學院上課時，毓老曾在課堂上大罵：「『偽滿』，什麼『偽滿』？我們本來是滿州人，家在滿洲，不是侵略了中華嗎？退回老家滿洲，怎地又『偽』了？『漢奸』，誰是你們『漢』哪？」見蔣勳：〈敬悼毓璽老師〉，收錄於張輝誠：《毓老真精神》（臺北：印刻文學，2012年7月，初版），頁10。依毓老之言，當稱呼「滿洲國」。

(二) 天曆曾首戶，長白又一邨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毓鑒向國民政府繳械，被送至南京接受審訊，因有抗日事實無罪釋放。因主張中國應採如同美國的「聯邦制」，國民政府中統局特務頭子陳果夫（1892 - 1951）、陳立夫（1900 - 2001）認為毓鑒言行不當，有挑撥之嫌，下令拘禁百日。拘禁期間看書，接觸熊十力的著作，深受吸引。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臺灣「二二八事件」後不久，蔣介石下令送至臺灣，並限制住居於草山（今陽明山），遂於此年定居臺灣。

民國三十六年，陳耕元（1905 - 1958）出任臺東農校校長，聘請毓老任教；民國四十三年（1954年）一月，毓老由臺東搬遷至臺北。

民國四十五年（1956年），經胡適（1891 - 1962）介紹，開始教授外國學生。第一個問學的是魯道夫（Rudolph，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東亞學院創辦人），但魯道夫年齡比毓老大，關係像朋友而非師徒；真正「收徒」是在民國四十七年。

民國四十九年（1960年），募款籌辦慈航中學。

民國五十六年（1967年），收養嘉義人張景興，協助照料生活，時張氏十七歲。

民國五十六年九月，接受中國文化學院之聘，以「劉毓鑒」⁵之名出任哲學系教授，任教兩年後離職。

民國五十九年（1970年）九月，政治大學哲學系系主任趙雅博（1917 - 2015）禮聘毓老；因上課常臧否時事，蔣介石知道後，不悅，校方不敢得罪蔣介石，遂不續聘，任教時間一年。

民國六十年（1971年），於臺北市臥龍街寓所⁶開辦私塾「天德龔舍」。

民國六十一年（1972年）九月，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所長錢志純（1926 - 2009）禮聘毓老，遂於輔大任教一年。

民國六十七年（1978年）二月二十二日（夏曆戊午年正月十六日），毓老母親冥誕，是日戒菸，並發願以十年時間親繪千幅觀世音畫像，造像刊經，為母祈福。

民國六十九年（1980年），成立「夏學社」，由張景興任負責人，設「夏學社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民國七十五年（1986年），母親百歲壽辰，印《法華經》為母祈福；妻子逝

⁵ 案：毓老身分證以恩人「劉柱林」之名登記，任教時用恩人的姓氏。

⁶ 案：自己的房子叫做「宅」；租借的房子叫做「寓」。

世。

民國七十六年（1987年），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令」，毓老遂將私塾改名「奉元書院」。

民國七十七年（1988年），於苗栗銅鑼購得三十甲地，定名「乾元山」，作為擴建「華夏學苑」的預定地，書「今日開學嶺，他年成儒林」對聯。

民國八十年（1991年），兩岸全面開放，五月底由弟子蔡明勳陪同，返出生地禮王府探訪；六月一日至新賓，見永陵（努爾哈赤祖墓）斷垣殘壁，決定捐款修復；於民國八十八年擴大格局，成立「滿學研究院」、「滿族博物館」，民國九十一年初期工程完成。

民國八十二年（1993年），遊西湖杭州靈隱寺，與住持談論佛理，住持聞所未聞，深為折服；離去時，住持贈送靈隱寺珍藏四十餘年的「陀羅尼經被」（往生被）。

民國九十三年（2004年）五月十四日，高雄師範大學成立經學研究所，毓老弟子黃忠天為首任所長，毓老親題賀辭「圓通經脈」⁷勉勵弟子。

民國九十四年（2005年），接受《天下雜誌》發行人殷允芃之邀，講述「誠信」⁸，這是毓老唯一一次受邀公開講學。

民國九十八（2009年）年二月廿八日，上完最後一堂課「孫子兵法」。⁹

民國一百年（2011年）三月廿日卯時，於臺北市溫州街宅府逝世。毓老曾囑咐故去後，穿上恩人劉柱林所贈藍色衣袍，再穿香雲紗，披上陀羅尼經被。四月十日，於臺北市第二殯儀館舉行公奠禮，隨即火化。八月七日，將骨灰安放在長白山毓老所建的滿學研究院，擇日灑在長白山天池。

（三）龍德而隱：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毓老第二次留學日本時，日本對毓老背景調查，安排一名年齡相近的女秘書陪伴，女秘書對毓老溫順體貼，深情款款，終日隨行，有一天妻子說：「乾脆納了吧！」毓老卻正色道：「禮王府三代不納妾。」又說：「日本人想登堂入室。」看出日本當局的安排別有用心。溥儀之弟溥傑，之後便是在日本干預下，安排與日本侯爵嵯峨實勝之女嵯峨浩結婚，婚後日本要求制定「帝位繼承法」，在溥儀

⁷ 黃忠天：〈溯源與奔流—跨世紀經學家愛新覺羅毓鑒與奉元書院教育〉，《漢學研究通訊》總 125 期，2014 年 2 月，頁 49。

⁸ 案：文字摘錄收於《天下雜誌》第 324 期（2005 年 6 月 1 日），頁 76~78。

⁹ 案：此為許仁圖《長白又一村》所記，最後一堂課的時間與課程，後來有弟子提出不同說法，惟時間與課程未確定，可能與即就班時期上課方式改變有關。因討論尚未確定，故暫存此說。

沒有子嗣的情況下，讓溥傑與嵯峨浩的小孩可以繼承。由於毓老先祖禮親王代善是努爾哈赤次子，當年擁立溥儀先祖努爾哈赤八子皇太極，溥儀有意「還位」於毓老，以保滿洲皇位不被日本血脈接去。

滿洲國時期，因受日本「扶持」，以日本神道教為國教，供奉天照大神。但滿州人有自己供奉的長生天，毓老見到天照大神，向溥儀說：「《論語》說：『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溥儀嘆氣不語。

四平會戰，毓老逃亡期間，於廟中落髮換僧袍，喬裝和尚，一日走到「甘露寺」，發現佈滿共軍，乃硬著頭皮進去，以和尚的身份借住一宿。一路上遇見盤查時，不僅沒有躲避，還主動索取素食，騙過盤查。某日借住一間共軍駐守的廟宇，一名農夫走失了牛，到廟裡求神問卜，遭共軍阻攔起爭執，共軍見喬裝和尚的毓老，問會不會卜卦，毓老點頭，問農夫想問什麼，農夫問牛走失能否找回，毓老遂為農夫卜卦，得〈歸妹〉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因有跛足之象，問農夫牛是否跛腳，農夫一聽大驚，走失的牛確實跛腳。此占引起共軍注意，紛紛要求算命。毓老擔心暴露身份，趁夜離去。

毓老在草山行館與蔣中正見面，說：「『草山』名字不好，我們在草山，不就是『落草為寇』嗎？」並當場送王陽明墨寶，不久後，草山改名陽明山。

毓老開辦天德覺舍的時候，國民黨有安排職業學生，混入教室監聽，同時亦企圖吸收學生作情報人員。據毓老弟子孫中興所述，當年為老師處理點名排桌椅等事，毓老便曾告訴他「某某學生是情報員，你看他，我講經時，不抄筆記，打瞌睡；這裏是私塾不是學校，有人交錢來這睡覺？我罵人時，振筆疾書，唯恐漏了一句，不就搞情報的？」某日孫中興被學姊約出談話，學姊表明情報人員身份，打探毓老平日言行，此事印證毓老之言。孫中興說自己僅是排桌椅點名，於毓老言行一概不知，學姊有意吸收孫中興為情報人員，被孫中興拒絕。

民國八十年，毓老在弟子蔡明勳陪同下，回禮王府探訪，站在已成為民政部辦公處的舊王府入口，告訴蔡明勳：「這是王府側門。」正觀看時，看守的武警走近問道：「老先生，你在看什麼？」毓老回：「我在看我家！」武警見毓老年紀大，認為毓老是頭腦不清楚，客氣請毓老離開。

民國八十年，毓老返回新賓（滿洲國時期稱「興京」）時，有意發展紅蔘事業，改善滿洲人的生活。

民國一百年元月二十六日，北京清華大學常務副校長陳吉寧等人專程來臺拜訪毓老，贈送王國維墨寶影稿，邀請毓老到北京清大講學，預計安排毓老入住古月堂，在古月堂講課。

毓老字號，四十歲時自號「安仁居士」，七十歲時自號「仁叟者」，八十歲

時自號「明不息翁」，九十歲時自號「奉元老人」，一百歲時自號「仁叻遯叟」。

第二節 學問淵源

（一）庭訓、毓慶宮時期

毓老自幼承母親教誨，七歲開始背誦十三經，至十三歲背熟。除了背誦十三經，平時在禮王府的規矩，亦是時時受母親提醒，在生活實踐中培養「禮」的觀念。

因是皇族子孫，於六歲時入毓慶宮，成為溥儀伴讀，教導的太傅皆為碩學名儒，有陳寶琛、鄭孝胥、羅振玉、王國維、柯劭忞、葉玉麟。毓老對此時所學並無太多敘述，但毓老曾提過《四書》不只學一次，每位老師講得都不一樣，可推知即便是同一部書，也會由各太傅輪流上課，吸收不同見解。

（二）出國留學、滿洲國時期

毓老曾出國留學，兩次日本，一次德國。

第一次留學，是民國七年（1918年）十三歲，赴日本入東宮御學問所，與日本皇太子裕仁（昭和天皇）為同學，當時總裁為東鄉平八郎。

留日一年，即返回紫禁城，與溥儀一同從莊士敦習西洋知識。

第二次留學，是民國十二年（1923年），與妻子一同前往，但男女分校。此時受業於宇野哲人（1875 - 1974），據張輝誠《毓老真精神》記載¹⁰，之所以在上課特別提及，是因為教《尚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時，毓老特別說：「我的老師宇野哲人，兒子叫做宇野精一，人必得下精一的工夫，沒有下精一的工夫，中道就斷了。」此次留學，據資料推估，為期一年。

民國十三年（1924年），康有為至天津晉見溥儀，推測於此時拜師。一般認為康有為講公羊學，毓老是受康有為影響，但筆者就學生筆記和上課錄影與康有為學說相參閱，認為毓老的公羊學並非承接康有為。公羊學在清代，自常州學派以降，即為清代顯學，故毓老講學帶有公羊思想，應與大清和外國交流及內憂外

¹⁰ 張輝誠：《毓老真精神》，頁 72。

患的時代背景有關。毓老甚至曾向康有為頂嘴道：「《大同書》公妻共產，不得花柳病？」可知毓老即便曾向康有為學習公羊學，但學說的闡述，並未隨著康有為的講法。就筆者的觀察，毓老的公羊學，應是承接熊十力的講法。此點可從上課筆記中，毓老匯通《大易》、倡言民主革命的講課方式印證，與熊十力《讀經示要》的解說風格一致。

民國十四年（1925年），清華大學成立國學院，聘請王國維、陳寅恪、梁啟超、趙元任為導師，毓老為王國維弟子，奉師命至清華國學院上課，身份為旁聽生。此時亦旁聽梁啟超講墨辨，因拜康南海為師，故稱梁為「師兄」。聽課時，因與過去所接受的「太傅（宮廷）」講課方式不同，第一堂課便問梁啟超：「為何這樣講書？」¹¹對當時的「教授（學院）」講學方式提出質疑。

第三次留學，是去德國學習軍事，目前資料無詳細時間、內容。

（三）熊十力

毓老接觸熊十力思想，是在民國三十五年於南京被拘禁的時候，拘禁期間閱讀熊十力的著作，深受吸引。毓老雖與熊十力同時代，但並未見過面。

熊十力（1885 - 1968），湖北黃岡人。著名學說為《新唯識論》所建構的「體用不二」思想體系，並於《體用論》、《明心篇》進一步發揮。

毓老上課時，會以《讀經示要》作參考書，接著熊十力的講法說，並交代學生要利用時間閱讀《原儒》。上課常向學生說：「講學不是照著講，是接著講，像跑接力一樣，熊十力是第一棒，老師是第二棒，你們是第三棒。」因為毓老認為「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思想要隨著時代進步。

毓老講學以《大易》和《春秋》為主經，以及匯通《大易》講公羊學，應是受熊十力影響。

¹¹ 按：張輝誠《毓老真精神》記載毓老提問對象是觀堂先生（王國維），但即就班弟子羅文傑告訴筆者應是梁啟超，事情敘述應是王國維要毓老去聽梁啟超的課，毓老在課堂上問梁啟超。張輝誠記載見《毓老真精神》，頁 62。

第三節 從「天德覺舍」到「奉元書院」

(一) 世鐸精廬

民國四十七年起，經由胡適介紹，有收外國學生。這段時期用的名稱是「世鐸精廬」，「世」是世界，「鐸」是木鐸，取《論語》〈八佾〉「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之意。

(二) 天德覺舍

民國六十年，毓老於臺北市臥龍街寓所創辦私塾，名「天德覺社」。「天德」之名，有三種說法。

一是「上天有好生之德」，因私塾開辦於臺灣戒嚴時期，勸戒蔣介石上體天德，好生不殺。

二是取自《周易》〈乾卦〉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天德不可居首，暗批蔣家何德何能位居元首。

三是紀念滿清，清太祖努爾哈赤建立後金政權，年號「天命」；溥儀滿洲國結束時，年號「康德」。毓老取滿人第一個年號「天命」與最後一個年號「康德」的上下字，合為「天德」，以此代稱滿清。

以上三種說法，皆言之成理，故並存。另需一提的是，毓老於母親百歲時繪一千張觀世音像，署名「天德侍者」，署名當有侍祖之意。命名本來就可能包含多重意蘊，故不侷限於某一說法；亦可能是因為此命名可包含多重意蘊，故以此命名。

(三) 奉元書院

民國七十六年（1987年），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令」，毓老遂將私塾改名「奉元書院」。

毓老云：「什麼叫奉元？我們的同學，如果心地不乾淨，不配做奉元書院的學生；元裡頭一點骯髒都沒有。」「我們奉元，因為什麼奉元？一個是《大易》，一個就是《春秋》。既然元這麼重要，就得奉元行事，所以我們叫奉元書院。」「《大易》言體元之道，是知；《春秋》言奉元之道，是行。體元就得奉元，此即知行合一。」由此三段話，併筆記所錄毓老稱《大易》與《春秋》為「元經」，

及毓老稱自己為「問心學派」¹²，筆者推測「奉元」之意，取自《周易》〈文言傳〉：「元者，善之長也。」是要學生秉持良知行事，去偽存真、不自欺。

奉元書院的院訓，是《中庸》的一段經文：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夏學社在印行典籍時，皆會印此段經文於襯頁，斷句、標點如上。

（四）即就班

民國八十九年（2000年）起，毓老招收學生已無規定限制，原本僅限大專院校學生，開放社會人士，收學生時的介紹人與面試也沒了，大抵只要有人帶來，即可繳學費聽課，故此時期的學生，在校學生與社會人士皆有，亦有早中期學生回來聽課。此時期的講課方式，大異於前，不再字字句句的解說，而是將各經典匯在一起，提點大義要旨，直接以史事、時事印證。

（五）華夏學苑

「華夏學苑」是毓老的心願，可惜並未完成。

民國七十七年，毓老於苗栗銅鑼購得三十甲地，定名「乾元山」，並寫了一幅「乾元山開山華夏學苑暨奉元書院擴建誌慶」聯語：「今日開學嶺，他年成儒林。」落款「夏曆戊辰六月六日¹³ 奉元遯叟時年八十有三」。¹⁴並寫苑訓：「學由不遷怒不貳過臻聖王至德；苑育仁者相帝者師履一平要道。」

毓老籌措建築經費時，曾拿出三件寶物，請人代售並立下字據，後來寶物遭一名有權勢者奪去，毓老並未說是何人。即便後來繼續籌款，但「三十甲地，買了十多年了，辦學校沒人做，我有才、有策、有略，就沒人啊！」¹⁵

¹² 有人問毓老：「您老是什麼學派的？」毓老云：「我是問心學派！任何事，先問自己有愧無愧？有愧，就不要去做。」

¹³ 按：1988年7月19日，週二。

¹⁴ 相片見許仁圖編：《禮元錄》，頁1。

¹⁵ 張輝誠：《毓老真精神》，頁136。

第三章 講學特點

毓老講學，有其個人特殊風格，這些特點在筆記與弟子間的討論，雖是簡單說明，即可有初步了解，但目前為止，筆者所聽聞的討論，都只是「初步了解」而已，並未有整理與說明、闡釋。以下即就所知，作整理與說明，並嘗試探討其中意蘊與運用。

第一節 一以貫之

(一) 夏學

毓老談中國傳統典籍，強調「夏學」，並引《說文解字》的說法：「夏，中國之人也。」毓老講學，不分儒家、道家等「學派分類」，也不理會漢代以後學者所分的今文學、古文學，凡是中國的學問都接收。

毓老的「夏學」，雖說「凡是中國的學問都接收」，但並不是「雜家」，而是有其中心思想，一以貫之。

(二) 依經解經

毓老的解經方式，據各時期弟子所述，共有三種說法：「以經解經」、「倚經解經」、「依經解經」。茲依所聞，整理各說法如下。

「以經解經」，是以其它經書的話解釋這部經書的內容，毓老洋弟子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Jr.) 云：

劉老師¹⁶的教學可能會激怒一群在研究所裡，教導我古典中文的學者。完全不理會漢學思想家在文獻上的發現和闡釋，劉老師全憑藉著自己對以往所受教育的記憶以及理解來教授中國經典，在教學的時候他也會摘取某一篇文章的一個段落，對另一文章加以解釋。剛開始這讓我很難接受（又有多少人能夠用《大學》裡的一段話解釋《易經》？），但漸漸地我就明白，這樣解經的方式對於劉老師來說是極為重要而無庸置疑的，因為任何一句

¹⁶ 案：毓老來臺時，以救命恩人「劉柱林」之名登記身分，以「劉毓鑿」之名任教，故洋學生稱毓老為「劉老師」。

經典裡的話語都是與整體學說相連的一部分，既然是自承一脈，經文互證自然是合情合理的。¹⁷

從這段話，可知魏斐德所感受到的毓老解經特色，是以不同經典文字解釋，原因是視經典為整體學說的一部分，所以可以互證。因傳統的解經方式中即有「以經解經」一詞，故部分弟子認為毓老這樣的解經方式是「以經解經」。

「倚經解經」的說法，筆者是聽聞於毓老女弟子龍思明所述。此說是視眾經為一體，不能拆開獨立講，經與經之間，互相作補充。「倚」為「互補」，相互倚靠、支援之意。「所有的解釋要能還原」¹⁸，回復眾經一體的型態，首尾連貫。

「依經解經」的說法，則為大多數弟子所述，毓老後期及晚年的「即就班」（民國 92 - 97 年）學生皆表示為「依經解經」。以下即摘錄陳美錦的筆記作說明，《大學》筆記記載：

為了不落空，所以要依經解經，不可以己意解經。但如對經書不熟，又如何依經解經？¹⁹

《大學》筆記另一處記載：

你們真用功，也必得三年，絕非一日之功。真用功可不易，得累死！筆記要時常翫味，串在一起。真明白了，則一生受用不盡。依經解經，經必得通。²⁰

《中庸》筆記記載：

中國要「現代化」，不是「西化」，現代化並不同於西化，要「因而不失其新」。做學問要客觀，必須有根據，絕不可以臆說，所以要依經解經，還中國學術的本來面目。²¹

17 魏斐德：《無隱錄》。此處採用張輝誠：《毓老真精神》之譯文，頁 90~91。

18 此為毓老語，各人所述文字，間或出入一兩字，但意思一樣，此處依解說「倚經解經」時引述版本。案：因是口語而無文字紀錄（筆記文字僅能代表學生的理解），筆者嘗疑「還原」為「圓圓」，即所有解釋能如圓環般首尾相連而生生不已；既有「圓融」之意，又有《大易》週而復始、生生不已之精神。此說僅是筆者的個人想法，尚未深入思考、完整建構，故附識於此。

19 陳美錦：《大學筆記》稿，《毓老師講學庸》，頁 16。

20 陳美錦：《大學筆記》稿，《毓老師講學庸》，頁 28。

21 陳美錦：《大學筆記》稿，《毓老師講學庸》，頁 179。

《論語》筆記記載：

我講的不同，是依經解經，都有根據，不以成見解釋。我們讀古書，不可被某一家注解所束縛，才能自己悟出一番新見解來。²²

從上述筆記，「依經解經」的意思，即是「回歸原典」，不可以注解經。

依經解經的實際操作，茲舉《論語》為例，〈學而篇〉第六章：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²³

其中「入則孝，出則弟」的解釋，一般作「在家孝順父母，出門敬重兄長」²⁴，孝、弟的對象分別是父母、兄長，但毓老有不同解釋，此章許晉溢筆記記載：

「入則孝」，什麼叫做「入」？我們都是為人子者，沒有一點含糊，必得「孝」；「則」字要特別注意，這都是肯定的。在家就得「孝」，孝順父母。若母親做不正當職業，但你是她的兒子，那關係改變不了，因為那是肯定的，所以無論如何也得「孝」。

「出則弟」，出這個家門外了，除了直系的親屬，就是悌道。古時候，房子一代一代住那屋，都有一定的規矩。一出門，一看到人，可能就是看到叔、伯、叔公，對長者都是行悌道。

「入則孝」就是「老吾老」，專對父母而言；「出則弟」就是「及人之老」，是對其他長於我者而言。「入則孝」專指在家，「出則弟」兼指對外。²⁵

此處指出「弟（悌）」是對宗族長輩，並非兄長，「兄長」是在家中，和父母一樣屬於「入」的相處對象，「出」遇到的是非直系親屬，與非直系親屬的互動才是「悌」，同樣《論語》文本根據，還有〈子路篇〉「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可

²² 陳美錦：《論語筆記》稿，《毓老師講論語》（臺北：中華奉元學會，2015年10月，初版二刷），頁16。

²³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年6月，初版），頁64。

²⁴ 例如楊伯峻《論語譯注》譯文：「後生小子，到父母跟前，便孝順父母；離開自己房子，便敬愛兄長。」見楊伯峻：《論語譯注》（臺北：華正書局，1997年10月，初版），頁7。

²⁵ 許晉溢：《毓老師講論語》（臺南：奉元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3月，初版），第一冊，頁57~58。

印證，「弟（悌）」的對象不是兄長而是非直系親屬，此即毓老依經解經例證。

三種說法，可能是毓老講學三個時期的變化，亦可能是針對不同時期、對象而有不同講法。²⁶筆者整理三說之後，依弟子聽課時期及跨時期重聽弟子的說法，認為晚期「依經解經」是講學最後所定之說法，但「依經解經」之內涵、精神，則已鑄鑄「以經解經」、「倚經解經」的內涵，非單就字面上之解釋便可說明。

以下是筆者閱讀筆記、影片等資料後，個人揣摩之初步推測，僅供參考。

「依」是憑藉倚靠之意，第一個「經」是指經典的思想精神，第二個「經」是經典的語言文字；易言之，毓老的解經，是以大易的時變與公羊春秋的大一統精神，解釋每一部經典的內容。²⁷講經必得扣著原典講，注解只是注者的理解，未必是經典的意思。²⁸毓老解經，不分儒家、道家等，而是將所有經典視作一整體，稱「夏學」；在文字方面，凡是可互為補充處，便取之相連貫串。



²⁶ 案：毓老上課是口述，其中「倚經解經」、「依經解經」之說，據學生所述，毓老曾於上課時寫在黑板；二者皆有人見過。

²⁷ 案：《大易》與《春秋》是奉元書院的主經，故以此二書之精神為主。

²⁸ 毓老說過注解可以參考，用以幫助理解，但不能完全相信、只按照注解的說法，「全信程注是程奴，全信朱注是朱奴。」

第二節 思想與實踐

(一) 重視「啟發」與「用」

毓老常說：「讀古書的目的，是要用古人的智慧，啟發我們的智慧。」

據毓老弟子黃啟書所言，《易經》本有其原旨意、功能取向，讀者閱讀時可能有些地方誤讀，但仍開出正面取向的用途，如太極拳的原理等；此種閱讀時雖未符原意，但仍能開闢出其他用途的闡釋，稱為「創造性詮釋」。²⁹藉由此點告訴筆者毓老的家法：「沒有『對不對』的問題，只有『有沒有用』的問題。」

關於此點，筆者嘗試舉《論語》中的例子佐證：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30

《論語》此段文字中，子夏問《詩》，孔子與子夏之對答，皆非文字訓詁，而是另作「創造性闡釋」，從中得到啟發。這啟發雖與《詩》的本文無關，卻對「禮」的認識有幫助。

(二) 強調「實學」

毓老講學，強調實學，認為任何學問倘若未能發為世用，等於空談。此點與王國維之死有關。

民國十六年，王國維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毓老本以為王國維是遭人暗算，至現場，確認是自沉，極為悲憤。眾人離去後，一人獨自坐在湖邊思索：「一個學富五車的人，臨到用事時卻沉湖了？」「天天教別人救世的人，為何不能自救？這豈不是矛盾？」王國維之死是對思想產生重大影響的事，上課時，常向學生提起這件事，並云：

「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這句話對我影響最大！現

²⁹ 講述日期為民國 105 年 5 月 16 日，時間 09：10-10：00 間，地點為臺灣大學新生大樓 201 教室。

³⁰ 《論語》〈八佾篇〉第八章。

在大家都讀觀堂先生的書，拿他做研究資料，做學問用他的書，但實學呢？卻說不上。我告訴你們，「講道容易，行道難」啊！³¹

毓老一生強調「實學」，認為學問必得要能用，不能只是做紙上工夫。毓老至清華國學院旁聽時，因與過去所接受的「太傅（宮廷）」講課方式不同，第一堂課便問梁啟超：「為何這樣講書？」對當時的「教授（學院）」講學方式提出質疑。

「實學」的說法是從「從政」的觀點討論，毓老除了經學，亦教子學，開設《冰鑑》、《人物志》、《孫子兵法》等典籍，要學生運用所學從政、為蒼生謀³²，計利當計天下利，能夠有利於蒼生、實踐所學、經世濟民，此觀點背後應有公羊學思想推動。

從「從政」觀點解讀，為早中期的學生所述；中晚期學生的說法有調整，不要求每個人都從政，但必得要實踐所學，在各行各業有作為。

毓老上課，常引用辜鴻銘（1857 - 1928）的話告誡學生：「蓋天下事非明理之為難，知所以用理之為難。」



³¹ 張輝誠：《毓老真精神》，頁 63。

³² 毓老曾感慨：「我教了幾十年兵書都是白搭了，產官學沒有一個成材！」

第三節 「文字」學

(一) 一字一義

毓老講經時，說：「我這書是一字一義，我的不傳之祕就是一字一義。」在講解經典時，是一個字、一個字講，深刻闡述每個字的意思。此點乍聽之下，會認為毓老是為受公羊家「微言大義」影響，但實際上，毓老的「一字一義」，並不侷限於每一個字在「某句經文」中的意思，在講述某句經文中的某字時，可說是在講該字的故事。易言之，不是文字的「訓詁考據」，而是「思想義理」。

據陳美錦筆記，毓老於民國九十六年四月一日講授《增訂武經七書》〈孫子本傳〉時，曾說過：

我這個書是「一字一義」，我的不傳之密就是「一字一義」。³³

毓老說「一句一義」太笨了，自己是採用「一字一義」的方式解經。綜觀毓老上課筆記，毓老講課，乃是一字一字的講，光是《論語》的「學而時習之」一章，便逐字逐句講了八小時。講《尚書》〈堯典〉「欽明文思」一句，據毓老弟子許仁圖所述，云：

老師說，古文每一個字都不同，各有其義，像「欽」和「敬」雖常合詞「欽敬」，但二字有別。敬是體，主內，所以說「禮主敬」，「欽」指用事而言，以前皇帝詔書，後面兩字「欽此」，就是好好敬慎其事，依詔書辦事；「明」是容光必照焉，日月合字就是「明」，日月無私照，大公無私，多小的細縫，只要光能照進的地方，日月就照到哪兒；「文」是經天緯地，能夠經天緯地之人，才配稱「文人」，文人即今日政治家；「思」是慮深通敏，「思」不是多思、雜思，而是能慮深，慮深才能通達敏於事……老師將「欽明文思」四字，說了四小時，幾乎將每一個字解讀一小時。老師解經，主講今文家的義理。³⁴

其他例子，見諸筆記，不再一一列舉。簡言之，毓老講學，乃是一字一字的講，並舉該字於經文或口語的例子，由文字的「本義」講到「引申義」，使學生明白

³³ 陳美錦：《毓老師講孫子》（臺北：中華奉元學會，2014年5月，初版二刷），頁16。

³⁴ 許仁圖：《長白又一村》（高雄：河洛圖書出版社，2012年3月，初版），頁61。

每一個字所蘊涵的義理，明白每一個字與實際生活中的關聯、應用。

(二) 教學的語言

毓老認為經典都是當時的白話，故教學時常常會「唸原文」，毓老洋弟子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云：

老師會先運用帶有抑揚頓挫的聲調，將句子原汁原味地唸出來，然後再巧妙地以通用詞語逐字闡釋。藉由此方法便能將原先艱澀的古文，轉化為典雅的口語。雖然沒有極為精準的翻譯，卻在老師的解析下為文章注入了更加豐富的生命及內涵。³⁵

關於「唸原文」的情況，毓老洋弟子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在〈我和毓老第一門課〉一文回憶學習《老子》的情形，云：

老師問我有沒有準備，我說準備了，老師就讓我唸。我唸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以後，老師大聲地問我：「什麼意思？」我說：「對不起，老師，我不很清楚到底是什麼意思。」

老師說：「你不清楚。好，我告訴你，『道可道，非常道』的意思是：『道』（大聲，後面停止了兩三秒鐘）—『可』（拉得很長）—『道』（又是大聲），『非』（又拉得很長）—『常道』！懂了嗎？」

「對不起，老師，還是不清楚。」

「還是不清楚。好，我給你說白話文，意思就是『道可道非常道』（說得特別快），懂了嗎？」

「對不起，老師，還有一點不清楚。」

「還不清楚。好。我再給你說一遍。『道可道』的意思就是『道』（大聲）『可』（強調『可』第三聲聲調）『道』（強調『道』第四聲聲調），『非常道』的意思是『非常』（非和常連在一起說）—『道』（又強調『道』第四聲聲調）。懂了嗎？」

我們繼續了這樣大概十幾分鐘，我突然好像有所體會，「道可道，非常道」的意思好像了然清楚。³⁶

³⁵ 魏斐德：《無隱錄》。此處採用張輝誠：《毓老真精神》之譯文，頁 90。

³⁶ 夏含夷：〈我和毓老第一門課〉。此處採用張輝誠：《毓老真精神》之譯文，頁 110-111。文字

從這段敘述可以發現，毓老講課是先以朗讀原文的方式開始，朗讀時特別強調文字的抑揚頓挫、辭氣長短。

毓老曾笑說教洋博士弟子是採用豐子愷式的幼稚園教讀法。其實，這種教讀法是宮廷的正統教讀法；陳寶琛太傅的教讀，是每一句都要唸百遍，生書背成熟書，再回文、提文，如此講課看似呆板，卻十分深刻。毓老常說古人立說為文都是當時的白話，故「書讀百遍，其義自現」。筆者推測其中訣竅，便是這抑揚頓挫、辭氣長短的朗讀技巧；並結合「一字一義」的講經特色，理解文意。



第四節 學生

毓老上課，第一堂課問學生的問題，便是「學生」。什麼是「學生」？「學生」要學什麼？

此問題弟子門人雖知，但毓老是要學生思考此問題，而非等老師答案，故先提撕一兩個思考點，便繼續講課，例如毓老弟子許仁圖所記說法是：「學生就是要學慰問蒼生、造就蒼生，為蒼生謀啊！」³⁷毓老談論此問題的提撕之語，本文在此舉毓老弟子呂世浩對「學生」的說明供參考：

「學生」的目的，就在於學「生」。

學生，學生，不學「生」，難道你要學死嗎？

所有的知識、技術乃至於人生態度，都是為了「生」而服務的。這正是祖先把「學生」叫做「學生」的原因，用這兩個字正是為了讓後人知道，「學」的目的就是為了「生」。

中國的學問與西方的學問不同，西方學問講求方法，中國學問講求工夫。講方法就要重取徑，所以現代學術論文的第一節，必然是研究目的與研究取徑，因為這是西方知識體系的產物。講工夫就要重「層次」，因此想讀懂中國書，就必須將其內容一個層次、一個層次地來進行剖析。

以此為例，學「生」的層次是什麼呢？

第一步就是如何讓自己活下去。每個人遭逢的時代都不一樣，學習知識、技能，正是為了讓自己在面對不同環境時能夠活下去。活下去只是最低的要求，更進一步就要讓自己活得好，最後能活出你衷心所願的人生。

此外，人是群體的動物，身邊必有所愛。自己活得好，還要讓身邊所愛、所關心的人都能活下去、活得好。如果你的能力充足，再擴大到親戚、擴大到鄉里、擴大到國家、擴大到全人類，讓大家都活得好。人的成就，正決定於此。但無論是哪一個層次，終歸一個字就是「生」。³⁸

此說大抵包括筆者所聞說法，且適用於對初學者解說。

以下為筆者對「學生」問題的想法。³⁹

此問題筆者初次遇到時，自己的答案是：「學生」，就是要學「生」。「學」包

³⁷ 許仁圖：《長白又一村》，頁 58。

³⁸ 呂世浩：《秦始皇：一場歷史的思辨之旅》（臺北：平安文化有限公司，2014 年 6 月，初版），頁 38-39。

³⁹ 此問題筆者曾與部分弟子分享個人想法，獲得認可，故附錄以供參考。

含「知」、「行」二義。「知」是自覺、意識到自己的不足，故「後覺」效「先覺」，向知道⁴⁰的人問學；「行」是實踐所知，如同學習寫字、開車，透過反覆操作、修正，使自己獲得能力。「生」有三個層次，生存、生活、生命。第一層，是讓自己活下去的「生存」；第二層，是像個「人」（非「行屍走肉」）一般地活著的「生活」；第三層，是身心安頓的「生命」。此三層筆者扣著《大易》三畫卦的「始、壯、究」⁴¹比喻「學『生』」的層次提升；接著筆者再由個人連結到下一代，即「生生不息」，八卦可相重為六畫卦，始壯究之後，又是始壯究，此即「生生」。天下之人，即「蒼生（生民）」。「生」的產生，即是「生機」。

以上是筆者的個人想法。

對「生」的思考，是毓老教學中重要的發端處，許多議題，必得思考「生」才能往下談。⁴²



⁴⁰ 毓老云：「中國之學談『道』。所以北方人不說『懂』，說『知道了』；稱讚一個人有辦法，就說『這個人有道道』。」

⁴¹ 《易緯乾鑿度》：「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乾坤相並，俱生物，有陰陽，因而成之，故六畫而成卦。」

⁴² 案：不是訓詁考據的思考，而是義理實踐的思考。

第五節 臧否時事

毓老云：「講學要能把死人講活，把活人氣死。」

毓老上課時，不僅舉歷史為例，亦舉時事為例，故常臧否時事。在解說經文時，常就經文的內容作引伸，扣合著現實的例子講。亦常在上課時，發表對某些人的意見，茲舉數例如下。

據陳美錦筆記，記載：

中國智慧是無盡藏，就看你能吸收多少。腦子如何判斷事？要知道怎麼去判斷、分析一件事。

「保釣」付諸行動，重要是在「保」，「登陸」與否並不重要。為了保釣，還掛美國旗，自己的國土還假美國人之手，出發時還說「有美國旗，他們會客氣些」，猶未脫殖民地、亡國奴的心理。中國強，給你也不敢要；中國弱，「南京」也搬家。渾！就因不了解什麼是文化。二十一世紀的人還作十八世紀的賣國行為，太落伍了！學大，就不能有這些行為。⁴³

此是以「釣魚台」事件舉例說明如何分析、判斷一件事。

據許晉溢筆記，記載：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這指「體」說。至於用呢？體，「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用，「戒慎乎其（己）所不睹，恐懼乎其（己）所不聞」。每天每個人都得這麼小心，戒慎自己看不到的地方，恐懼自己聽不到的事情，天下人都知道了，就自己不知道。⁴⁴

此處毓老直接扣著經文解釋，「慎獨」即戒慎恐懼自己所「獨」不知不聞處，此段接著舉例：

老蔣、小蔣就不知孩子沒好好讀書，每個人都自私，要孩子成名，但誰敢在他們面前說孩子不好？那些說嘴的，人家說了，他自己老婆跟別人跳舞，可他自己不知道。⁴⁵

⁴³ 陳綱：《毓老師講學庸》，頁 16。

⁴⁴ 許晉溢：《毓老師講學庸》，頁 410。

⁴⁵ 許晉溢：《毓老師講學庸》，頁 410。

此即「人莫知其子之惡」之例。

據陳美錦筆記，記載：

要保住中國的本色。「新儒」根本是雜種，摻外國名詞就新？稍有頭腦也不如此，真是「新血來潮」！說「講舊學」，為什麼不舊？講中國學問與原子彈是兩回事。讀書的方向不能錯，要「唯變所適」，能用上了即是今學。古學與今學的區別要弄清。⁴⁶

此是針對「新儒家」而發，毓老上課曾批評講中國哲學摻康德學說的學者；常批評臺灣鵝湖學派的人講課「死氣沉沉」、「不是活人之學」。據弟子所述，毓老非常討厭鵝湖的人⁴⁷；除此之外，筆記等資料對學界有諸多批判。

毓老弟子林義正告訴筆者，陳立夫《四書道貫》，毓老稱之「海水倒灌」。由於毓老談內聖時，嘗云「心作良田百世耕」，筆者認為此稱呼藏有「海水倒灌，如何耕作」的批評。



⁴⁶ 陳美錦：《毓老師講學庸》，頁 80。

⁴⁷ 案：據上課錄影，毓老親口說王邦雄有來聽課，雖未提上課時間是那個時期，但從影片內容來看，原本並未厭惡鵝湖的人。毓老討厭鵝湖，有些因素，中間所發生的事，筆者聽部分弟子提過一些，此事不便公開說明。

第六節 「聖時」與「權權」

據毓老弟子呂世浩所言，毓老晚年有兩部定鼎之作，呂世浩云：

在老師過世的前兩年，我曾有多次機會單獨求教。眾所周知，老師一生之志，也是奉元書院的宗旨，在於「以夏學奧質，尋拯世真文」。但最令我好奇的是，老師花了一生的時間，是否真「尋」得了他心中的「拯世真文」？有一次我終於鼓起勇氣問了這個問題，老師當時肯定地對我說，他確實「尋到了」。而且老師把尋到的最終結果，寫在《權權》和《聖時》兩部著作中。作為學生，我衷心希望老師晚年的這兩部定鼎之作，終能如孔子之《春秋》流傳千古，對未來的中華文明作出莫大貢獻。⁴⁸

由此可知毓老將一生思想，最後濃縮在《權權》與《聖時》二書，惟此二書目前下落不明，內容無從得知。毓老又說：「『夏學奧質』就是『元』，『拯世真文』即為『一』。」⁴⁹筆者雖有推測，但資料不足，且尚未構成完整論述；弟子門人所知亦極有限，各人推測與說法不同，目前未聞有人見到二書，為避免傳訛，故不論述。

筆者較能肯定的推測是：此二書之思想、精神，於講課時已貫串其中。或許可從筆記等資料中摘錄「權」、「時」、「元」、「一」之相關論述作歸納，以作進一步的推測。

以下即摘錄毓老講授《孫子兵法》時提到「權權」與「聖時」之筆記：

「因利制權」之外，更進一步要「權權」，要「聖時」。權「權」，權這個「權」，以窮、變、通、久，《大易》講「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學而時習之」，每個人時時都能夠「聖時」，最後才能成為「時聖」，成為「聖之時者」，即《大易》所說的「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⁵⁰

以上筆記，僅為部分說法；由此例可知思想、精神已溶入講課內容中。

⁴⁸ 許仁圖編：《禮元錄（毓老師說）》（高雄：河洛圖書出版社，2012年10月，初版），頁340。

⁴⁹ 許仁圖編：《禮元錄（毓老師說）》，頁184。

⁵⁰ 陳綱：《毓老師講孫子》，頁63~64。

第四章 教學體系與教材介紹

在毓老的教學體系中，《四書》是基礎的入門課程，凡是前來上課者，必須先聽過一年的《四書》，才能選讀其他課程，《詩》《書》《禮》目前無筆記資訊，但就天德齋舍時期課表來看，可能是採篇章選讀的方式合在一起，《大易》與《春秋》個別開課；子書每年輪流開課，講授最多次的是《孫子》；由於毓老要求學生做事不只要有「想法」，還要有「方法」，因此教《孫子》、《人物志》、《冰鑑》等，學習應對世事、知人善任。

關於教學體系的設計，筆者的觀察是：《四書》是正心的基礎工夫，要先「正心」，「心正」了，才能學「術」，如《孫子》、《人物志》等；如果「心術不正」，越聰明的人，對社會危害越大。《四書》基礎打好了，中國古書除了《大易》與《春秋（公羊）》要有老師帶，其餘都可以自修。

毓老的上課教材，大多可於坊間書肆購得，部分則是由其所創立之夏學社出版，本章在敘述上，著重於「教材」介紹，說明該書特點、講授方式、選讀篇章等。

關於版本問題，由於早期書肆刊印本未必精細，毓老亦曾感嘆坊間不易購得好的本子，有時僅是便於學生購買上課用，凡此亦會加以說明；本文所注本子，除了就所知說明當時所用的本子，大抵以目前可見較佳之點校本為主，如有學界公認較新、較佳之本子，亦一併介紹，以便讀者按圖索驥，循此自修。

關於各書的讀法，如有筆記記錄或弟子轉述，亦一併整理說明。

第一節 經書

（一）《四書》

毓老「四書」所使用的課本，早年曾用溥心畬《四書經義集證》，後來長年使用的是啟明書局出版的蔣伯潛《語譯廣解四書讀本》。

溥心畬（1896 - 1963），愛新覺羅溥儒，字心畬，滿洲鑲藍旗人，清恭親王奕訢孫。長於書畫，曾任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東海大學美術系教授。《四書經義集證》約完成於1952 - 1956年間，坊間曾於1968年影印出版，國家圖書館於1969年購得手稿原件（館藏編號00849），2017年國家圖書館授權世誨國際公司影印出版，此書以綱目體編寫，注釋方式是「以經解經」，徵引古籍相關字句作

印證，但並無申述義理，似乎是彙整資料的教本，需有人講授將之貫串。

《語譯廣解四書讀本》一書，最初是沈知方（1883 - 1939）主稿，曾商請王緇塵撰寫，後交由蔣伯潛整理編纂。

蔣伯潛（1892 - 1956），名起龍，又名尹耕，以字行，浙江富陽人。北京高等師範國文系畢業，民國初年著名學者，長於經學、文獻學。

《語譯廣解四書讀本》一書，廣採各家說法，眉批附有朱熹註。便於毓老講解傳統說法與個人見解的差異，故採用。

毓老的《四書》課，因採用朱熹分章的本子，《大學》、《中庸》是併著講，將朱熹所釐定的「經」合在一起參看，「傳」則依次分章講述。云「《學》《庸》是談中國政治思想的書」，是「眾經之膽」。毓老常說「《大學》與《中庸》相表裏，《大易》與《春秋》相表裏；《大學》是《春秋》的濃縮，《中庸》是《大易》的濃縮。」因奉元書院以《大易》與《春秋》為主經，故《學》、《庸》二書特別重要，是根柢之學，云「奉元之學，自《學》、《庸》入手」。

毓老的《論語》課，全書皆講；《孟子》則是選講。關於《孟子》的選講情況，據許晉溢《毓老師講孟子》凡例，云「師尊於《孟子》授課前，以畫『○』區別經文的重要性，所以在經文上方畫『○』愈多，表示愈重要。」⁵¹筆記各章內容，並非整章講，而是選擇部分段落；關於所選篇章段落，詳見該筆記，此處若將《孟子》全書抄錄列表，篇幅甚多，亦非論文附錄所必須。

（二）《詩經》

毓老的「詩經」所使用的課本有朱熹《詩集傳》⁵²、屈萬里《詩經釋義》。

朱熹（1130 - 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齋號晦庵、考亭，別號晦翁、紫陽先生、滄州病叟、雲谷老人。生於福建尤溪縣鄭氏草堂（南溪書院）。學宗二程，尤近伊川，後世稱「程朱學派」；著名思想為「存天理、滅人欲」。

屈萬里（1907 - 1979），字翼鵬，山東魚臺人。郁文學院國文系肄業，曾任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中央研究院院士、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擅於經學、文獻學、甲骨學，以治《周易》、《尚書》、《詩經》、甲金文聞名。《詩經釋義》一書，為先生上課講義，該書以訓詁為主，採用甲骨文、金文考證，言簡意賅；先生講課多年，書中有眉批箋註，先生逝世後，門生依先生批注的文字整理此書，

⁵¹ 許晉溢：〈凡例〉，見《毓老師講孟子》（臺北：中華奉元學會，2016年11月，初版）。

⁵² 世界書局，通行本可參〔宋〕朱熹：《詩經集傳》（臺北：世界書局，2016年2月，初版十一刷）。

成《詩經詮釋》，收錄於《屈萬里先生全集》。

毓老的《詩經》課，目前尚無學生提供筆記或相關的詳細敘述。

（三）《尚書》

毓老的「尚書」所使用的課本為蔡沈《書集傳》⁵³、曾運乾《尚書正讀》⁵⁴。

蔡沈（1167 - 1230），字仲默，號九峰，諡文正。南宋建寧府建陽人（今福建省南平市建陽區）。《書集傳》是朱熹臨終時囑蔡沈寫作，吸收了朱熹的研究成果，為程朱學派的《尚書》學集大成之作。元、明、清代，列為科舉用書。

曾運乾（1884 - 1945），字星笠，晚年自號棗園，湖南益陽人。湖南優級師範學堂畢業，歷任東北大學、中山大學、湖南大學教授。擅於聲韻學。《尚書正讀》為曾運乾於中山大學、湖南大學之講稿，所釋以今文二十八篇為主。楊樹達序文稱此書「於訓詁辭氣二者，既極其精能矣，而又能以此通解全書，直不欲令其有一言之隔，讀者依其訓釋以讀經文，有如吾人讀漢唐之詔令奏議。」⁵⁵此書注解，除博採眾說、於訓詁有所去取外，亦徵引經典，申述義理。筆者所購得之筆記舊書，注解中的義理部分有劃記，這部分大多是以經解經，加以申述，可知毓老採用此書，除了訓詁簡明外，以經解經、義理申論是採用之因。

筆者所購得之筆記書，講授篇章有：〈堯典〉開頭⁵⁶、〈大誥〉、〈康誥〉、〈無逸〉、〈立政〉，計五篇。惟目前無學生提供《尚書》相關筆記或資料，無法確定是否有講授其他篇章。

目前通行本，可參屈萬里《尚書集釋》⁵⁷、吳璵《新譯尚書讀本》⁵⁸。屈萬里的《尚書集釋》，是學生根據屈萬里《尚書釋義》整理而成⁵⁹；吳璵（1930 - ）是屈萬里、魯實先的學生，從二位習《尚書》、甲金文，該書注釋博採歷代說法，並摘錄當年上課筆記及手稿資料⁶⁰，為目前較佳之注釋本。

⁵³ 世界書局，通行本可參〔宋〕蔡沈：《書經集傳》（臺北：世界書局，2016年2月，初版十一刷）。

⁵⁴ 華正書局，通行本可參曾運乾：《尚書正讀》（臺北：華正書局，1974年10月，初版）。

⁵⁵ 曾運乾：《尚書正讀》，頁303。

⁵⁶ 有筆記段落，〈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親民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⁵⁷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2月，初版）。

⁵⁸ 吳璵注譯：《新譯尚書讀本》（臺北：三民書局，2013年4月，二版二刷修正）。

⁵⁹ 關於整理方式，請參《尚書集釋》〈校讀後記〉，頁329~331。

⁶⁰ 毓老上課時常要學生去旁聽屈、魯二位先生的課，其中魯先生的《尚書》學因無著作留下，目前僅能在吳璵《新譯尚書讀本》的引用中見到魯先生的遺稿片段和上課筆記。

(四)《禮記》

毓老的「禮記」所使用的課本為陳澧《禮記集說》⁶¹、孫希旦《禮記集解》⁶²。

陳澧(1260-1341)，字可大，號雲住、北山叟，人稱經歸先生。江西南昌都康人。朱熹四傳弟子。《禮記集說》為明代科舉考試用書。

孫希旦(1736-1784)，字紹周，號靜軒。浙江瑞安碧山桐田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進士。孫希旦注解《禮記》時，其中〈大學〉〈中庸〉兩篇標注參閱朱子章句，不作注。

毓老的《禮記》，目前尚無學生提供筆記，僅知毓老依《讀經示要》說法講〈儒行〉等篇章。

(五)《周易》

毓老的「周易」所使用的課本有：王弼、韓康伯《周易注》⁶³、朱熹《周易本義》⁶⁴、來知德《周易集註》⁶⁵。

王弼(226-249)，字輔嗣，魏山陽郡人(今山東省境內)。其《周易注》僅注經文、〈彖辭〉、〈象辭〉、〈文言傳〉；東晉韓康伯注〈繫辭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後人將二注合為一書，即今之通行本。

朱熹的《周易本義》分十二卷，經二卷、傳十卷，是朱熹依呂祖謙(1137-1181)考訂之次第編定，認為應該遵循原本經傳分別的古本，「本義」之名，可能由此而來。朱熹再傳弟子董楷撰《周易經傳附錄》時，並收程頤《易傳》與朱熹《周易本義》，因程頤依王弼本，與呂祖謙所定古本不同，董楷以世次程在朱前，便割裂朱熹《周易本義》散附於程頤《易傳》之後；明朝成化年間(1465-1487)，依合刊本形式，抽去程《傳》，專刻《本義》，成為經傳混合的四卷本，為目前通行的刻本形式。

來知德(1525-1604)，字矣鮮，號瞿塘，夔州府梁山縣人，明嘉靖壬子舉人。《周易集註》一書，據其自序云：

⁶¹ 世界書局，通行本可參〔元〕陳澧：《禮記集說》(臺北：世界書局，2013年11月，六版九刷)。

⁶² 所用版本不詳，通行本可參〔清〕孫希旦：《禮記集解》(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8月，文一版)。

⁶³ 所用版本不詳，通行本可參〔魏〕王弼、〔晉〕韓康伯：《周易王韓注》(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年6月，初版)。

⁶⁴ 新陸書局，通行本可參〔宋〕朱熹：《周易本義》(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年6月，初版)。

⁶⁵ 夏學社，通行本可參〔明〕來知德：《周易集註》(臺北：養正堂文化公司，2017年1月，初版)。

德生去孔子二千餘年，且賦性愚劣，又居僻地，無人傳授。因父母病，侍養未仕，乃取《易》讀于釜山草堂，六年不能窺其毫髮。遂遠客萬縣求溪深山之中，沈潛反復，忘寢忘食有年。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數年而悟伏羲文王周公之象，又數年而悟文王序卦孔子雜卦，又數年而悟卦變之非。始于隆慶四年庚午，終于萬曆二十六年戊戌，二十九年而後成書，正所謂困而知之也。⁶⁶

由此可知，來氏最初於釜山草堂，後又至萬縣求溪深山之中，潛心研究，以二十九年之功，完成此書。

此書之流傳，初刻為郭子章刻本，後分出張惟任虎林系統、史念沖刻本系統和劉安劉刪芟系統，明代以此三系統為主；清初，凌夫惇取劉安劉刪芟本圈點，後來由高翦映於康熙十四至十六年間刊刻行世，坊間流行的影印本，大多根據此本翻印。民國六十四年夏，毓老取上海掃葉山房石刻本點校，於六十五年春節前夕出版，供教學使用；毓老逝世後，弟子感念師恩，於毓老百秩晉十冥誕重印此書，該書以綱目體排印，便於閱讀，為目前可見最好的本子。

毓老的《周易》，據夏含夷回憶，是先以來知德《周易集註》入門，讀完來註後，再讀王弼注。據其他弟子所述，除上述二書，推薦讀程頤《易傳》、王夫之《船山易學》精進，杭辛齋《學易筆談》為參考書，並指定閱讀熊十力《乾坤衍》。朱熹《周易本義》，則是方便學生購買上課用，偶爾參考注文中的訓詁。

（六）《春秋》

毓老的「春秋」所使用的課本有：董仲舒著，蘇輿注《春秋繁露義證》⁶⁷、陳立《公羊義疏》⁶⁸。採用此二書，理由是資料蒐集豐富，便於揀選說明。

毓老的《春秋》學，主要是講《春秋繁露》，目前可見，有陳美錦的《春秋繁露》筆記、《春秋公羊》筆記，以及毓老交給顏銓穎整理的《春秋繁露》上課錄音整理稿。

據陳美錦《春秋繁露》筆記，董仲舒《春秋繁露》選講的範圍分兩大部分，一是「論《春秋》」二十一章，二是「養生」十章，以下即依講授次序臚列選講

⁶⁶ [明]來知德：《周易集註》，頁12~13。

⁶⁷ 河洛圖書出版社，通行本可參[漢]董仲舒、[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1月，二版）。

⁶⁸ 臺灣中華書局，通行本可參[清]陳立：《公羊義疏》（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11月，初版）。

篇章。

一、論《春秋》：〈符瑞第十六〉、〈俞序第十七〉、〈十指第十二〉、〈正貫第十一〉、〈盟會要第十〉、〈重政第十三〉、〈二端第十五〉、〈立元神第十九〉、〈離合根第十八〉、〈保位權第二十〉、〈度制第二十七〉、〈仁義法第二十九〉、〈必仁且知第二十九〉、〈王道第六〉、〈楚莊王第一〉、〈玉杯第二〉、〈玉英第四〉、〈精華第五〉、〈深察名號第三十五〉、〈實性第三十六〉、〈三代改制質文第二十三〉。

二、養生：〈為人者天第四十一〉、〈身之養重於義第三十一〉、〈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為仁第三十二〉、〈天道施第八十二〉、〈威德所生第七十九〉、〈諸侯第三十七〉、〈循天之道第七十七〉、〈天地之行第七十八〉、〈王道通三第四十四〉、〈天容第四十五〉。

顏銓穎整理的己未年（1979）、庚申年（1980）講錄，講授順序如下：

01	〈仁義法〉第二十九	1979年2月28日（週三） 1979年3月14日（週三）
02	〈必仁且智〉第三十	1979年3月14日（週三） 1980年3月7日（週五）
03	〈俞序〉第十七	1979年3月21日（週三） 1979年3月28日（週三） 1979年4月11日（週三）
04	〈符瑞〉第十六	1979年4月11日（週三）
05	〈二端〉第十五	1979年4月18日（週三）
06	〈重政〉第十三	1979年4月18日（週三） 1979年4月25日（週三） 1979年5月2日（週三）
07	〈十指〉第十二	1979年5月2日（週三） 1979年5月9日（週三）
08	〈正貫〉第十一	1979年5月9日（週三）
09	〈盟會要〉第十	1979年5月9日（週三） 1979年5月16日（週三）
10	〈保位權〉第二十	1979年5月16日（週三） 1979年5月23日（週三）
11	〈離合根〉第十八	1979年6月6日（週三）

12	〈立元神〉第十九	1979年6月6日(週三) 1979年6月13日(週三) 1979年6月20日(週三) 1979年9月19日(週三)
13	〈楚莊王〉第一	1979年9月19日(週三) 1979年9月26日(週三) 1979年10月3日(週三)
14	〈玉杯〉第二	1979年10月17日(週三) 1979年10月24日(週三) 1979年11月7日(週三)
15	〈王道〉第六	1979年11月14日(週三) 1979年11月21日(週三)
16	〈滅國上〉第七	1979年11月21日(週三)
17	〈滅國下〉第八	1979年11月21日(週三)
18	〈隨本消息〉第九	1979年11月28日(週三)
19	〈服制像〉第十四	1979年11月28日(週三)
20	〈考功名〉第二十一	1979年11月28日(週三)
21	〈通國身〉第二十二	1979年11月28日(週三)
22	〈度制〉第二十七	1979年12月5日(週三)
23	〈竹林〉第三	1979年12月5日(週三) 1979年12月12日(週三)
24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1979年12月19日(週三) 1979年12月26日(週三)
25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1980年1月11日(週五)
26	〈天道施〉第八十二	1980年1月18日(週五) 1980年2月29日(週五)
27	〈天道無二〉第五十一	1980年3月14日(週五)
28	〈天容〉第四十五	1980年3月14日(週五)
29	〈身之養重於義〉第三十一	1980年3月21日(週五)
30	〈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為仁〉第三十二	1980年3月21日(週五)
31	〈郊語〉第六十五	1980年3月28日(週五)
32	〈郊義〉第六十六	1980年3月28日(週五)

33	〈四祭〉第六十八	1980年4月11日(週五)
34	〈奉本〉第三十四	1980年4月11日(週五) 1980年4月18日(週五)
35	〈諸侯〉第三十七	1980年4月11日(週五)
36	〈觀德〉第三十三	1980年4月18日(週五)
37	〈順命〉第七十	1980年4月18日(週五)
38	〈為人者天〉第四十一	1980年4月18日(週五)
39	〈玉英〉第四	1980年4月25日(週五) 1980年5月2日(週五) 1980年5月9日(週五)
40	〈精華〉第五	1980年5月9日(週五)
41	〈五行相勝〉第五十九	1980年5月23日(週五)
42	〈陽尊陰卑〉第四十三	1980年5月30日(週五)
43	〈賢良策〉	1980年6月6日(週五)
44	〈三代改制質文〉第二十三	1980年6月6日(週五) 1980年6月13日(週五) 1980年6月20日(週五)

毓老的公羊學，是承接熊十力匯通《大易》的講法，重視的是經世思想。

(七)《孝經》

毓老的「孝經」所使用的課本為喬一凡《孝經通義》⁶⁹。

喬一凡(1896-?)，江蘇寶應人。省立東南大學畢業，第一屆立法委員。《孝經通義》是講稿整理而成，據張其昀(1901-1985)〈小三經序〉云：

一凡來訪，持贈所著三軍聯合參謀大學講義《孝經通義》《大學通義》《中庸通義》，合訂為「小三經」一書，囑余序之。是書篇幅無多，釋義簡明扼要，讀者能自領略，無待余之多言。……一凡來臺後，在陸大、三軍聯合大學等校講學，歷十餘年不輟。《小三經》一書，即其歷年講《孝經》與

⁶⁹ 喬一凡：《孝經通義》(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7年11月，初版)。

〈大學〉〈中庸〉之講稿。⁷⁰

可知此書是喬一凡在軍校講學多年，積累整理而成。

《孝經》目前無筆記或相關的詳細敘述，但從其他課程中提到《孝經》處，可知喬氏《孝經通義》有些說法與毓老相似，故採為教科書。在眾人筆記、文章中，提到毓老講《孝經》首章「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一段時，認為「中於事君」是漢儒所加，而喬氏《孝經通義》註云：「父母為人人所當事，不可逆而離也，是以言始終。朱本竄入『中於事君』四字，君非人人所可事所能事，於理未達，且甚鄙陋，非聖言，因加剔除。」⁷¹雖然原因有異，但都認為當刪去「中於事君」。

今之通行本，為喬一凡《小三經》⁷²。

第二節 子書

（一）《荀子》

毓老的「荀子」所使用的課本有二：王先謙《荀子集解》⁷³、梁啟雄《荀子簡釋》⁷⁴。

王先謙（1842 - 1917），字益吾，號葵園，湖南長沙人。嶽麓書院出身，清同治四年（1865）進士，曾任國子監祭酒、嶽麓書院山長。

梁啟雄（1900 - 1965），字述任，生於澳門，梁啟超（1873 - 1929）胞弟。南開大學畢業，曾任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荀子簡釋》原名《荀子柬釋》，於民國二十五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民國四十四年古籍出版社重印時修訂部分篇章；《柬釋》按語均用文言文寫成，重印時悉改易成語體文，並更名為《荀子簡釋》。據述例所言，是書以王先謙《荀子集解》為底本，參清代、民初及日本學者之校釋，汰蕪摭精，俾便瀏覽；並收錄梁啟超口授時的筆記。

⁷⁰ 喬一凡：《孝經通義》，頁 3~5。

⁷¹ 喬一凡：《孝經通義》，頁 5。

⁷² 喬一凡：《小三經》（臺北：華岡出版部，中華大典編印會印行，1968 年 1 月，初版）。

⁷³ 世界書局，通行本可參〔唐〕楊倞注、〔清〕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臺北：世界書局，2013 年 10 月，二版四刷）。

⁷⁴ 華正書局，通行本可參梁啟雄：《荀子簡釋》（臺北：華正書局，1980 年 8 月，初版）。

(二)《老子》

毓老的「老子」所使用的課本有宋常星《道德經講義》⁷⁵、嚴復《嚴幾道先生評點道德經》⁷⁶。其中嚴批本是以王弼本為評點底本，王弼注是毓老上課特別推崇的注。

宋常星，號龍淵子。山西人，清順治年間探花，金蓮正宗龍門法派第七代。曾任國史館總裁、都察院都御史、經筵講官、侍讀學士等職，康熙十八年，致仕還鄉，專修清淨無為之道，註《道德經講義》，是書於康熙四十二年由其子進呈御覽。康熙〈序〉稱「其言洞徹，祕義昭融；見之者如仰日月於中天，悟之者如探寶珠於滄海。」

嚴復（1854 - 1921），字幾道，號滄廬老人，福建侯官人。曾任京師大學堂校長。翻譯許多西方學術著作，如《天演論》⁷⁷、《原富》⁷⁸、《法意》⁷⁹等。由於透過翻譯工作接觸西方思想，故批注《道德經》時，會引用這些論著的說法。

毓老在宮中學《老子》時，初學所用課本就是用宋常星《道德經講義》。

(三)《莊子》

毓老的「莊子」所使用的課本是郭慶藩《莊子集釋》⁸⁰，亦採用王夫之《莊子解》⁸¹、王先謙《莊子集解》⁸²參講。

郭慶藩（1844 - 1896），原名立埏，字孟純，號子澗、岵瞻。郭嵩燾（1818 - 1891）世侄，養知學派傳人。

毓老講授的篇章，有：〈逍遙遊〉、〈齊物論〉、〈養生主〉、〈人間世〉、〈德充符〉、〈大宗師〉、〈應帝王〉、〈天下〉，計八篇。除《莊子》正文，亦重視郭象的注，對郭象注有許多發揮。

⁷⁵ 三民書局，通行本可參〔清〕宋常星：《道德經講義》（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6年4月，二版一刷）。

⁷⁶ 廣文書局，通行本可參嚴復：《評點老子道德經》（臺北：廣文書局，2011年12月，再版）。

⁷⁷ 〔英〕湯瑪斯·亨利·赫胥黎：《演化論與倫理學》。

⁷⁸ 〔蘇格蘭〕亞當·斯密：《國富論》。

⁷⁹ 〔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

⁸⁰ 河洛圖書出版社，通行本可參〔清〕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7年7月，初版）。

⁸¹ 〔清〕王夫之：《莊子解》（臺北：廣文書局，1964年3月，初版）。

⁸² 〔清〕王先謙：《莊子集解》（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6年5月，五版）。

(四)《孫子》

毓老的「孫子」所使用的課本有《竹簡兵法》⁸³、《孫吳兵法太公六韜》。

《竹簡兵法》是河洛圖書出版社影印出版，前有山東臨沂銀雀山出土竹簡兵法書影，附有《孫臏兵法》和《孫子兵法》的殘簡釋文十一家註，並收入十一家註孫子附今譯，據今譯內容判斷，當是郭化若譯本。

《孫吳兵法太公六韜》是夏學社印行，據書耳及正文之首所記，原書名為《增訂武經註解》，乃是于湖夏振翼（遯闇）纂訂、猷溪包國甸（次侯）校定，筆者據此考察，此書於清《四庫全書總目》有記錄，提要云：

《武經體注大全會解》七卷

國朝夏振翼撰。振翼字遯門，蕪湖人。《孫子》等七書，武科用以試士，故相傳謂之武經，振翼因依《五經講章》例，作體注以訓釋之。冠以胡秉中《射學摘要》一篇，蓋坊間通俗之本也。⁸⁴

由此可知，此書乃《武經七書》系統的注本。夏振翼，明末清初安徽蕪湖人，康熙年間武生。此注本為《武經七書》系統的重要註解。《四庫全書總目》雖有著錄，但《四庫全書》中並未收錄此書，今人所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四庫禁燬書叢刊》、《續修四庫全書》等叢書，亦未收錄。

此書目前已不易購得，俟有書商願意重印。⁸⁵如欲研讀，可參孫星衍《孫子集註》、楊炳安《十一家注孫子校理》，惟此二本皆非《武經七書》系統，文字有出入；可參照《四庫全書》所收《武經七書》系統注本的經文。

(五)《韓非子》

毓老的「韓非子」所使用的課本是陳奇猷《韓非子集釋》⁸⁶。

陳奇猷（1917 - 2006），廣東人。北京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曾任上海震旦大學文理學院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特約編審。在北京輔仁大學期間，從孫人和（1894 - 1966）治諸子，孫人和曰：「治學莫若注釋古籍。注釋古籍最宜於

⁸³ 《竹簡兵法》（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12月，初版）。

⁸⁴ [清]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9月，初版7刷），頁1966。

⁸⁵ 案：國家圖書館有藏本，關鍵字「夏振翼：《增訂武經註解》」，一為民國四十三年臺中兵學書店排印本（索書號：004.9 嚴 5080），一為1953年軍學編譯社臺一版（索書號：592.09 7773 42）。

⁸⁶ 陳奇猷：《韓非子集釋》（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2月，初版）。

促使學業增進。經、子二部，注經者多，注子者少。若選注若干種諸子，既可增進學業，又有益於文壇。」遂整理《韓非子》，稿經四易，期間陸續經高步瀛、顧頡剛等人審稿、刪定，成《韓非子集釋》。

陳奇猷晚年將此書重新修訂，最大特點是對韓非思想體系認知的改變，原本同意陳澧（1810-1882）的「韓非解仁、義、禮三字之義則純乎儒者之言，精邃無匹」，後改為同意《史記》「歸本於黃老」；除此之外，收集到不少新資料、出土文物。自云「資料增多，又以對韓非思想的新認識，於是重寫《韓非子》注解。書成，不但字數大增，而注解與《集釋》比較，已面目全非，因定名為《韓非子新校注》。」故此書與《集釋》不同。比對新舊二版，《新校注》刪去孫人和〈韓非子集釋序〉、陳奇猷〈韓非子集釋自序〉、〈韓非學述〉、〈刻本圖表〉、〈韓非年表〉、〈韓非子集釋補〉，附錄有增補新資料。

毓老的《韓非子》課程是選講，筆者於舊書店購得有筆記的上課用書，從內容判斷確定是毓老學生的書，根據目錄的標記，共選講十篇，講授次序是：〈孤憤第十一〉、〈五蠹第四十九〉、〈主道第五〉、〈心度第五十四〉、〈功名第二十八〉、〈二柄第七〉、〈用人第二十七〉、〈備內第十七〉、〈亡徵第十五〉、〈揚權第八〉。

筆者所購得之書，筆記全記在正文頁，注釋頁並無筆記，推測毓老僅是挑校訂本上課方便，並未參考注釋。

（六）《人物志》

毓老的「人物志」所使用的課本，是臺灣中華書局排印本劉邵《人物志》。

毓老認為《人物志》是劉邵把四書裡知人、用人之道歸攏在一起，是講四書中的要義，簡縮四書精要，融會貫通。講課前，會要求學生先看過四書，再來讀《人物志》，比較容易接受。

（七）《冰鑑》

毓老的「冰鑑」所使用的課本是綠園主人《冰鑑七篇之研究》⁸⁷。

《冰鑑》一書，舊說為清曾國藩所著，為相學的重要著作。據學者考證，曾國藩只是「傳人」之一，因善於此道，故後人多以為此書是曾國藩所著。

夏鐵肩（1922-1994），湖南長沙人，號「綠園主人」。國立湖南大學、中央

⁸⁷ 綠園主人：《冰鑑七篇之研究》（臺北：饒世瑜發行、各大書局代售，1953年9月，初版）。

軍官學校畢業，第四屆省轄市市議會（臺北市議會）議員。求學期間，曾獲蕭基（劍膽）教授傳授相學，二十五歲結識果一大師，得其指點。夏鐵肩相學著作有二：民國四十二年出版《冰鑑七篇之研究》，民國四十七年出版《人倫大統賦新釋》。

《冰鑑》全書共分七篇：〈神骨〉、〈剛柔〉、〈容貌〉、〈情態〉、〈鬚眉〉、〈聲音〉、〈氣色〉，計兩千兩百二十九字。

綠園主人《冰鑑七篇之研究》絕版已久⁸⁸，坊間有重新「編著」的翻印本⁸⁹，今有歐陽相如《曾國藩反敗為勝的相人術—冰鑑》⁹⁰，為較佳通行注本。

毓老教授《冰鑑》，目的在培養學生「識人」的能力。

第三節 史書

（一）《資治通鑑》

毓老的「資治通鑑」所使用的課本是《御批歷代通鑑輯覽》⁹¹，並採王緇塵《資治通鑑讀法》⁹²為輔。要學生讀王夫之《讀通鑑論》的〈敘論〉。

毓老教《資治通鑑》，是從史事實例教導政治學；採用「御批」，是要學生了解帝王看事情的觀點，明白主政者是如何判斷事情的。

由於史書類目前無相關筆記，弟子所述不多，故本文此處僅錄一書。

第四節 集部

（一）古文選

毓老的古文選，目前僅陳美錦提供部分筆記草稿，用書不詳。教導古文選，是為培養學生寫作、表達能力。

⁸⁸ 案：國家圖書館有藏本，關鍵字「綠園主人：《冰鑑七篇之研究》」（索書號：293.2 8553）。

⁸⁹ 王派滄：《冰鑑》（臺北：瑞成書局，2019年2月，二版）。

⁹⁰ 歐陽相如：《曾國藩反敗為勝的相人術—冰鑑》（臺北：捷幼出版社，2014年7月，增訂版）。

⁹¹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臺北：夏學社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日不詳，初版）。

⁹² 王緇塵：《資治通鑑讀法》（臺北：夏學社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7年8月，修訂版）。

在毓老的手稿中，有見到〈岳陽樓記〉⁹³、〈醉翁亭記〉⁹⁴、〈桃花源記〉⁹⁵的評點，論述文章之用字遣詞。

（二）《昭明文選》

由於毓老妻子是選學傳家，毓老亦曾習《昭明文選》；據弟子所述，應當有講過《昭明文選》。

由於集部類目前無相關筆記，弟子所述甚少，故本節僅列二項。但學生筆記和手稿資料有毓老所寫的詩文，可惜目前所見甚少，未能了解毓老的文學觀。



⁹³ 奉元出版編輯委員會：《奉元語要（伍）》（臺南：奉元出版，2020年9月，初版），頁36。

⁹⁴ 奉元出版編輯委員會：《奉元語要（伍）》，頁42。

⁹⁵ 奉元出版編輯委員會：《奉元語要（伍）》，頁48。

第五章 經典教育

毓老講學，以《四書》為根柢。凡是前來聽課者，必須先上一年《四書》，才能選讀其他課程，故本章以毓老的《四書》課程為對象，討論毓老對經典的詮釋及特殊見解。

由於許多筆記在整理時，為片段、條列文字的綴合，且時有重出或不連貫、跳躍的情況，故筆者會就自身閱讀經驗及與毓老弟子的討論，整合論述。散落於不同記錄處的片段，亦會試著重組，使筆記的論述較清晰。

本章所論述的學說體系，除筆記明確述說者外，皆為筆者的個人觀點，是筆者在蒐集資料、閱讀筆記後，嘗試建立的架構和論述。

第一節 《大學》《中庸》課程

(一) 毓老《學》《庸》前言

據江美華《毓老師四書札記》，毓老《大學》開頭前札記如下：

《大學》一書所示，乃存良知、振良能，以踐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而達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功也。

存者，勿使外誘之私得逞也。振者，發揮良能之所具，而不使人之為道而遠之也。

明明德為本，親民是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

《周書》：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見羣龍無首，吉」，何以見龍則吉？曰「龍德而正中者也」，故吉。⁹⁶

這段文字包含毓老講課的幾個概念：一、存良知、振良能，「存」和「振」的工夫。二、發自良知、良能，而非「人之為道」。三、《大學》講：「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毓老講「明明德為本，親民是末。」四、「人

⁹⁶ 江美華：《毓老師四書札記》（臺北：奉元出版，2019年3月，初版），頁521。

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則「見羣龍無首」，因為每個人都有「龍德」，都能「正中」，不以某人為「首」，人人平等，所以吉。

據陳美錦筆記，毓老的《大學》、《中庸》，採用朱熹所分的章次：《大學》經一章，傳十章；《中庸》經一章，傳三十二章。講授時，曾說：

《學》《庸》前為「經」，後為「傳」；「經」明白，後面「傳」就明白。《學》《庸》兩「經」併著講，可以了解得深刻些。要點先明白，每句話要真明白。好好讀，盡己責任，於後世亦有用。⁹⁷

將二書的「經」併著講，是因為「經」是要點，二書相表裏，要點併著看，互相連結、融貫，能有深刻體會。例如：

大學之道，學大之道。學大，法天；學天，即天學。學天的方法，首要「在明明德」。「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在身曰心」，命、性、心，三位一體，乃是與生俱來的，但易受外誘之私的蒙蔽，因為「人心惟危」，心猿意馬，所以必加「明」的工夫。在明明德，第一個「明」是動詞，宣揚，是工夫所在；第二個「明」是名詞，「明德」指「性（生）」，即「本然之善」。在明明德，性生萬法。⁹⁸

此處將《大學》的「在明明德」與《中庸》的「天命之謂性」串在一起，欲「明『明德』」，「明德」指「性」，源自「天命」，「天命之謂性」。

將《大學》、《中庸》合在一起講後，形成了以「人性」為根柢的思想，許晉溢筆記提到「中國思想就建立在『人性』上」⁹⁹，筆者在閱讀筆記時，亦感覺毓老處處強調人性，陳美錦筆記記載：

《學》《庸》自率性入手，皆與生俱來的，是不假外求的，因為性生萬法，性為智海。想真達到「大一統」、性同，必要發掘人性，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不用喊天下平，天下亦平了！每人都居正，所以大一統。中華文化是啟發人的良知，討厭戰爭，應好好發掘中國思想。想救世，必發掘人的良知、人性，「天下者無患，然後性可善」，天下太平了，則其樂融融，

⁹⁷ 陳美錦：《大學中庸筆記》稿，1999年。《毓老師講學庸》，頁21。

⁹⁸ 陳美錦：《大學中庸筆記》稿，1999年。《毓老師講學庸》，頁171~172。

⁹⁹ 許晉溢：《大學中庸筆記》稿，1999年。《毓老師講學庸》，頁341。

然後可善。所以要「通志除患，勝殘去殺」，用「聰明睿智，神武不殺」。

100

毓老認為《大學》、《中庸》是講治世之道，講課時，常強調做事必考量人性，從人性思考，強調「率性之謂道」，反對「人之為道」，云：「違背人性的事不可以做，做人千萬不要色莊，要去偽存真。」此處亦點出「修道之謂教」和「人之為道」的差別，即在於是是否考量到人性，合乎人性，才能「修道之謂教」，否則只是「人之為道」，結果就是「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綜言之，毓老講述《學》《庸》，是以「人性」為核心，透過對人性的自我省察，展開內聖外王的論述。

（二）自我省察的工夫—「慎獨」

毓老對「慎獨」的說法，與傳統說法不同。《大學》〈第六章〉云：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¹⁰¹

此段的傳統說法，茲舉朱熹《大學章句》為例。

朱熹在「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段，注云：

惡、好上字，皆去聲。謙讀為慊，苦劫反。○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

¹⁰⁰ 陳美錦：《大學中庸筆記》稿，1999年。《毓老師講學庸》，頁21。

¹⁰¹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6月，初版），頁10。

焉。¹⁰²

此處對「獨」的解釋是「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而「慎獨」則是「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朱熹在「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段，注云：

閒，音閑。厭，鄭氏讀為壓。○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¹⁰³

此處朱熹將「閒居」解為「獨處」，以此將這段話解釋為小人在獨自一人、沒人看到的情況下為惡，在有人的情況下則掩飾，但終究無法掩飾、欺瞞，這樣又有什麼好處呢？所以君子以之為戒，要謹慎其獨。

朱熹在「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段，注云：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¹⁰⁴

朱熹認為「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是申明上一段的意思，在「幽獨」之中，善惡仍無法遮掩。

朱熹在「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段，注云：

胖，步丹反。○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¹⁰⁵

此段注未論及「慎獨」。

¹⁰²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0。

¹⁰³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0。

¹⁰⁴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0。

¹⁰⁵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0。

從上引朱熹《大學章句》對「慎獨」的論述，可知「慎獨」是獨處之時仍須謹慎，無論有沒人看到，都應保持道德要求。傳統說法與現今一般說法大抵是此意思，但毓老對「慎獨」有不同的解釋。

據陳美錦筆記，毓老講《大學》時提到：

「在身曰心，在心曰意，在己曰獨」，人人皆有獨，獨一無二。最尊的即己獨，佛說：「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佛，是獨覺者，覺行圓滿。獨，自尊自貴，獨立不倚，《易》〈復〉：「中行獨復，以從道也。」獨，乃是獨一無二，沒有兩個。在己曰獨，每個人皆有「獨」，此獨乃是最尊貴的，天爵自尊吾自貴。

獨與性的區別何在？性，同一類所共有；獨，自己所獨有。慎獨，不是慎性。慎己之獨，獨可知也，性知，表現出為獨，在己曰獨，故說慎獨，不說慎性。

自「中和」引申，再認識「獨」。致中和，是一工夫。獨，乃喜怒哀樂將發、未發之際，慎獨，即誠己意，慎於意念初起之始，如有人見人成功了即起妒意。獨，可好、可壞，獨門、獨出機杼、獨行其道、獨步當時；弄不好，即成獨夫、獨裁、獨學寡聞，故必慎獨。

慎獨，慎己所獨知與所獨不知的事：好、壞必自知，別人不一定知；舜「好問而好察邇言」。¹⁰⁶

據許晉溢筆記，毓老講《大學》時提到：

自欺、不自欺，你自己做什麼事，自己知道！慎自己獨知之事。人就是不知，若知道，就不會做了。怕你不明白，什麼叫「慎獨」？慎自己沒小心的事，慎自己獨不知之事。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釋迦講「唯我獨尊」什麼最尊？每人都有個「獨」。自欺，別人未必知道，而你自己知道！這叫「獨知」。「非禮勿視」，視了，就叫意淫，看沒看？自己知道，別人誰注意？

「性」和「獨」，有什麼區別？人都有「獨」，他沒說「唯我『性』尊」。你自欺，別人不知道，你「獨」知道了，不是「性」知道了。「獨」字，就是沒有二，「獨」就是「一」，沒有兩個。慢慢想！「性」和「獨」有什

¹⁰⁶ 陳美錦：《大學中庸筆記》稿，1999年。《毓老師講學庸》，頁100~101。

麼區別？

是「獨」知，不是「性」知。「慎其獨也」，得謹慎自己所獨不知之事，自己所不知的事情，人家都知道，就是自己不知，「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所以「毋自欺也」。慎己所獨不知的事，這是修、齊、治、平的大毛病，不要受成見的干擾。¹⁰⁷

綜上二人筆記，筆者整理推測毓老所論如下：「慎獨」的「獨」除了一般所言的獨自、獨處之意，還有「個人意念」的意思，即一個人遇事時的起心動念，「性」是人人皆有，但「獨」是個人的意念，每個人都不一樣。遇到事情時，共同反應是「性」，個人反應是「獨」。《大學》此章講「誠其意」，慎獨即是對自己的起心動念要仔細檢討，不可自欺。

毓老說《大學》與《春秋》（公羊春秋）相表裏，此處對慎獨的解釋，可與《春秋》學的原心定罪相參。《春秋繁露》〈精華〉：「《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毓老對「慎獨」的特殊解釋，是對自己原心定罪，檢討改進。

比較傳統注解與毓老學生筆記後，可知毓老對「慎獨」的特殊解釋，將「獨」解釋為人的意念（*thought*），使經文的詮釋與將「獨」解為獨處（*single*）的說法有完全不同的境界。傳統說法的「慎獨」，雖有自我約束之意，但無法與此章「誠其意」直接連結；毓老說法的「慎獨」，則直接將「獨」與「誠其意」連結在一起，「獨」是個人意念，「（故君子必）慎其獨」即「（故君子必）誠其意」。此解雖與傳統說法不同，卻是扣著經文本身依經解經的詮釋。

¹⁰⁷ 許晉溢：《大學中庸筆記》稿，1999年。《毓老師講學庸》，頁74。

第二節 《論語》課程

(一) 毓老《論語》前言

據江美華《毓老師四書札記》，毓老《論語》〈學而篇〉前札記提到：

《論語》者，論學論道之語也。

學，指知行言。知者，覺也；行者，效也。知行合一曰學。

道，指方法言。方法者，《大學》一書言之矣。

方法：己立、立人、知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知天命所付之責也。己立即明明德，立人即新民，知命即世事之止於至善也。¹⁰⁸

此為民國六十八年謄抄的札記，強調「知行合一」及「己立、立人、知命」。

據許晉溢筆記，毓老《論語》課開始時所論如下：

什麼是《論語》？一般人講：「《論語》是『論道之語』。」這不是錯！什麼叫做「論」？什麼叫做「道」？什麼叫做「語」？

.....

「言」和「語」有何區別？《論語》，我們都說「論道之語」，揚雄感覺孔子不高明，他自認為：「我得叫『言』。」揚雄也寫了「論語」（論道之語），但是書名定為《法言》。

「言」和「語」的境界有什麼不同？孔子曰：「食不語，寢不言。」「言」，「子所雅言，詩、書、執（藝）、禮。」「執」就是藝，文藝的藝。「語」，「子不語：怪、力、亂、神。」這引的都是《論語》的例子。「言」和「語」不一樣，在《論語》裏，就把「言」和「語」二字分得清清楚楚，你們自己得研究。再給個提醒，「『言』為世法」。

.....

若講《論語》是「論道之語」，什麼是「道」？要肯定說，就是「率（音朔）性之謂道」。「率」不可以唸成「帥」，要唸「朔」？什麼叫「率（音帥）」？你們說「遠足」，這是日本話，老師領你們去遠足，領你們的那個人，就叫做「率（音帥）」，「率（音帥）」就是率領。若念率（音帥）性就

¹⁰⁸ 江美華整理：《毓老師四書札記》，頁 17。

是道，那性不就成了老二了嗎？所以，「率」要唸作「朔」！

「率性之謂道」，「率（音朔）」者，順也，「之謂」就是「就是」，「順著『性』去做事，就是『道』」，這是多麼肯切的話！「之謂」、「謂之」，意思不同，「謂之」，就是「叫做」。若是「謂之道」，就是「叫做道」，順著性做事「叫做道」，那也可以叫做貓！你們讀多少不管，必要讀得肯切！「叫做」（謂之）、「就是」（之謂），那差多少！「謂之」：「叫做」爸爸，可能是義父；「之謂」：「就是」爸爸，就是親生的父親。親父子是血緣已定的，不能脫離關係，就算脫離關係，也只是法律意義上的。「天命之謂性」，「之謂」就是「就是」，即「天命就是性」。同樣的，「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率性就是道，修道就是教」。

.....

「率性之謂道」，若說成「率（音帥）性」，那距離我們太遠了！「率（音帥）」、「率（音朔）」、「之謂」、「謂之」，這些字裏面含意要弄清楚，若連個層次都沒有搞清楚，那《論語》就看不明白！什麼是「之謂」？「之謂」就是「就是」。什麼是「謂之」？「謂之」就是「叫做」。「率（音朔）性之謂道」，順著人性去做事就是道；根據這個解釋，這麼看《論語》就會明白！若講成「率（音帥）性之謂道」，唸「帥」，是「領導」意，就是說「率（音帥）著人性去做事叫做道」，這講法不對！因為如果那麼講，「性」就光是老二而已。

「論道之語」的「道」，就是「率（音朔）性之謂道」，順著人性去做事就是「道」，這就是「論道之語」的「道」。

什麼叫「論（去聲）」？什麼叫「言」和「語」？「論」和「語」二字，人人以為自己明白了，但非也！¹⁰⁹

此段筆記談「論」、「語」、「道」三字。茲參照陳美錦筆記，再做整合論述，據陳美錦筆記，毓老講《論語》開始時提到：

《論語》是孔子與其弟子論道之語，由弟子與再傳弟子寫成的。《論語》乃是性之所至之言，不同於今天的命題作文。論，論文之論，當作動詞，《論語》是論道之語。

.....

¹⁰⁹ 許晉溢整理：《毓老師講論語》（臺北：奉元出版事業，2020年4月，初版），第一冊，頁3~6。

性之為道，一切表現皆性之所至。到了後代，愈是人之為道，已不是性之為道了，所以不能面對真理，各家的意見不一。今人如何自欺欺人，就是獸性之美，淨是欺世盜名。一個人盜名，則無不為矣！社會亂，乃時之亂！「言」與「語」有別，《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論語》中「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子不語怪力亂神」、「食不語，寢不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及「居，吾語女」等，充分地分出了言與語。言為世法，語無倫次。

你們說話都語無倫次，發言可是不容易，言為世法。揚雄作《法言》，騙人的都說自己好。《論語》書名不論是誰取的，但不稱「法言」，盡講真的。書名如果不明白，怎麼講書？你們有無慎思之？遇問題要如此深思。人如頭腦不清，就語無倫次，後患可是無窮！¹¹⁰

綜合筆記，兼筆者在毓老弟子間所聽過的論述，筆者試整合論述如下：《論語》是「論道之語」。論，議論。語，注意「言」和「語」的區別，言是公開、正式講；語是私下、隨意講。例如老師上課對同學說：「有問題舉手發言，不要在台下竊竊私語。」言，有一定的規矩，可作為準則；語，沒有限制，什麼都講、都記錄。《論語》是論「道」之語，「率（音朔）性之謂道」，順著人性去做事就是道。《論語》是討論如何順著人性做事的語錄，這個「語錄」，用現代的話說，就是匯集學生筆記而成的一條條記錄，不是論文或教科書形式的著作。

據陳美錦筆記，毓老講《論語》開始時提到：

中國思想有層次，並不是孔子語無倫次，乃因為時不同，思想境界也就不同，孔子為「聖之時者」。

《論語》中孔子的思想就有三個層次：一、「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二、「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矣！」三、「吾其為東周乎？」思想隨著年齡、智慧而有所變遷。

《論語》的編排，並不依時間先後，只是記結論。必須整部書讀完了，才知其思想層次。

《論語》每章都是活學問，在生活都能用上，可作為生活的方程式。¹¹¹

¹¹⁰ 陳美錦：《論語筆記》稿，1999、200年。《毓老師講論語》（臺北：中華奉元學會，2015年3月，初版），頁15~16。

¹¹¹ 陳美錦：《論語筆記》稿，1999、200年。《毓老師講論語》，頁20。

筆記提到孔子思想分三階段，層次不同，而《論語》此三章的筆記如下。

第一階段「郁郁乎文哉！吾從周。」¹¹²江美華《毓老師四書札記》寫道：

「吾從周」，孔子之志也。乃小康時之言也。吾其為東周乎，夫子引戒也。東周乃孔子之所欲改造者，《春秋》之作也以此，撥亂反正以此，志在《春秋》亦以此。此大道學之志也。
郁郁乎文哉：憲章文武者。¹¹³

據許晉溢筆記，毓老所論如下：

孔子剛開始讀，學之，見之以思齊；剛開始學，也從之。所以，「周間於二代」，周以夏、殷二代為借鑒，有損益，愈損益，文化愈完成，所以「郁郁乎文哉！無從周。」這形容文物之盛。
剛開始學，很容易跟從，就「吾從周」；久了，思想境界就變了，所以「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到最後，另有主張，就「吾其為東周乎！」不要東周了，所以有《春秋》之學，吾其為東周乎！孔子在《論語》這部書中，思想有三次變。人的思想，沒有不進步的，必往前走！熊十力在《原儒》裏，至少毀了《讀經示要》一半。¹¹⁴

第二階段「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矣！」¹¹⁵江美華《毓老師四書札記》寫道：

斯章應詳究其義。按舊解不知所云，宜慎解。
仁案「吾衰」之「衰」指吾道之衰而言，非指年老力弱也。下章云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吾豈為東周乎？以大同篇¹¹⁶為參考。
吾不復「夢」見周公：空想也。¹¹⁷

112 《論語》〈八佾篇第三〉第十四章。子曰：「周間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113 江美華：《毓老師四書札記》，頁 52。

114 許晉溢：《毓老師講論語》，第一冊，頁 247。

115 《論語》〈述而篇第七〉第五章。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116 《禮記》〈禮運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117 江美華：《毓老師四書札記》，頁 113。

據陳美錦筆記，毓老所論如下：

孔子一輩子栖栖遑遑，即要行自己的道，作自己的夢。

「吾衰」，吾道衰也。天下為公之道衰。道衰，乃因不能行，因為環境已經變遷得厲害！

「不復夢見周公」，此時孔子不「從周」了，已有自己的主張。智者無夢，因其能了解如何去處世為人，絕無做白日夢之事。¹¹⁸

據許晉溢筆記，毓老所論如下：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這是孔子思想第一次變遷。「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那是「信」，「信而好古」；因為周文化的樹立者是周公，孔子志在周，要實踐周公之德、周公之學；周公的廟就叫太廟，他雖無天子之位，可有天子之德。

「吾從周」，就周公之制，學周公，夢想實現周公之道。但講到這句，「甚矣，吾衰也！」孔子思想有變化了，「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不再夢想實現周公之道。人的思想隨年齡、學識都會改變的，否則就不會進步。蔣伯潛注解：「孔子屢言『吾從周』，蓋思得位行道，仍行周公之禮也。因《周禮》是周公所創，孔子常常想著周公這個人，所以常常夢見周公。此言『久不夢見周公』者，傷已衰老，而道終不行也。此語當是孔子晚年所說。」這話，不合邏輯！因為人的身體愈衰，愈常作夢。

孔子這時思想改變了，剛開始是「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這是剛開始的，所以要學得像，「信而好古」，所以那是剛開始學習文化，所以「吾從周」。但是到這時，「甚矣，吾衰也！」現在太厲害了，這時代鬥得很厲害，這就是「私」字，所以「甚矣，吾衰也！」這是吾道已衰矣！就因為不能行，因為環境已經變得太厲害！所以，孔子說：「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人要有所思，必要有所見；因為他已不再天天念周公，不再實踐周公之道了。

「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即不再從周公，這個與「吾從周」相對，不再夢現、不再實踐周公之道。所以，不從周公，然後再演變為「吾其為東周乎！」不助東周，所以孔子要「王魯以容天下」；這是孔子不助東周，

¹¹⁸ 陳美錦：《論語筆記》稿。《毓老師講論語》，頁 254。

而要另建新王朝；所以，稱孔子為「素王」。「素王」，是有創一王之法，而無王之位；「素王」，就是從孔子不為東周來的。

「有王之德，而無王之位」，故曰「素王」，但這說法不對！因為「有王之德，而無王之位」，這太多人了，但都不稱他們為「素王」。孔子是有「以魯當新王」，而這個新王有新王之制；要看《禮記》〈王制篇〉，新王之制而有別於那些「有王之德，而無王之位」的人。

孔子以魯當新王，以魯來王天下。新王與舊王有何差別？新王是「天下為公」，即「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以魯當新王，是「以魯為化首，因其國以容天下」，這就是「王制」。舊王是世襲之制，就是父傳子為「世」，兄傳弟為「及」，那是「家天下」，就是「霸道」。「王制」就是「王道」，「王制」就是新王之制，就是「天下為公」！舊王之制就是「家天下」，天子把天下傳給子，而諸侯、大夫把采邑傳子，所以這就是「家天下」！

.....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這是孔子思想第一次有了進步的。上面是「吾從周」，這邊是「吾不復夢見周公！」我不復夢見周公，我也不夢想實現周公之道。「吾不復夢見周公」不是「夢不見周公」了；而人愈老，是愈多夢，不是少作夢。¹¹⁹

許晉溢另補充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筆記如下：

從《論語》，可以看到孔子思想有三變。他的思想改變了，一開始是「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因為看到有人就像土包子，一到魯，也說了，就「周禮盡在魯」也。

「郁郁乎」，因周文風盛貌，這是剛開始接觸學問；所以，周朝怎麼樣，我就怎麼學，這是學周公。如果沒周公，孔子怎麼「述」？

第二，「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有的解釋為：「我身體衰老，已經很久沒夢見周公了。」（蔣伯潛注解：「孔子屢言：『吾從周』，蓋思得位行道，仍行周公之禮也。因《周禮》是周公所創，孔子常常想著周公這個人，所以常常夢見周公。此言『久不夢見周公』者，傷已衰老，而道終不行也。此語當是孔子晚年所說。」）這解釋錯誤！因為什麼？因為日有所思，夜有所夢，若身體不適，更容易作夢才是！

¹¹⁹ 許晉溢：《毓老師講論語》，第二冊，頁 521~523。

「甚矣，吾衰也！」現在，鬥得很厲害，吾「道」已衰矣！「已很久，我不再夢想實現周公之道」，這解釋才正確！到這，思想是一變。

到最後，思想又一變，「吾其為東周乎」，「為」就是助也。吾豈為東周乎？我豈是要幫助東周嗎？可見孔子心另有所主，立新王，不幫助東周了；所以，孔子另立新王之法，「以魯當新王」，《春秋》就是孔子素王的王法、王朝，《春秋》就是孔子的烏托邦。所以，孔子志在《春秋》，他不為東周了；要另有所為，為新王朝，以立新王；以魯當新王，「因其國以容天下」，就「因魯以容天下」；「容天下」，就是「大一統」，就是「天下平」。¹²⁰

第三階段「吾其為東周乎？」¹²¹江美華《毓老師四書札記》寫道：

參《原儒》〈原外王〉。¹²²

吾其為東周乎：劉氏《正義》，同豈，言不為也。欲另有所樹也，《公羊春秋》立新王之法，於此可見之也。為，助也。¹²³

據陳美錦筆記，毓老所論如下：

孔子的思想在《論語》中有三變：

一、「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崇拜。

二、「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矣。」起疑。

三、「吾其為東周乎？」孔子在東周而不助東周，乃另有所為，為其新王思想。《春秋》「以魯當新王」，否定當政者。

聖人的思想與智慧同年齡並進，沒有所謂金科玉律、永遠不變的東西。¹²⁴

據許晉溢筆記，毓老所論如下：

孔子思想有三變，孔子開始是「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到

¹²⁰ 許晉溢：《毓老師講論語》，第二冊，頁 523~524。

¹²¹ 《論語》〈陽貨篇第十七〉第五章。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¹²² 熊十力《原儒》〈原外王〉：「孔子因公山、佛肸二子之召，而皆欲應之。其志在領導民眾，以行革命，改亂制，而開民主之局。」見《原儒》（臺北：明文書局，1997年3月，再版），頁 199。

¹²³ 江美華：《毓老師四書札記》，頁 277。

¹²⁴ 陳美錦：《論語筆記》稿。《毓老師講論語》，頁 287~288。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到最後「吾其為東周乎」。

.....

「公山弗擾以費畔」，這是助叛，討大夫，讀書人也談政治，孔子無不敢說，教育上，「有教無類」；政治上，討大夫；經濟上，「不患寡而患不均」。公山弗擾要以費這個地方來叛當政者。「召，子欲往。」召，孔子反對專制、反對不合理，外面很多人都知道；所以，「召」，孔子要去了，但「子路不悅（悅）」。¹²⁵老師的思想，學生不一定接受！

子路曰：「不要去了，因為什麼要到中山弗擾¹²⁵去呢？」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對子路說：「要召我的人，豈是徒然白白召我去跑一趟的？如要有用我的，那你認為我還要幫助東周嗎？」這是孔子的革命思想，必有所為。但是傳統的儒者就說：「這不合孔子的思想，不可信。」

「吾其為東周乎」，不助東周，而有所助；所以，孔子的政治思想，志不在東周，而志在《春秋》，孔子最重要的兩部書，《大易》、《春秋》。孔子從剛開始「吾從周」，到志在《春秋》，以《春秋》立新王；沒有王，用魯當新王，而別人封孔子為素王。什麼是「素王」？有王之德而無王之位。孔子不為東周了，要立新王，到春秋時代了，討大夫，這就要除亂制。孔子要以王制。〈王制篇〉被改了，孟子「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這就改其書。¹²⁶

許晉溢另補充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五日筆記如下：

本章重要！看孔子革命思想的可怕！可見孔子革命思想，天下人皆知。

「公山弗擾以費畔」，叛，今天說「革命」。公山弗擾他造反，找孔子幫忙，證明孔子革命的思想，是天下眾所皆知的！

子路不悅，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孔子曰：「夫召我者，豈是白白召我跑去一趟？」『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為」者助也，我豈助東周乎！

孔子之時就是東周末年，對子路說：「你認為我是幫東周嗎？我不是去幫東周。」表示他自己另有所為！

但是從漢以後，現在所講的孔子思想的愚忠，就為了國君，維護封建，就

¹²⁵ 按：「中山弗擾」應是手民之誤，當作「公山弗擾」。

¹²⁶ 許晉溢：《毓老師講論語》，第四冊，頁 1364~1365。

是奴儒，真不了解孔子。腐儒都以為本章不可信。¹²⁷

許晉溢另補充一九九七年四月卅日筆記如下：

這兩章，前人否定，因為認為孔子不會助叛，舊時代都否認！

這兩章與公羊家思想正相合！孔子，「聖之時者」，合於「時」的事，他都做；不合於「時」的事，都反對！更重要的，他要剷除造反，以費這地方叛季氏，證明孔子那是很維新的人物。知識分子都知道孔子是革命的，也許百姓都知道，所以請他幫忙。一人的新思想，他的弟子也未必明白，這不是接不接受。

.....

「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老師的新作風、新作為，子貢、子路都沒法接受！「有人來召請我，必得用我。」這話，夫子根本就要革命。孔子什麼時候的人？東周，離戰國很近了。「我還能幫助東周嗎？」知道它已經不堪救藥了。

.....

老夫子說：「我不為東周」必別有所助，《春秋》以魯當新王。¹²⁸

綜合上述筆記，茲試整合其論述。

在《論語》中，孔子的思想有三變：一、「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是早期思想，依循周文。二、「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中期思想，感嘆道衰，周公所制之禮難實現。三、「吾其為東周乎」，是晚期思想，面對東周亂世，要改革，作《春秋》，以魯當新王。

毓老對孔子思想三變的論述，其中第二階段「吾不復夢見周公」的說法與傳統有異，茲舉朱熹說法為例，朱注云：

復，扶又反。○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¹²⁷ 許晉溢：《毓老師講論語》，第四冊，頁 1366。

¹²⁸ 許晉溢：《毓老師講論語》，第四冊，頁 1367~1368。

朱熹的解釋，是孔子感嘆自己年老力衰，不再做夢夢到周公之道。毓老則是引《論語》中孔子說自己「不知老之將至」反駁孔子年老力衰的觀點，認為「甚矣，吾衰也」是指當時鬥爭極甚，吾道衰矣。此處的「道」，是《禮記》〈禮運篇〉大同章所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即「天下為公」之道。「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並不是指做夢夢到周公之道，夢是空想、夢想之意，意即不再夢想能實現周公之道。毓老認為人若「日有所思」，則必「夜有所夢」，所以「不復夢見」的夢並不是做夢，應解釋為夢想、空想，才能在文意上呼應前半段的「甚矣，吾衰也」。

毓老對第三階段的「吾其為東周乎」，則是公羊學「以魯當新王」。

筆者閱讀筆記後，推測毓老講述方式如下：毓老於首章「學而時習之」拈出孔子之學為「時」，並提出孔子思想三變，以此闡述《論語》各章中的孔子對於周文化的論述。

由於毓老以「時」為孔子之學，對於《論語》各章的思想，除了闡述孔子時代的意義，亦強調當代的意義與運用。認為思想沒有新舊，能用就是新的，不能用就是舊的，要能「惟變所適」。

（二）特殊學說舉隅一〈先進篇〉曾點「暮春者」

《論語》〈先進篇〉第二十六章云：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

129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26。

「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¹³⁰

其中曾點所言：「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一段，毓老有特殊的解釋。以下舉何晏、邢昺《論語注疏》和朱熹《集注》為例，說明傳統說法，再述毓老說法。

邢昺《論語注疏》云：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者，此曾點所志也。莫春，季春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也。我欲得與二十以上，冠者五六人，十九以下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也。「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者，喟然，歎之兒。夫子聞其樂道，故喟然而歎曰「吾與點之志」，善其獨知時而不求為政也。

此段注解要點有二：一是「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二是「知時而不求為政」。這兩個說法是孔子「吾與點也」之因。

朱熹《論語集注》於此段注云：

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間歇也。作，起也。撰，具也。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墀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

¹³⁰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179。

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¹³¹

並於此章結尾引程子之語：

○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卻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¹³²

按朱熹注，孔子問曾點之志，因曾點之志是「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所以回答「暮春者」一段，以示「各得其所之妙」，所引程子「言樂得其所也」亦是此意。

毓老的說法，目前可見筆記提供者有：陳美錦、許晉溢、江美華、林義正。據陳美錦筆記，毓老對《論語》曾點「暮春者」一段所述如下：

孟、仲、暮。暮春，季春三月。

暮春，衣單袷之時。「春服既成」，春服應冬做，此談「時」的觀念。孟子稱孔子為「聖之時者」。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古時，男子二十行冠禮，冠者指二十歲以上；童子，未行冠禮的男孩，二十歲以下。冠者、童子，因為代有才人出，生生不息，才有希望。「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後生可畏」，儒家總認為一代比一代強。

有以五六為三十，六七為四十二，乃七十二賢。冬烘如此講。

山東有沂水、泗水。沂水流經曲阜南，注入泗水。泗水今已乾涸，代表天不滿意。雩壇，求雨台，在沂水之上。

¹³¹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80。

¹³²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81。

「浴乎沂，風呼舞雩」，況，受沂水之教，代表浴乎孔子之德教。習禮樂，立於禮，成於樂。

昔日稱有德者以地名稱之，如曾國藩為湖南湘鄉人，稱「曾湘鄉」。李鴻章為安徽合肥人，稱「李合肥」。

「詠而歸」，上祭品必詠歌，饋禮必唱詩，詠歌而祭。

整個孔學，包含時、禮、祭。¹³³

據許晉溢筆記，毓老對《論語》曾點「暮春者」一段所述如下：

「莫春者」，暮春是幾月？「莫春者」是三月，這是山東省呢！農曆三月時，能不能穿春天的衣服？「莫春者」三月，春天過完了；「春服既成」，那是「不及時也」；春服要做完了，就要在冬天做完；我們要春服，就要在春天開始之前就做完了。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什麼意思？「冠者」就是成年人的，「童子」就是未成年的；這是說小的人多，「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浴乎沂」，三月，能在山東洗澡嗎？還「風乎舞雩」，還要吹涼風嗎？「詠而歸」，還要吹涼風嗎？在山東省能洗澡嗎？

「浴乎沂」，山東，孔子埋的地方，大的就是沂水，小的就叫泗水。古時候，對有地位的人，不忍心直接稱呼，就搞他的家鄉地名來代稱他；譬如南海先生就是康有為，因為他在那個地方最出類拔萃的，所以就以地名稱他。「浴乎沂」，稱洙水、沂水、泗水，以地名代表孔子之名；因為我們都是孔夫子的學生，而受孔子春風化雨，所以以沂水來代表孔子；如浴乎沂之德風，就是浴乎孔子之德風。

「浴乎沂」，代表德。「風乎舞雩」，「舞雩」，代表禮，風乎禮。

「詠而歸」，「歸」讀作「饋」；拜拜時、要撤饌時，要撤雍，就得詠雍詩，所以「詠而歸」，歸孔子，一邊頌詩，一邊送祭品。

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孔子對這一幫人都沒有講好話，只有點，「吾與點也！」「吾許點也！」我很贊成點的境界。

「莫春者，春服既成」，講「時」，「不及時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講「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浴乎沂」，浴乎德，講「浴乎孔夫子之德」；「風乎舞雩」，講「風乎禮」；「詠而歸」，講「詠於詩」，「興

¹³³ 陳美錦：《論語筆記》稿，1999、2000年。《毓老師講論語》，頁48~50。

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這是孔子之學。¹³⁴

許晉溢補充一九九五年一月九日筆記如下：

「莫春者，春服既成」，「莫春」，三月，這春天過完了，「春服」才已經做成了，什麼意思？慢了，晚了點吧！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冠者」是成年人，五六人；「童子」是未成年人，六七人。

「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沂」，沂水、泗水，是孔子去世後，就埋在河的旁邊。孔陵修得美的不得了，龍柱比金鑾殿的還輝煌，因為皇帝都要去，祭孔陵時，得用黃巾蓋上龍柱，免得皇帝吃味。

有老先生對老師說：「河水沒了，就要有大變化。」中國人觀念都這樣，好像期待有大變化。

「浴乎沂」，本章有問題！若說我們要到沂水洗澡，但北方三月很冷，還沒樹葉呢！怎麼風涼風涼，怎麼還洗澡？洗完還唱歌？這時還有風吹來，又有樹葉茂盛的吹嗎？「浴乎沂」，這不可能是洗澡，因為太冷，更何況這是在山東省，怎麼可能？所以，這不是指洗澡。

袁世凱是項城人，就叫「袁項城」；古時候，對有名、有地位的人，不忍心稱其名，而都稱其「地名」，以「地方」來代稱這人。譬如朱熹，為紀念孔子寫《洙泗傳習錄》¹³⁵；又像曾國藩稱曾湘鄉，孟浩然稱孟襄陽，杜甫稱杜陵布衣，袁項城就是袁世凱。所以，「浴乎沂」，「沂」就代表孔子，所以我們得浴乎夫子之德，「沂」之德就是孔子之德。

「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舞雩」是祭祀的地方，就代表禮；「風乎舞雩」，就風乎禮。所以，浴乎孔子之德，風乎禮，「詠而歸」，「詠而歸」，因成於詩，「成於樂」。

「詠而歸」，「歸」，上祭品之貢，必詠歌，以撤雍，故「詠」，詠歌而祭。雍撤，舞生唱雍詩，故「成於樂」。

夫子對胃了，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與」，許，讚許，我讚許點的觀念！「與」不是「和」，因為夫子總要「為政以德」，「立於禮，成於樂」，故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¹³⁶

¹³⁴ 許晉溢整理：《毓老師講論語》，第三冊，頁 907~908。

¹³⁵ 按：此處應是筆記者記錯，毓老所言當是清代崔述《洙泗考信錄》。

¹³⁶ 許晉溢整理：《毓老師講論語》，第三冊，頁 909~910。

許晉溢另補充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一日筆記如下：

「莫春者，春服既成」，「莫春」是三月，春天過完了。「春服既成」，春服做好了，什麼意思？「莫春」，指「時」來說，春天過完了，才做好春服，這是「不及時」也。儒家之學，最重要的講「時」。

「莫春者，春服既成」，這一個是講「時」，可這個事，不及時；下邊講「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什麼意思？中國思想是講尊生，尊生就生生，生生不息，就「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焉知來者都不如己也，就是一輩比一輩強，才有希望；儒家的思想是要一代比一代更強！

接著下邊講德、禮，成於詩、成於樂。所以，說「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浴乎沂」就言「德」，「據於德」，浴於德，才能立於德。「風乎舞雩」，「風（音奉）」，動詞，就風乎禮，然後才能「立於禮」。「詠而歸」，「歸」是饋，拜拜上貢，上邊擺祭品時，另一邊專有個唱詩班，唱詩；言外之意，「詠而歸」不就是「成於詩」了嗎？詠詩，「據於德」，「立於禮」，成於詩。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曾點的回答，把夫子的思想都講出來了；所以，孔子才稱讚曾點的話。¹³⁷

許晉溢另補充一九九七年一月廿日筆記如下：

我們講這章，就有批評不對！

「莫春者，春服既成」，三月，春天完了；「春服既成」，未及時也。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冠者」，成年人；「童子」，未成年的。這是孔子思想，期待後輩，「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後輩比前輩多。

「浴乎沂」，山東三月能洗澡嗎？「浴乎沂」，什麼意思？中國對一個有學問、有道德、地位高的人，都搞地方命名。譬如袁世凱叫「袁項城」，他有沒有德不管，都搞地方代表。稱孔子，洙水、泗水、沂水，代表孔子了。崔述這人有頭腦，不是有學問，對中國東西有見解，寫《洙泗考信錄》。「浴乎沂」這句，別人不是講錯了，沒把許多意思講出來。

「浴乎沂」，這不是講洗澡，如沐春風，如浴沂德，浴孔子之德之風。

¹³⁷ 許晉溢整理：《毓老師講論語》，第三冊，頁 910~911。

「風乎舞雩」，「舞雩」是祈雨的地方，代表「禮」。上面「浴乎沂」是德，這「風乎舞雩」是禮，風乎禮。「詠而歸」，「詠」，成於詩、成於樂；「歸」，都是完成了。

我們辦事，得「及時」；若「不及時」，不可以！

夫子喟然嘆曰：「我讚許點的境界！」得「即時」，得知「來者必強於今也」。浴乎夫子之德，風乎夫子之禮，成夫子之詩、樂；詩言志，成其志於樂，樂以成性。「成於樂」，把孔子的理想都說出來了。¹³⁸

據江美華《毓老師四書札記》，毓老對《論語》曾點「暮春者」一段札記如下：

三件事：一、暮春者，春服既成；二、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三、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第八）成於樂，〈樂記〉頁 515。

暮春者，欲及時也。過猶不及（不及時，不合中也），故君子而時中。

致樂以治心者，致禮以治躬。（《禮記》〈樂記〉）

浴乎孔子之德（道），孔子居沂水之境，風乎禮。（舞雩祭禮之所）詠者，興於詩也。歸者，成於樂也，歸返於性也。

暮春，頁 1457 來注云。（曰動萬物者，春也。曰撓萬物者，春夏之交也。）

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冰。《公羊》桓十四年正月「無冰」注云。

暮春者：欲及時也。暮春，朱注「和煦之時」。煦，天以氣養照萬物曰煦。《禮記》〈樂記〉：「天地訢合，陰陽相待，煦嫗覆育萬物。」注：「氣曰煦，體曰嫗。」疏：「天以氣煦之。」訢，和樂貌。《史記》〈萬石張叔列傳〉：「僮僕訢訢如也。」按《漢書注》：「晉灼曰：『許慎云古欣字也』。師古曰：『晉說非也』。」此訢，又音熹，蒸也。

冠者五六人：來者也。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生生之義也。

童子六七人：乃生生也。

浴乎「沂」：水名，與大沂河及流入大沂河之小沂河不同。此沂水源出於鄒縣東北，西流經曲阜與洙水合，入於泗水。（即《左傳》召公二十五年「季平子請待於沂上」之沂水也。）

¹³⁸ 許晉溢整理：《毓老師講論語》，第三冊，頁 913~914。

風乎舞雩：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水經注》：「沂水北對稷門，一名高門，一名雩門。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即曾點所欲風處也。」今曲阜縣南。「風」(音奉)者化也，化於禮也，故曰立於禮。(立於春風之中，為國以禮化民，故曰齊之以禮。)

詠而歸：言詩也，復其性也。「詠」是興於詩，「歸」者成也，成於樂。樂以和性，性之德也，故曰復其性也。

夫子喟然嘆曰：言禮也。¹³⁹

據林義正筆記，毓老對《論語》曾點「暮春者」一段所述如下：

《論語》「莫春」篇：「浴乎沂」示浴乎道，浴乎孔子之道；「風乎舞雩」示風於禮；「詠而歸」示誦於詩；「莫春者，春服既成」，春已結束，春服剛成，趕不及用，示不及時；「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年長雖少，後繼更有人，此映生生不息之意，社會於此才有希望。

以上為丁未年(一九六七年十月)至乙酉年(一九六九年六月)間語。¹⁴⁰

據以上四人筆記，筆者試整合重述之：「莫春者，春服既成」，暮春三月，春已近尾聲，此時春服才做好，為時已晚，示「不及時」。「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代表生生不息，一代又一代接棒下去。「沂」代表孔子，「浴乎沂」即浴乎孔子之道。「風乎舞雩」，「舞雩」代表禮，受禮風教，立於禮。「詠而歸」，成於樂，歸於夫子之門。

除了就筆記整合，考量筆記連貫性不完整，且毓老要求「接著講」，筆者試補充之：「莫春者，春服既成」，已「不及時」，只能寄託下一代，所以帶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前去「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以《詩》為教材，誦《詩》習禮，最後以樂呈現，故「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即是「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曾點之言，即是指自己年齡已非「學而優則仕」，但可帶著後輩來向孔子學習(曾點之子曾參即是)，讓孔子之道傳下去。

比較傳統注解與毓老的說法，邢昺疏有提及「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也」但對於曾點所描述的情境，仍是平鋪直敘的訓誥。朱熹的注，則是借注經之名講述其理學思想。毓老的說法，則是還原時代背景，如提到山東三月天氣，認

¹³⁹ 江美華整理：《毓老師四書札記》，頁 187~189。

¹⁴⁰ 林義正提供，收錄於《奉元語要(肆)》(臺南：奉元出版事業，2020年3月，初版)，頁 117。

為「浴乎沂」不是到沂水邊洗澡，以地名代稱是古代稱謂的禮節，所以「沂」是指孔子。

綜觀「侍坐」章全文，孔子詢問弟子後，子路、冉有、公西華所答皆與從政相關，惟曾皙「異乎三子者之撰」。孔子的問題是「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曾皙的回答，並非直接從政，「異乎三者之撰」，另闢蹊徑，不直接從政，而是培養下一代，這樣的回答，符合孔子從政不順、透過教育寄託下一代的情況，故孔子答「吾與點也」。依毓老的解釋，曾皙並非「答非所問」，而是選擇自身情況所能做的方式，既已不及時，便透過教育以俟來者。

筆者在閱讀筆記時，認為毓老的特殊說法，除了解釋經文，亦是「自述」。毓老身為禮親王代善後裔，歷經大清、滿洲國覆滅，從政之路可說極不順遂，最後隨國民政府遷臺，既然失去政權，遂開設私塾，將傳統思想及政治理念傳給下一代。講課時，不僅解說經義，還處處透露對政治時事的關懷，希望弟子在社會上發揮所學，為百姓謀福祉。「政治失意，時不我予，透過教育，寄託後代」的解釋，不僅是在講孔子，也是在講毓老。



第三節 《孟子》課程

(一) 毓老《孟子》前言

由於毓老《孟子》是選講，且筆記資料較少，故此處僅作擇要，其餘皆筆者補充論述。

據江美華《毓老師四書札記》，毓老《孟子》開頭札記如下：

《孟子》一書含大同小康之義，大同師說，小康當時之世及制也。¹⁴¹

據許晉溢整理的《孟子》筆記，毓老講《孟子》有三個要點：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萬章篇〉提到「至禹而德衰」，是第一要點。

第二個要點，是「民貴君輕，社稷次之」。

第三個要點，是「殺一無辜，得天下，不為也」。

其他講「仁義」，就只是一般學說了。¹⁴²

而其短處，則是：

孟子之失、短處，是講：「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如果光說到「聞其聲，不忍食其肉」，這兒，就偉大得不得了！接下來那一句，完蛋了！故「君子遠庖廚」，可見他對「仁」的觀念，不徹底到這程度，因為「仁者無不愛也」的觀念沒了！只談「仁者愛人」，「殺一無辜，得天下，不為也」。所以，他講「君子遠庖廚」是多麼錯誤的事！¹⁴³

並云「這幾個要點抓住，其他都是泛論這些要點的。」

由於目前《孟子》筆記內容不多，上述的三個要點，茲就筆者閱讀各筆記心得及與弟子討論，分別說明、發揮。

第一點「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至禹而德衰」，毓老認為「道性善，言必

¹⁴¹ 江美華：《毓老師四書札記》，頁 323。

¹⁴² 許晉溢、蔡宏恩筆記，許晉溢整理：《毓老師講孟子》（臺北：中華奉元學會，2016 年 11 月，初版），頁 2。

¹⁴³ 許晉溢、蔡宏恩筆記，許晉溢整理：《毓老師講孟子》，頁 2~3。

稱堯舜」是孟子「乃所願，則學孔子」的地方，而孟子在「至禹而德衰」一章的論述，是孟子不足道的地方。毓老講課提到〈禮運〉時，認為孔子肯定「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大同世，而「大道既隱，天下為家」的小康世則是「德衰」的時期。堯舜是大同世「公天下」的代表，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是小康世「家天下」的代表。「至禹而德衰」的理由，是因為「不傳於賢而傳於子」反對家天下，而孟子說「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給予「家天下」藉口，毓老批評「知識份子之無德，假天以應事，皆御用之奴儒也！」¹⁴⁴對於《孟子》中的大同、小康之義做出區分，肯定對孔子思想的繼承，批評孟子對「家天下」的辯護，這是毓老講《孟子》時的第一個要點。

第二點「民貴君輕，社稷次之」，毓老有特別解釋中國是「祭政合一」，「祭」比「政」重要，「社稷」就是祭祀的神。天子做不好可以換掉，社稷神不能庇佑也可以換掉，不能改的就是「民」，所以三者的地位就很明顯了。最貴重的是不能改的「民」，比「政」重要的「祭」（社稷）排第二，君排第三。用這個地位排序解釋《孟子》各章對人民、國家、君王的論述，是毓老講《孟子》的第二個要點。

第三點「殺一無辜，得天下，不為也」，孟子提到孔子、伯夷、伊尹的相同處，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時，毓老的解釋是「因為他們都以仁治天下」¹⁴⁵。仁者不可「殺一無辜」，更不能以此方式得天下。此處所談的「仁」是第三個要點。

毓老所提到的孟子短處，是「君子遠庖廚」，認為這是孟子境界低的地方，「不聞其聲，豈不是照吃其肉」¹⁴⁶，沒「見其生」、「聞其聲」，仁心就沒了。指出《孟子》第三要點的「仁」在其他篇章提及時不夠完善之處。

毓老弟子蔡嘉麟於2002年3月20日課堂聆聽，所述如下：

2002年3月20日的課堂上，筆者親自聆聽 毓老師講述孟子講學的要點有三：一、仁義；二、王道；三、定於一、仁者無敵。此次說法與以往大不相同， 毓老師刻意發問：「我講這些要點，是指什麼說的？」老師先提示《論語》裡未提到《春秋》，如果沒有孟子，後世可能無人知道孔子修《春秋》。最後老師解答：「提這些是為了講『撥亂反正』的！」因為《春秋》的主要目的在撥亂反正、達到大一統，「大一統了，就天下一家」， 毓

¹⁴⁴ 許晉溢、蔡宏恩筆記，許晉溢整理：《毓老師講孟子》，頁188~189。

¹⁴⁵ 許晉溢、蔡宏恩筆記，許晉溢整理：《毓老師講孟子》，頁62。

¹⁴⁶ 許晉溢、蔡宏恩筆記，許晉溢整理：《毓老師講孟子》，頁25。

老師即以此為準則評析《孟子》，而摘出要點。¹⁴⁷

並進一步指出：

三項要點，分開看，可見孟子承接的學術思想及其學說特點；合而言之，可知 毓老師此時特別揭示《孟子》與《春秋》義理脈絡的相通、連結之處，亦可謂 毓老師依經解經，依《春秋》之旨，解《孟子》之學。這應是 2002 年 毓老師解說《孟子》最具意義之處！¹⁴⁸

以上。從許晉溢整理的筆記與蔡嘉麟所述（蔡嘉麟筆記目前未整理出版），可知 毓老「奉元書院」時期（1995 年筆記）和「即就班」時期（2003 年）所關注的重點不同，最重要者是《孟子》與《春秋》的關係。

綜上所述及筆者閱讀筆記經驗，毓老選講《孟子》，主要談「人性」與「政治」。人性方面，著重發揮性善、良知，批評孟子仍有不足之處，「君子遠庖廚」。政治方面，講「定於一」，要「因一而統」，非「因統而一」，揭示《孟子》與《春秋》在義理脈絡的相通處。

（二）毓老論《孟子》與《春秋》的連結

毓老提及《孟子》與《春秋》關係，是在講解〈滕文公篇〉「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時，江美華《毓老師四書札記》如下：

居天下之廣居：居，守也，據也。（見來注〈乾卦〉「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之居注¹⁴⁹是。）

立天下之正位：朱注欠妥。立民之所立之位曰正位。大居正之禮。《易》〈繫辭下〉一，「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約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需》象曰：「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¹⁴⁷ 蔡嘉麟：〈略論奉元理念與孟子思想要點〉，收錄於《夏學論集（壹）》（臺北：中華奉元學會，2017 年 10 月，初版），頁 273。

¹⁴⁸ 蔡嘉麟：〈略論奉元理念與孟子思想要點〉，頁 274。

¹⁴⁹ 來知德《周易集註》：「居者守也據也，仁以行之者，無適而莫非天理正中之公，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之私也。蓋辨者辨其所聚，居者居其所辨，行者行其所居，故必寬以居之，而後方可仁以行之。若學聚辨問之餘，涵養未久，粗心浮氣，而驟欲見之于實踐，則居之不安，資之不深，安能左右逢原，而大公以順應哉。」

行天下之大道：正乃公，行天下為公之大道。¹⁵⁰

此處提到《春秋》的「大居正」。

許晉溢筆記記載：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居」，當「守」講，守住。「天下」，不是指國家；「居天下之廣居」是要守住天下廣居之地，這是中國人的責任。為什麼這樣講？「天下之廣居」，天下凡是有人住的地方都包含在內，如《中庸》所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要守住天下有人住的地方，這可不是稱霸！

「立天下之正位」，「正位」就是《春秋》講的「大居正」。「大居正」，「居正」，居正位，是了不起的事，讚之曰「大」！《春秋》有兩個重點：「大居正」、「大一統」。

「居天下之廣居」¹⁵¹是「大一統」。「行天下之大道」，「大道」，「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公天下，堯傳舜就是「公」。¹⁵²

這段筆記明確記載毓老《春秋》的兩個重要觀點：「大居正」（《春秋公羊傳》隱公三年冬十有二月）、「大一統」（《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毓老認為孟子的這段話就是講《春秋》，「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是「大居正」，「行天下之大道」是「大一統」。

關於「大一統」，毓老於講授〈梁惠王篇〉「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一段有提到，許晉溢筆記記載：

「天下，怎麼做才能安定？」孟子對曰：「定於一。」

「一」倒是什麼？貿然問：「天下怎麼才能定？」「一」，就能安定！「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熟能一之？」「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不嗜殺人者」，仁也，所以「一天下」就是「仁天下」。「吾道一以貫之」，「大一統」的「一」就是「仁」，所以說「吾道『仁』以貫之」。

¹⁵⁰ 江美華：《毓老師四書札記》，頁 392~393。

¹⁵¹ 案：疑筆記整理時手民之誤，根據上下文，當是「行天下之大道」。

¹⁵² 許晉溢、蔡宏恩筆記，許晉溢整理：《毓老師講孟子》，頁 104~105。

「貞夫一」，就是「貞夫仁」。為什麼「貞夫仁」？因為「仁者無敵」，都聽你支配，就是「大仁統」(大一統)，所以是「王道」的！為什麼「仁」那麼大的作用？仁者，沒有敵人，「天下之動」不都「貞夫仁者」了嗎？¹⁵³

此處毓老指出「一」就是「仁」，大一統就是大仁統，王道的表現。

據江美華《毓老師四書札記》，毓老〈梁惠王篇〉第五章札記如下：

一、與，與之義深。

一者，一統也，非統一，統一乃平天下，一統乃天下平。

統一乃英雄之事，一統是仁者事，統一與一統乃霸與仁之分也。

一統者，大同也；統一者，小康也。一統，王道也；統一，霸道也。

孔子欲以君子之道一天下(《中庸》第十三章，子曰：「道不遠人，……。」)

乃不嗜殺人者也。¹⁵⁴

其中「一、與，與之義深」，由於札記無解釋，目前亦無相關筆記，筆者試論述之。「一」、「與」是「熟能一之」、「熟能與之」，「一之」是仁者一統天下平，「與之」是天下之民歸往。「一」是仁者的吸引力，「與」是民意所趨、天下與之。

此札記特別說明「一統」與「統一」的差別，推崇的是「一統」，王道的表現。此為《孟子》中的《春秋》學。

綜合論之，毓老從《孟子》的「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中，提出此段具有「大居正」、「大一統」思想的概念，以此論述《孟子》與《春秋》的關係。

¹⁵³ 許晉溢、蔡宏恩筆記，許晉溢整理：《毓老師講孟子》，頁 22。

¹⁵⁴ 江美華：《毓老師四書札記》，頁 329。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遜清貴胄

毓老降生於清末的帝王之家，遭逢亡國之痛，其後與溥儀共同籌劃滿洲國，恢復祖宗基業。然因滿洲國建國後受制於日本，以致被國民黨和共產黨史觀視為「偽滿」。即便如此，自幼學習華夏文化的毓老，仍堅守滿洲人與華夏文化的立場，「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主張聯邦制的大一統，對抗外國勢力的侵略。

幼年在宮中享受榮華富貴的毓老，對平民百姓、貧苦人家有著深切的關懷。真正的帝王教育，應是心繫天下蒼生，即便大清亡國了，毓老的思想，不隨亡國而亡。不論是滿洲國，還是後來的教育事業培養人才，以及晚年要在中國東北發展紅蔘事業以照顧族人生活，毓老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改善平民百姓的生活，使人民安居樂業。

毓老身為禮親王後裔，對天地、對祖宗、對父母，可謂「無忝所生」。

第二節 夏學人物

毓老隻身來臺後，展開講學事業，從任教於大專院校，到私塾講學。教書是職業，講學是志業。毓老所講的，不是「之乎者也」的訓詁考據，而是思想，是人的價值觀，是從經典中淬煉出來的人格教育。

作為民間講學的山長，毓老學宗孔子，但兼涉百家，一以貫之。根柢上，奠基於正統的宮廷教育；發展上，承接熊十力的學說，開出了以《大易》匯通《春秋》的經世之學。

毓老解經「回歸原典」，強調「依經解經」、「一字一義」的解經方式，並以歷史與時事做印證，開創出獨樹一幟的講學風貌。「述九聖¹⁵⁵之雄圖，憲華夏之令典」、「學校欽定之枉，道正率性之元」，消解欽定之學的禁錮，以「元」作為中國思想之源，從「人性」展開論述，做事必得合乎人性，因為「率性之謂道」，不可「人之為道」，要「去偽存真」。

¹⁵⁵ 九聖：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周文王、周公、孔子。

在華夏文化的傳承上，孔子是集大成者，毓老亦是集大成者

第三節 貞下起元

許仁圖《長白又一村》結尾云：

乾元亨利貞，貞下起元。滿天絢麗晚霞在西天消褪後，黑夜來到大地，但天地彼端，旭日將緩緩升起，老師之德如容光必照的日月。老師遵循孔子述而不作，留下一個夢給所有弟子，弟子們追述老師之學，百年千年後，也當會有後學緬懷「奉元復性，慈孝歸仁」的「奉元書院」創辦者——一代大儒愛新覺羅毓鋆。¹⁵⁶

毓老常常期勉弟子，講學不是「照著講」而是「接著講」。毓老逝世後，弟子成立了中華奉元學會，整理筆記、討論師說，為後學保存資料，以期「奉元」之學後繼有人，傳承「問心學派」。

孔子死後，儒分為八；墨子死後，墨分為三。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中華奉元學會成立後，發生了不少風波，整理筆記一事也受影響，許多筆記未能整理好便匆匆出版。筆者自學會成立後，即有接觸，故期間發生的事亦知曉不少，甚至因協助校勘而被牽涉，然這些事皆不適合於論文中明白述說。但不論發生過什麼事，老師是老師，學生是學生，不影響筆者對毓老的觀點。

毓老逝世後，弟子整理筆記資料的問題，並不單純是見解不同，還涉及名義與利益問題，使整理、出版的進度嚴重受到影響，此為筆者始料未及，亦造成筆者耗費時間心力在蒐集整理，使成果如資料堆砌般，且目前仍是未竟之事業。本文為學位論文，寫作時間有限，筆者評估在本文付梓後，仍會有一段資料整理時期，研究者如不知資料的內部問題（如資料殘缺、校勘、整理者觀點、講課內容與筆記者的補充混雜、抄錄時誤讀等），便會造成許多誤解，此點需注意。

毓老講學，是為了啟發學生，要知行合一，將書中的智慧運用出來。

本文在寫作上，仍秉持學術論文求真態度，蒐集研析，以期「貞下起元」。

¹⁵⁶ 許仁圖：《長白又一村（修訂版）》，頁 315~316。

參考文獻

一、毓老學生著作及筆記

(一) 傳記類

- Frederic Wakeman, Jr., Ed: 《Nothing Concealed》, 臺北: 成文出版社, 1970年, 初版
- 張輝誠: 《毓老真精神》, 新北: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 2012年7月, 初版
- 許仁圖: 《長白又一村》, 高雄: 河洛圖書出版社, 2012年3月20日, 初版
- 許仁圖: 《長白又一村(修訂版)》, 高雄: 河洛圖書出版社, 2012年10月21日, 修訂版
- 許仁圖編: 《禮元錄(毓老師說)》, 高雄: 河洛圖書出版社, 2012年10月, 初版
- 劉昊編: 《龍德而隱: 一代大儒愛新覺羅毓鋆老師逝世十周年紀念展特刊》, 臺南: 奉元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3月, 初版

(二) 筆記類

- 陳綱筆記: 《毓老師講學庸》, 臺北: 中華奉元學會, 2014年10月, 初版
- 陳綱筆記: 《毓老師講論語》, 臺北: 中華奉元學會, 2015年10月, 初版二刷
- 陳綱筆記: 《毓老師說易經》,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8年3月, 初版
- 陳綱筆記: 《毓老師說易傳》,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年4月, 初版
- 陳綱筆記: 《毓老師說公羊》, 石家莊: 花山文藝出版社, 2019年9月, 初版
- 陳綱筆記: 《毓老師說春秋繁露》, 石家莊: 花山文藝出版社, 2019年9月, 初版
- 陳綱筆記: 《毓老師講孫子》, 臺北: 中華奉元學會, 2014年5月, 初版二刷
- 陳綱筆記: 《毓老師講管子》, 石家莊: 花山文藝出版社, 2019年9月, 初版
- 陳綱筆記: 《毓老師說吳起太公兵法》, 石家莊: 花山文藝出版社, 2019年9月, 初版
- 陳綱筆記: 《毓老師說人物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年4月, 初版

許晉溢筆記：《毓老師講中庸》，臺北：中華奉元學會，2013年3月，初版

許晉溢、蔡宏恩筆記，許晉溢整理：《毓老師講學庸》，臺北：中華奉元學會，2015年10月，初版

許晉溢、蔡宏恩筆記，許晉溢整理：《毓老師講學庸》，臺南：奉元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11月，初版

許晉溢、蔡宏恩筆記，許晉溢整理：《毓老師講論語》，臺南：奉元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4月，初版

許晉溢、蔡宏恩筆記，許晉溢整理：《毓老師講孟子》，臺北：中華奉元學會，2016年11月，初版

許晉溢、蔡宏恩筆記，許晉溢整理：《毓老師講孫子》，臺南：奉元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2月，初版

許晉溢筆記：《毓老師講人物志》，臺北：中華奉元學會，2016年3月，初版

劉昊、吳克整理：《毓老師講老子》，新北：養正堂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3月，初版

劉昊、沙平頤、陳明德整理：《毓老師講莊子》，臺北：中華奉元學會，2015年9月，初版二刷

林世奇整理：《毓老師講易經 卷一》，臺北：中華奉元學會，2014年5月，初版

林世奇整理：《毓老師講易經 卷二》，臺南：奉元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3月，初版

顏銓穎整理：《毓老師講春秋繁露》，臺南：奉元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10月，初版

（三）手稿札記類

《毓老師周易筆記》，課本朱熹《周易本義》影印本，臺北：中華奉元學會，2016年3月，初版

江美華編註：《毓老師四書札記》，臺南：奉元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3月，初版

顏銓穎整理：《愛新覺羅毓鋆先生札記選集》，臺北：中華奉元學會，2021年3月，初版

二、傳統典籍

(一) 經部

《十三經注疏》，據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重葺宋本影印，臺北：藝文印書館，2013年，17刷

〔清〕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9月，初版四刷

蔣伯潛：《語譯廣解四書讀本》，臺北：啟明書局，出版日期不詳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年6月，初版

〔魏〕王弼、〔晉〕韓康伯：《周易王韓注》，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年6月，初版

〔宋〕朱熹：《周易集注》，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年6月，初版

〔明〕來知德：《周易集註》，臺北：養正堂文化公司，2017年1月，初版

黃忠天：《周易程傳註評》，高雄：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2014年6月，四版

〔宋〕朱熹：《詩經集傳》，臺北：世界書局，2016年2月，初版十一刷

〔宋〕蔡沈：《書經集傳》，臺北：世界書局，2016年2月，初版十一刷

曾運乾：《尚書正讀》，臺北：華正書局，1974年10月，初版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2月，初版

吳璵注譯：《新譯尚書讀本》，臺北：三民書局，2013年4月，二版二刷修正

〔元〕陳澧：《禮記集說》，臺北：世界書局，2013年11月，六版九刷

〔清〕孫希旦：《禮記集解》，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8月，文一版

〔漢〕董仲舒、〔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1月，二版

〔清〕陳立：《公羊義疏》，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11月，初版

喬一凡：《孝經通義》，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7年11月，初版

(二)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臺北：夏學社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日不詳，初版

王緇塵：《資治通鑑讀法》，臺北：夏學社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7年8月，修訂版

(三) 子部

〔唐〕楊倞注、〔清〕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臺北：世界書局，2013 年 10 月，二版四刷

梁啟雄：《荀子簡釋》，臺北：華正書局，1980 年 8 月，初版

〔魏〕王弼等：《老子四種》，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 年 6 月，初版

〔清〕宋常星：《道德經講義》，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6 年 4 月，二版

嚴復：《評點老子道德經》，臺北：廣文書局，2011 年 12 月，再版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7 年 7 月，初版

〔清〕王夫之：《莊子解》，臺北：廣文書局，1964 年 3 月，初版

〔清〕王先謙：《莊子集解》，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6 年 5 月，五版

《竹簡兵法》，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 12 月，初版

《孫吳兵法太公六韜》，臺北：夏學社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1 年 3 月，初版

陳奇猷：《韓非子集釋》，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 年 2 月，初版

綠園主人：《冰鑑七篇之研究》，臺北：饒世瑜發行、各大書局代售，1953 年 9 月，初版

王派滄：《冰鑒》，臺北：瑞成書局，2019 年 2 月，二版

歐陽相如：《曾國藩反敗為勝的相人術—冰鑑》，臺北：捷幼出版社，2014 年 7 月，增訂版

三、近現代著作及論文

(一) 著作

辜鴻銘：《辜鴻銘的筆記》，臺北：國民出版社，1955年6月，三版

熊十力：《讀經示要》，臺北：樂天出版社，1973年10月，初版

郭齊勇：《熊十力與中國傳統文化》，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0年6月，初版

呂世浩：《秦始皇：一場歷史的思辨之旅》，臺北：平安文化有限公司，2014年6月，初版

(二) 論文

黃忠天：〈溯源與奔流—跨世紀經學家愛新覺羅毓鋆與奉元書院教育〉，《漢學研究通訊》總125期，2014年2月，頁38~49。

《夏學論集（壹）》，臺北：中華奉元學會，2017年10月，初版

《夏學論集（貳）》，臺北：中華奉元學會，2019年10月，初版



附錄一 《禮元錄》選編

沒有比這個時代更不讀書的。自己不看，就說不用看了，沒有用了。這個不讀，那個也不讀，不變成了書本的光棍？其實，讀古書並不難，有時，就是有的地方亂一點，到底經過幾千年了，用心細讀，知道亂在哪裏，也就不難了。

一分精神一分事業。越能收斂精神，越不想昏睡，沒有精神才昏昏沉沉的。嗜欲深者天機淺，天機深必得嗜欲淺。看一個人有沒有智慧，就看他的私生活。早上八點上課，七點半媽媽叫了，「還早，四十五分還來得及」；媽媽又叫了，「第一節不點名」。看看，這一代如果都這樣，要救國？只是妄想。想負重任，嚴格訓練自己啊！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我承認你們的智慧，也承認你們的懶。你們一天到晚也真忙，就是沒忙出個名堂；要會組織自己啊！

你們必要脫俗，脫去前人的窠臼。自己要養成一點氣勢，不要一天到晚糊裏糊塗的，也不要苟安。「天塌大家死，過河有矧子」，這不是年輕人的精神。

《易經》〈乾卦〉初九：「潛龍勿用。」〈文言傳〉：「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我這幾十年來就守這一爻！

真希望臺灣真好，因為大家真好好努力，還能保存一點中國文化；你們要是不行，中國又得等五十年、等一百年。中國不能失敗；再失敗，誰都不叫你起來了。我死不死不管啊！二十年之後，必要有人能接著講書。我也不怕死，就是為子孫憂。（王鎮華記載此文於一九七七到一九七九之間，共產黨文化大革命剛結束，毓老師焦慮時局，繼往聖絕學之情，溢於言表。）

中國東西得好好整理了，但得發大心願，碰兩下（不下真工夫）不行的。今後，摧毀中國文化的，就是碰兩下，摻和西方東西的人。

書是死的，能用才活，同學光讀書，能做事的沒有一個。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才

能無人而不自得。我教這，是活學；真了悟，明天就能用。

做壞事，還得說人話；越說人話，越壞啊！

社會上最怕中年人偽君子，老年人鄉愿。

最怕不懂什麼叫「壞」，今天某些人一句話，將人家犧牲掉了。

死前立遺囑，不如活著天天行仁，天天囑。

清朝開國不懂看風水做皇帝，後來懂了，國倒亡了。

人若無正知定見，一到用事時，短處就出來了。

要懂得如何維生，再從吾所好。舊時讀書人，常吃不飽，還高談闊論，自己都不能維生，還高談什麼大道理呢？

百姓非不守禮，實未真明白。像祭祀，以水供神，水叫「玄酒」，今人真用酒。

守住變易之道來等待天命（居易以俟命），以變應變，守變以俟變。現在人無能知變知守，只能說以不變應萬變的空話。

不是哀莫大於心死，而是哀莫大於無恥。

什麼叫「不助人為惡」？譬如聽演講，演講者說的不是人話，就不能鼓掌。

教宗還坐防彈車，多諷刺！

看人家比你好，心裏有沒有不舒服？有，就下賤！永遠交不到比你好的朋友，所以中國人罵「小氣鬼」。（氣量、氣度）

常人與世俗爭，大人與歷史爭。

「蝸牛角上校雌雄，石火光中爭長短。」今之人物大抵如此。

某人批評我講信仰，非講學術。人不能以所學為信仰，則無力量；今天人軟弱，就因為沒有信仰。

為五斗米折腰可，但不能出賣良知，做走狗，出賣別人。

好利的人，天天只知道攢錢，想留給兒孫；兒孫錢太多只能亂花，最後完蛋了。中國有句話：「兒子強於父，留錢做什麼？兒子不如父，留錢做什麼？」

你們得改造自己，古怪脾氣得去，驕狂得去，好高騖遠得去，自視不凡得去，這些毛病不去，何能期許未來有成就。

不要心存嫉妒，至少也得修到「人家做的好，我們看看也高興」的境界。

話多說一句和少說一句的份量，你們知道嗎？多說一句和少說一句的差別，判斷完全錯誤。話多說一句或少說一句都是不誠。

人生就兩個字，「迷」和「順」之間。虛名啊，一下就過去了。

學不可緩，亦不可急；緩則怠而無功，急則進銳而速退。

案：毓老於庚子年（民國四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於書中題字，嘉勉黃大炯。此文是《禮元錄》所收錄的最早語錄。

我們讀書須多翫味，古人誦書是長誦而深翫，有翫的工夫才有實學。口含著曰味，舌加以轉動糖球曰翫，合之曰翫味。翫之又翫，深得其味。

佛家講人生如苦海，死後又如何如何，這全是宗教家在胡扯。人死如燈滅，也不過是物化而已，啥都沒有。

講學通俗最難，講完應叫聽者都懂，作一大堆註才懂，非孔子之志。

中國人不寫書，一寫就驚天動地。美國制度，教授一年要出一本書，由此制度知美國人不足法。

求學要如滾雪球，先立個軸，再去滾，越滾越多，軸是最重要的。

中國一切的學術，都是從經驗得來的。讀古書，用前人的智慧啟發自己的智慧，新意就多了。日日新，又日新，才能走出一條通達的路。

有新意就要作筆記，否則稍縱即逝。這是自己幫助自己，但這不是金科玉律，因為不久你又有新意了。我七十一歲，自己寫的東西，不時還要拿去燒掉，不是最後圓融的立言，不能流出去害人。

經書不講玄學，完全是解決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事，更要解決天下事。

聖人何常師之有？人成才，一無常師，二自師其性。

性智比良知好。

讀書若不能用事，只是嗜好而已；如抽嗎啡，只是過癮而已。

實學的學字是知行合一的。

人內心不舒服，比什麼都重要，越老越感覺到。

人學好是漸進，學壞是漸蝕。

跟學子講學不是大師，跟老百姓講學才是大師。

治學不是在理論上爭勝，而是在血液中印證。

讀書、著作與行事，合則智，分則愚。講道容易，行道難。

理論配實際行為，方是真學問。

中國之學談道，所以北方人不說「懂」，說「知道了」，稱讚一個人有辦法，就說這人「有道道」。

師有嚴身之德始道尊，所以嚴師難求。

「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極致之方，最高明的手段。

「節文」的節，雖然別人看不見，但有標準，得中節恰到好處，否則失節；文，別人看得見，和父母走路，得差一肩，就叫文。

常人治事只能用數術，我們得用妙術來治事。

讀書並不難，難就難在慎思明辨。

戊、戌、戍，一點之間大不同，學不留心，分不清楚，最後積非成是，習以為常。

「知理不難，知所以用理之為難。」我們是知識份子，我們能用理嗎？知道一點用不上，就成為挑剩下的「剩人」。

「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早年未至那境界，到那境界想通，離死不遠，只能「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做人必得有所戒，見人之不善，己必戒之；知止不易，有欲之人不能止。

能夠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才叫穩；能夠行之以恆，才叫健。

唸佛不能成佛，學佛才能成佛。佛怎麼做，你就怎麼做，當然成佛。活著的時候要觀世音，觀察世音，循聲救苦，然後當然是「觀世音（菩薩）」。

佛家以戒，儒家以禮。

佛家言戒定慧，戒字重要，得自戒，滿則不戒。佛家的戒，即《易經》的貞。貞者，正固之道。

學生，最重要是學「生」，學如何生活，學如何撫慰蒼生，不是寫幾本破書。

寫文章要寫自己的想法，不要浪費生命，把別人的東西湊在一起。現代寫論文後面，列那麼多參考書，結果難免碎屍萬段。

找一本經書或子書，終生思之，遇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人不可無學，不可以失德。

人生遇到事要停聽看，有人說笑話，遇事先來個深呼吸，不要連深呼吸的修養都沒有，就盲從，感情用事。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忌諱，講話必要慎重，矧子面前就不能說矮。

讀書、講書不要只照傳統的字講，那沒有境界。

處理事情，先去掉自己的好惡心；人有好惡心，已種下失敗之源。所謂是非，即「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有好惡心，就沒有真是非。

什麼叫道德？能行出來的就叫做道德，不是掛在口頭的教條。

讀書讀不到一字一義，就得不到奧質。

文化是思想，不是抄書。希望大家做學問當作是趣味，要非常輕鬆，不要有功利境界，好好坐在那兒聚精會神的看，才能了悟真理，其目的就是要啟發自己的智慧，使之有用。

我們不是要「時聖」，是要「聖時」，我們鼓勵同學講學；為了要聖這個時，所以把違時的帝王之學都去掉。

中國道統為「中」，就因時義、時用的不同，堯舜禹的執中之道也就不同。

我們雖是「踐迹」，但不能離開「時」，我們要與時偕行。「學而時習之」，人人會唸，沒人會行。我們的先賢有智慧，讀古書，必與時偕行，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大易》和《春秋》就是時之用。

政治家講究「先時」、「治時」、「因時」、「違時」。先時，先天下之憂；治時，對現實所需絕對能把持得住；因時，因時制宜、被動；違時，逆時、落伍。要能「先時」才能強國。

不要說「你這麼講不對，老師沒這麼講」，老師講的是老師講的，與你有什麼關係？「時」字一提出來，誰也擋不過它。

時、機是兩件事。時知道了，機不對也不行。所以，同一環境，有人成功了，有人失敗了。

時，見風使舵之謂也。幾，近也，不是「差不多」，如月近十五尚未全圓。「時幾」要有時又有幾，才能治時，才能見機行事。

智慧與年齡俱進，故要「時習」。

智不危身，若是都作烈士，誰作元老呢？子書作者，都是智者，幾人自保？

學四書五經，為的是學智慧，產生力量，懂得是智慧，實行才有力量。讀書是培養智慧，增加毅力，因為要做大事業。所有的書都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書有古今，會沒有古今。目的即是用古人的智慧，啟發我們的智慧。

智慧是自己培養的，「養心莫善於寡慾」，多欲絕不會有智慧。

如何善用智慧？你對現實體悟越深，智慧越高。

智慧是培養而來的：思之思之，鬼神通之。

人應憑智慧成就事業，不可靠撞大運成就事業。

天下沒有廢物，我們認為有廢物，就是智慧沒有達到，物不能盡其用。

下工夫重要，沒有千錘百鍊的工夫，怎能把經書、子書的智慧變成自己的智慧。

一個「私」字害盡天下蒼生，誰都懂得不能有私，但碰到了私，就邁不開步了，把什麼東西都說是我的；古今一樣，一個「私」字甚至可以斷了自己的種。

修煉確知時代所必需的智慧，養成引導群生走上正軌的膽識。

人有今古之分，智慧沒有今古之別；思想新舊在乎會不會用，會用都是新的，不會用都是舊的。

不必找人算命，人生不如意，想通即智慧。

善要人知，就是偽君子，好名必作偽。

絕對要腳踏實地。成功稍慢，但有益。正做，雖然慢，巧取豪奪絕不行。成緩敗速，看看這幾十年毀掉多少東西。

急功，就會虛偽。任何事，有一分作為，才能說一分話。慢慢來，發揮影響力，要在平凡之中見堅貞。

自己站得住，誰也不能把你怎麼樣，只怕自己站不住。

人是磨練出來的，失敗是最寶貴的經驗，失敗是繳學費。

達理貴乎體悟，以身體力行而後能悟。

容人則不孤，不能容人則孤陋寡聞。

有膽有識，有容有量，還要有恆；虎頭蛇尾，一事難成。

容人之量，有容才有量，要容有用之人；以人治人改而止，即有容有量。有容與

鄉愿不同。

做事在一恆字，不在一快字。

做事業之人必重錢，百業非財莫舉，人做正事自可有財。

才能再高，都要藉梯子往上爬。

「忍」字刃加於心，所以百忍堂中有太和。

做事不能虛張聲勢，要讓人不起戒懼之心。

不是順我者昌，而是順元者昌。

要了解事，得用人性來了解。我們先恢復人性第一步，孝慈。

知識分子，最重要的是良知；有良知，膽小至少不盲從，膽大可以做英雄。

做大事不能衝動，不爭一句話，不爭一件事。

談玄不談閒，談閒是非多。

做事失敗，因以一人之智任天下事；真謀天下者，任眾人之智以成其事。

德，就是行為的成就。

有獨立人格，方有獨立思想；有獨立思想，方有獨立事業。

腦子太重要了，如源頭活水，源頭一開了，看什麼都有正見。

人嘴兩張皮，怎麼說都有理。「投資」、「要飯」，一樣事。

我們不必罵人，你比他行，你出來。

不要學王婆罵街，看自己總是聖人，看別人都是挑剩下的人。

何以舊病復發？因為只治標不治本，沒有從根本上治好。

人最難還的是人情債，義是人情債。

成就大事業是從識微開始的。自以為無所不能將一事無成；愈知道自己渺小，愈能有成。

在社會做事，會遇到很多不講理的人，要知道怎麼用術對待。

一個人的成就是從微小中來的，金子是從沙中淘出來的。

人貴自知，否則難進步。

中國思想是靠行的，不是靠講的。

政治三要術，要穩、要準、要狠。



人必要練就幾分殺氣，有威嚴才能鎮住人；做事要非而不是，不按正規去走，才能出奇制勝；做人要是而不非，做事如迎敵，不能輕心。

經書所言之術較含蓄，何不讀子書。今欲為中國遠圖計，《墨子》〈備城門〉以下十一篇，參及《孫子兵法》，必能研究出防守之策。其他如《管子》、《商君書》、《韓非子》更是不可不讀。劉備將死，訓其子阿斗不可不讀《商君書》，可見其必有要義在。

唸子書須徹底了解何以他出此主意，每篇都有所對應。

讀書先找一本書精讀，觀察其何以出此主意，懂其術，則對今世之事，變其術以治之，得矣！

有遺德在民的都是一介平民，何也？蓋有實之故，巧取豪奪都沒有好結果。環境很複雜，保持清湯掛麵就不容易。既在江邊站，就有望海心。

「看破世情驚破膽」、「萬般不與政事同」。政治現實，好像一陣風，但是你有風可以刮動別人嗎？你們必得要守人格，愛台灣。中國人的思想是天下思想，半點迷信沒有，平平整整是自我平天下之道；現在講中國學問的，全無學術生命。

何以「萬般不與政事同」？因為政治是專門的學問，打開歷史，沒有幾個成功的政治家；因何孟嘗君養雞鳴狗盜之徒？即因萬般不與政事同。

戰爭要裹糧，救國救民就得快快儲備「慧糧」。

政治不影響學術，才是好時代。

一出招沒法出奇制勝，以後也不能制勝；出奇制勝可，出邪制勝則不可。

何以在位者遠民，因與民爭利。

民間之學：申孝悌之教，被動受教，尚在受教之境。帝王之學：術也，即以孝悌為手段去治天下，至教人之境。帝乃至高無上，王，往也，天下所歸往。故此二學根本不同。帝王之學者，即講如何使天下歸往大同之至高無上之術也。

古代所謂帝王，帝是主宰義，王是天下所歸往。帝王之術即教人怎樣作主宰，怎麼叫天下人歸往我。

廟，貌也。有德貌，可以維繫民心，叫老百姓歸往，得有個貌擺著，可以瞻仰追慕。中國沒有宗教，只有法自然、法聖賢。神是遺愛在民的聖賢。

為政貴乎始終如一，導民有信，不能朝令夕改。

國家是大家的，愛國不是某些人的特權，我真愛這個國家。

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是怕高空指揮。

殺不得，殺一人而絕天下望；放不得，縱一人而為數世患。

治國要會調和鼎鼐，中國民族眾多，要了解各民族喜好，才能調和鼎鼐。

有時候，動一個人比動千萬人有用。

不能看三步棋，就不能從政。從政要用智不能用情；因用智，所以從政者無情。

能容多少人，才能領導多少人；今之領袖，越領越鏽！

政治講現實，不言感情，政治寒暑表上下甚快，光有想法、野心，沒有一套完備做法不成。

慈不掌兵。

打仗不能以仁者心態研究戰爭，戰爭之時亦不能問仁者，謀事必得找同道。

革命不可輕舉妄動，得慎謀，經詳細討論而定。革命是改前朝之命而立新命。

以前為官者，沒有人當完宰相仍留在北京的，致仕的人都要落葉歸根，回老家開壇講學，造就後人。

權變非權力，以順命之德而權行其事，行所當行，如此，方是行權知變。

中國人有遺德在民者為神，中國人拜神不是為了求福求壽，是為了報恩。

政治是鬥志不鬥氣，否則讓人氣死。

領袖不貴在多知，而在有決定力。

做事用人，寧缺勿濫，少用一人頂多少做些事，用錯一人，滿盤皆輸。

臣者，伏也。做官是最醜的事，所以官場上醜態百出。

臣的智慧如果比不上君，那臣要來何用？多數臣都是一些才幹不足以應世的貨色。

作領袖要培育人才，不要壓抑人才；培育人才，人才都用到座下來，那就能成事，壓抑人才，他就革你的命。

我們的良知是祖宗、父母賜予的，祖宗、父母生我們，有多麼高的期待，為什麼我們要作賤自己，拿我們那麼寶貴的良知跟那些掌政的人跑呢？我們要對得起祖宗，就得本著良知做事。

《孫子兵法》第一篇〈始計〉，「計」和「算」不一樣。開始，計也；人之所思曰計，所以我們常說「心生一計」，故曰「始計」。結尾要算，做完事不能馬虎交代，要好好算一算。「算」是經驗的累積，拿出經驗算一算。以兵學而言，計，乃兵之先著也；算，乃兵之全勝也。

「計利以聽」雖然重要，但兵家認為用兵計利以聽仍不夠，還要「乃為之勢」，用人為之力來造勢，也就是「英雄造時勢」。

「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什麼叫「未覩巧之久也」，就如今天領袖，不曉得戰爭要速戰速決，而持久作戰，卻自誇指導有方。

遠師不難，遠輸才難。左宗棠遠征新疆，全靠曾國藩遠輸之功。

政工唱歌宣傳、吹牛、呼口號，只能自欺，不能欺人。

有人嘴巴說把國與家一樣愛，結果是把國與家一樣敗。

「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勢重要，人不強，形勢比人強，人若要成功，得用時藉形造勢。

戰爭無道德標準，燒掉敵人的物資，殺掉許多無辜、無罪的人，所以孔子慎齋、

戰、疾。

兩國有條件交往，曰邦交；無條件受人支配，是「兒皇帝」。

爵位盈而忠衰於君，故國君殺功臣。

要治國平天下，一定要洞燭先機，如果儘是「因應」，那永遠不能成功。

「計」比「謀」還高，苟能用非常之計，則能出奇制勝；但，能用計，也要後繼有人，不然擺了空城計，到頭來仍是空城，還是給了人家。

今人所為請願，昔日叫「哭廷」。

秦焚書坑儒，漢改書坑儒。

中國治平之道三字訣：公、聯、均。

君臣不合如寇讎，你看他如家犬、奴才，他視你為廢物。

今之當政者以好惡施政，這是亡黨根苗。

做大事業以造就接班人為第一要義，曾文正即隨時隨地培植幹部。

西方民主政治是少數服從多數，但少數可能非常人，多數為凡人，所以民主不合理；中國重不世之才，一向少數領導多數，不是少數壓迫多數，講的是聖哲之治，戰爭以寡御眾，治事則以簡御繁。

讀書人最重要即有良知，膽小不盲從，膽大作英雄。

做大事不可乾打雷不下雨，不可口至而實不至，不可口至而惠不至。

為政應崇本抑末。國家之本是老百姓，主政者要把老百姓看得特別重要，這是崇本，抑末則是把豪門控制住。但觀之歷朝政治，都是重豪門輕百姓。《孟子》〈離

婁上）說：「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這話說得糟糕，不得罪巨室，就專得罪大本。大本不重視，最後積怨於民，終而覆舟。

專制是不好的制度，可是中國幾千年的為政之道也不能說是一點都不對。西方的三民主義文化，近幾十年在中國移植試用並不成功，所以我們得重視中國幾千年來的智慧文化。

你們必得要鍛鍊自己，必得要成材，為這塊土地謀點幸福，才不愧為文人。什麼是文人？古曰文人，今日政治家。經天緯地謂之文。

古代秀才是宰相根苗，清朝戴銅製金頂，其餘官是磁頂。中秀才謂中黃榜，主考官於聖廟燒化。老貢生可捐錢成監生，考舉人，但不可入閣，像曾國藩之弟曾國荃即監生出身。有道是「監生入聖廟，孔子嚇一跳，何時入的學，我怎不知道。」

今稱星期日，古稱來復日。農村富者七天打一次牙祭，窮者過朔望，一個月打兩次牙祭。

蒙古好馬叫「龍駒」，四白足，馬頭白，送御圈，訓練馬的叫馬官，訓練出最好的龍駒，留供皇上使用，次些的賜名將。

我向國民黨高層開玩笑：我們丟的，你們收復了；我們給的，你們都丟了。

中國北方人守舊，理完髮後，掃起頭髮貯於匣子，死後置棺中，隨屍體埋土裡，以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中國講究人家皆養龜，求吉祥，吸不祥之氣，龜不必餵自然能活。

古人一年生一次火，不用時，以煤封上，過年清去爐中之煤灰燼。柴燒完留下薪盡火傳，所以傳弟子亦稱「薪傳」。

古代穿衣講究，布料有綾、羅、緞、紗、葛。裱畫用綾子。羅有高者穿的羅及矮個子穿的豎羅。綢子帶花，緞子光板無花。死人不可穿緞子，因緞音同斷，有絕子絕孫之意。葛較紗硬，袍子有白蝶袍和仙鶴袍。

明代尚紅，清代尚黃，袁世凱尚綠。袁氏人矮又胖，穿龍袍像綠蛤蟆。

中國喪禮弔祭不言公祭而言「開弔」，日本人稱「告別式」。入土稱祭，未入土稱奠。

中國官服彰德，不是為分階級。古時賢者在位，有此德方得居此位，人因其有德居位而敬其德。後人非有德而居位，人民不知其德，官服只能代表權勢。

司馬光享盛名，但由歷史上看，不一定有德。王安石變法失敗原因之一，就是司馬光不能接受新法、新觀念。

康熙皇帝以「戒急用忍，決定不移」，作為處事不二法門。

父故去曰考。古時父未故，子不可稱「管家」，只能稱「管事」；問你們兄弟，誰管事？

世家必得襲爵，方稱世家；無襲爵只算豪門。李鴻章有封爵，稱「李家」；康有為沒封爵，稱「康家」是高抬了。豪門的子弟是紈袴子弟，非世家子弟。

北方人認為墓碑可睡覺不頭痛，所以不破壞墓碑，因此保存古蹟多。

不可因時代變遷而毀昭忠祠，對死去的忠魂不厚道。

清朝皇帝賞賜的黃馬褂，見官大一級，民國的青天白日勳章類似。

人民喜歡包公，表示人心喜歡正義之士，唾棄奸邪之輩；供奉包公，都是社會上無力者。

屈原眾人皆醉我獨醒；醒了還跳江？終未醒。

古代通一經者曰博士，通六經者曰通人。漢代官學因立十四經，有十四位博士；現在博士找不到工作滿街跑。

大陸祖宗供桌上不擺任何神，因祖宗比任何神重要。

清朝慣例，漢人稱臣，滿人稱奴才。

東北剛辦選舉時，國民黨背票箱，催百姓：「投票啊！」

北大臺灣學生會輓中山先生的輓聯：「三百萬臺灣剛醒同胞，微先生何人領導；四十年祖國未竟事業，捨我輩其誰分擔。」由洪炎秋撰。

中山先生不搞禹湯思想，而是天下為公的大同思想。

蔣中正字介石。「介」近乎「際」，其介如石，舊時代石匠有技術，開採石頭，敲擊後直裂到底。因介如石，所以說中正。

韓愈文起八代之衰，所以歷史對他的評價是文人，不是思想家，不是聖哲。

孔子為什麼是聖人，因為孔子「即之也溫」，人敢接近，才能成聖。

慈禧坐像，後面站了一個粗壯女子，這女子是慈禧保鏢，民裝大腳，武功高強，折斷煙桿刺人胸，被刺中者登時倒地，一氣呵成。

中國講究人家一變天色就更衣，拿的扇子扇骨、手帶玉鐲，都要襯托衣色。

清朝宗室不論有無爵位，都要在腰間繫上一條杏黃色的帶子。黃帶子立於公堂中可不下跪，獄官打不得罵不得，不論地方官多麼大，也沒有殺黃帶子的權力，只有「宗人府」才有資格秉承皇帝旨意懲治。

清朝紅帶子是皇族的姻親關係，那家出了皇后就繫紅帶子。

祭祀拜后土，后土是管此土的神，死後向后土借土地葬身，必供奉管此土之神。

禮以時為大，古代中國人最大罪才火燒，意謂不配死後佔一塊土；今人重環保，

地又貴，改用火葬。

曾國藩鬍子立起來，何等氣勢。文正公一生即一部《韓非》，外號「曾剃頭」，譽之者謂之聖相，毀之者謂之元兇。

曾國藩三角眼，厲害至極境。人家說好壞他都不說話。左宗棠入軍機，儘吹新疆功績如何，恭親王不喜歡，叫他回新疆。左宗棠曾抱怨，何以天下皆言曾左，不言左曾。人告之，正以此言，所以天下言曾左，不言左曾。

學曾國藩，要學其在亂世中，如何養成自己；曾國藩在戰時，與幕僚下棋，練靜定工夫。

紀曉嵐是《四庫全書》總纂，但清乾隆皇帝雖用其文才，有時也會不假辭色。有一次，對紀曉嵐所談政事，頗不以為然，不客氣面責：「萬般不與政事同，吾以倡優蓄汝。」

清代凡進士出身有功之人，死後諡號都有一「文」字。諡號以「文正」最高，次為「文忠」，再次為「文襄」；如曾國藩為文正，李鴻章為文忠，左宗棠為文襄。左宗棠因有要君之行（左宗棠在攻打新疆時，說要告假考會試，皇帝只好賜同進士第，此即為要脅。），故死後論其功，本應諡文正，退而諡文襄。

南海先生勉諸生：「天爵自尊吾自貴，此心無怨亦無尤。」南海先生寫《大同書》，近代書讀太少，跟不上時代。

不論成敗，王莽、王安石想從舊中改變，必有成熟思想，二人必有同一之處。

曹雪芹在南京寫《紅樓夢》，所以又名《石頭記》。曹雪芹曾住在禮王府花園，大觀園的背景即是禮王府花園。

北京市市長，清叫九門提督，常由駙馬擔任，民初京畿防衛部司令之職，亦有部分近似。

中國八年抗戰沒有兵役法，只能抓兵，國民黨到臺灣，才襲用日本的兵役法。

北方人說「上眼藥兒」，就是說別人壞話。

北京講究人家煮茶用玉泉山的水，清美；泉水必有人用，否則無功。

北方稱人的皮膚為「肉皮兒」。

靜安公飽學，但忽略用，被自己所學逼死了。殉學，義不苟活，怎麼學的？多愚！愚而勤的人，只得走靜安公的路子。

王安石能溫故而知新，智慧很高，因能知時，知道現在需要變法，就是修養不夠，不能容人，罵人是舊的、壞的。變法是大事，是至道之事，他有至德不批評人家，就會得道多助，不會遭致老的群起而攻之；司馬光薑是老的辣，就是有學有術，乘機把中國最有希望的時代毀掉了，他等著你王安石鬧，然後一槍一個把你打住了。

王安石、康南海有天子之智，無天子之德，所以失敗。天子之智，指最高的智慧。

以史為鑑，讀歷史就要能反識，當你們看王安石的失敗，就要反識那個時代的環境和背景，以及王安石的本身為人，才知道失敗原因，從中獲得教訓，不能認為他應該失敗。

在《封神榜》中，比干心被挖掉了，被封為財神爺，這有深意，只有沒心的人才能作真財神，有心的人能把錢給別人嗎？

陳壽拿蜀做正統，太主觀了，魏晉南北朝之史何嘗不是正史。史學是準學，放諸四海皆準之學，不能有污點，可惜的是傳世史學有污史，不能放諸四海皆準。

周的先祖為逃避狄人，躲到岐山，有的書「避狄」，有的寫「遷岐」；國民黨敗退臺灣則曰「轉進」，且自封臺灣是「復興基地」，自比少康中興，效法田單「毋忘在莒」，發揚鄭成功精神，都是在美化自己，為自己找託辭。什麼是鄭成功精神？鄭成功死在臺灣，未回大陸，還發揚什麼？

鮑超不識字但能以木匠之道用兵。曾國藩一見，對李鴻章說：「此人將來不在你我之下。」

君者，群之首，領導群眾的頭；王者，天下所歸往者。專制時代，以后為諸侯，后即是君，后非皇后。

舊社會把王道看得很重，滿洲國就有王道書院，作為核心幹部的在職訓練，一期一期受訓。

漢玉雕琢之美，後世不及，漢有地位人死穿玉衣，明清頂多屍下鋪玉。

滿人住房分上厝、下厝，租房叫「寓」，自己房子叫「宅」；臺灣各類名稱一團亂，最缺乏社會教育。

溥儒最好的畫蓋「羲皇上人」，中國古時，最美善時代即為羲皇上人，有無羲皇不重要，民族都有神話，否定神話是最愚之人。

今人言「禁書」，古人言「毀版」。

姑姑親輩輩親，打斷骨頭連著筋；姨娘親一代親，死了姨娘斷了親。

中國有四個廟為政府明令祭祀的：文廟、武廟、天齊廟、祖師廟。天齊廟，德與天齊；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所以，齊天大聖，有深意。《西遊記》角色為人身結構：心猿、意馬，孫悟空不能騎馬，可以拉馬。

自古都說「強龍不壓地頭蛇」、「光棍不惹地頭蛇」，戊戌政變失敗就在「詔書日下」，一天下多少道詔書，每一道又都是對付地頭蛇，地頭蛇那能不反撲。

譚嗣同失敗有兩大原因，一是不識人，找袁世凱幫忙；二是迷信，說革命必得流血，流血必得自我譚某始。孫中山先生就是智者，革命十次失敗，他是失敗後再來，可沒像譚嗣同說流血自我孫某始。

往昔有禮法，村裡有喪事，不可以碾米，連舂米也不行，吃米就要上鄰村借，等

到出靈以後，這村才碾好米還給人家。結婚也得到外村去辦或改日子。

人最大的毛病就在自以為是、孤陋寡聞。

有些人講話像鳴的鑼、響的鈸，沒有愛心，沒有實踐的工夫，是假的。

知識份子因能明辨是非，知善惡，不助人為惡，才能作中流砥柱，成為社會安定力。

我們覺得別人不了解我們，說明我們也不易了解人家。

人要有所成就，不違背自然才是常道、常性、常理。自然不空，一切不違正常的行為都是自然。

王筠在一幅自己畫像後題字：「哀哉王筠，王筠可憐。子孫若賢，多存幾年；子孫不賢，長街賣錢。」

人不能老在密雲不雨階段，得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做出一番成就來。

人不要做走狗，因為狡兔死，良狗烹。

勢不可用盡，福不可享盡；未造生，先造死；浪費則早亡，不浪費則延年。

練習處理事，先去好惡心；人若有好惡之心，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已種下失敗之源。

人活於天險、地險、人險三險之中。

人沒有生下來就懂的，所以要啟蒙，啟蒙得慢慢來，得「漸」，積健才能為雄，由自試到積習而成。

每一個字都有來源，都有生命，都有深意，這就是大；用今人短淺眼光，看幾千年大人物，把典籍翻成浮淺白話文了事，就是小。

走到岔路也得定定神，可不能「一條道跑到黑」。

當面教子，背面教妻。

所謂「特權階級」，就是自己立法而不守法。

不可抓雞就要下蛋，臨渴才掘井，一無準備。

人在亂世朝不保夕，不僅個人，大局亦如是，所以少為自己抹顏色。

好的刀口藥不如不拉口，防範未然才是正道。

人要剛中柔外，內方外圓，才能有守，和而不流。

真懂事，必有定力之人。

案：毓老說話習慣，「必……」即「必得、必是……」，一般人不懂則易生誤解。

明辨重要，不明辨不能有正知正見。

不能約束自己，何能約束天下人。

能明世風，則迎風御此時；不明世風，則隨風跟著跑。

不要認為對自己有用的東西，別人就能用；認為自己之所好，就是別人之所好，這種人知己不知彼，更不了解大勢。

自毀長城，皆自疑來。

每人都有小毛病，不要以聖人要求人，必得有容人之量，若思獨佔，不能成事。

人糊塗，則不果其行，能自修其德的人，必果其行。果其行，即做自己該做的事情，肯定自己的行為。

越切身利益，越疑惑。對別人之利害，往往片言決獄；對自己之利害，不要委決不下。再，斯可矣。

一句話，就把自己糟蹋了，還以為別人受騙了，不要為了人家，隨隨便便出賣了人格。

儒道之學宗旨雖不同，但因立說不超出中國人思想範圍，所以流傳至今，墨家就超出中國人思維，今天只能作研究。

有些人有才無術，做完事挨批，受累不討好。儒者，柔也，術士之稱，儒者有才
有術。

一個人想做事做不完，大家接著做，不可有成功在我之心，不可認為自己一人就能做完。

一個人若能每天對自己當天的事情，靜靜地從頭到尾想一想，這個人一定會有成就。

不必人云亦云，人應當言其所當言。

許多人做事本可以成功，但次序錯了，垮了。

男子必有剛中之氣，不可在嗓子中哼哼嚙嚙。

人的立場不同，所守之節亦不同。

人必養成剛健之德，不怕外力。堅持自己的主張，不計較生死。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留得清白在人間。（舊題〔明〕于謙〈石灰吟〉「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無價才是寶，有價就不是寶。

什麼叫「禮義之邦」？禮者，理也；義者，宜也。做事能理於宜，邦民理事都合宜，就叫「禮義之邦」，不是光喊道德口號。

不可為最小的事情，擔誤最重要的事。

天下事自繁觀之，則多；自簡觀之，即人與我。

見識若能高人一等，當然不能聽人說怎做即怎做。

一個真聰明的人，完全是在其所不能之中造成其所能，把別人之所能變成自己之能，然後指哪打哪。

人無大成就，常因無節、無操守、無分寸。人一介不取、一介不與，此即節，節也是操守，故叫節操。人之節和操連貫，人必中節。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曰穩；「自強不息」、「不舍晝夜」，曰健。

我們因何要尋拯世真文呢？孔夫子得一，我們得尋求一，得一之術，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元者，善之長也，一者用之首、用之端；首比端好，端沒有一端，就是兩端。我們老祖宗在很多問題不能得到解決時，畫一個記號，用之首也。

元：中國思想開始了；元含二性，即乾、坤。船山先生的「乾坤並建」錯了，非並建，而是一個元裏含兩個面。一面是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一面是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所以「萬物皆備於我」，每個人都是萬物皆備於我，乾坤就是我的父母。「智周萬物，道濟天下」，懂了以後，就知道自己責任所在，沒有修為就低了。

乾坤是元的二面，得能復元為一體，從元的文化到天下文化。

《易》〈繫辭傳〉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前面必有一個玩意，才能說繼之、成之，前面就是「元者，善之長」，故繼之者善也，而成之者性也。這就是中國人的善性觀。老祖宗何以不直接說「元者善之長也，繼之者善也」？說了，你就不接著想。所以，也不點破元含乾元、坤元。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會想的人就知道元含二性。

中國人最早開始的思維，和道家不同。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把答案給你了，不用悟了，平板東西。「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活活潑潑的，會悟的人就知道文裏有乾有坤。《易經》作者的思維，不同於《道德經》的思維。

中國文化是元文化。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所以元文化包括所有星球。我們要倡元文化，我們客氣說「奉元文化」，我們的書院叫「奉元書院」，我們的同學會倡導「華夏奉元文化」。所謂的「天下文化」略小，天下文化的最高境界是「世界大同」，地球村只是地球文化。

元文化，開創新局面，不容易；我們照著元文化去做，叫奉元。奉元文化，民胞物與，人人皆可為堯舜，亦即「羣龍無首」。

有智慧的人，點二十一世紀的點，又立新文化了。點這點，才是創新，才是奉元，我們什麼都不奉了，就奉元。今天為學者，大都是儒丐，都是要飯。

奉元也者，期待你們如同伏羲一樣，畫下第一個點，快快劃下第一筆，那才創新，我們現在談不得創新，只是復元。

過去的，保存在那，陳跡；我們根據這元，畫下第一點，新闢天地，必也盤皇另闢天。

奉元，從元開始，得如盤皇另闢天；以前都只是改朝換代，只是換些人做，得從頭來，得奉元。

元是智之源，智慧培養不夠，上不去了。培智即培元。蔡元培，好好培元，培好了，就元培了，然後就好好用元智。

嗜慾深者天機淺，反之，嗜慾淺者天機深；天機不足，怎麼辦？培元，培養我們的元智。

「蒙以養正，聖功也。」人生來智慧不同，我們得培、得養，現在我們一點培養元智的工夫皆無，智慧哪來？

不論求學、應世，想反應快，必得培養元智，看〈大學〉修身的方法，「定、靜、安、慮」後，才能「得」。「皆自得也」，都是自己得，誰也幫不上你的忙。

元非一個字，而是化生歷程。太極生兩儀，兩儀即用，太極生兩儀有體有用。萬物皆有太極，亦含兩儀，兩性即兩儀。

中國文化就是一，孔子變一為元。元者，善之長；一者，用之首。我們開始有思想，沒點元這一點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的中，一點下去，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我們追求的，是喜怒哀樂之未發的中，再開始畫第一點。「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告訴我們怎麼去做事。

中國文化起於一點，「元」字就是點了那麼一點，一點之後才有一，一就是用。一造成中國文化，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為了講一，寫了好多書。

天德：天有好生之德，人尚不殺之德；奉元：奉元復性，慈孝貞德。

案：「慈孝貞德」一作「慈孝歸仁」。

奉元復性，慈孝貞德。立本之道莫急於此，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此乃復性之大本也。

《大易》言體元之道，是知；《春秋》言奉元之道，是行。

體元即得奉元，此即知行合一。體元，體得元之道；奉元，奉元行事。《大易》之本，即體元之道。《春秋》即奉元之道，即行。懂《春秋》之道，知即行。

《易經》講「養正聖功」，《春秋》講「居正一統」，居正一統就是聖功，居正一統就是世界大同。

孔子修《春秋》最大之功，即變一為元，一者始終之道，始終不論多長都有數；元為終始之道，終而復始，無端。

《大易》、《春秋》不明，不會真明白中國學問，今天何以中國思想沒了？《大易》講成外道，《春秋》連邊都沒沾上。

《易經》雖讀之不易，未若《春秋》之難；《易》之變有定，《春秋》之變無常。朱子以《四書》為主經，鬻舍以《大易》與《春秋》為主經。

中國學問就此兩種：元學、準學。元學為體，準學為用。元學是經、史、子、集，準學不能有半點感情用事，得表裏如一，放於四海皆準，即史學。

尋拯世真文，這個文非風花雪月的文，孔子一輩子宣文。死後為文宣王，中國最高的王為文王。

孔子讀《易》韋編三絕，何以韋編三絕？因前後翻看，即使會背也得前後對照。

伏羲畫卦，目的在「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今人以八卦研究奇門遁甲，驚死伏羲。

孔子在《易》〈繫辭傳〉說「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是尊其學奉其政，故而伏羲為「羲皇」，為人文始祖。

讀書要善用智慧，把書當智慧讀，不可當典要讀，《易》云：「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易經》說：「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現在還談陽明學？那是明朝的事；唯變所適，就不能失時。

一時代有一時代的產物，學要不失時，舊傳統得出新，塑造新文化，故熊十力認

為應有《大易廣傳》、《大易新疏》，此看法確有必要。

讀《易經》必將之變成自己理事的智慧。

《易經》是聖人極深而研幾之作，不卜而已矣。

《大易》言尊生，尊此生必愛此「生」。因此，仁者最初是仁者愛人，最後仁者無不愛也，所以不是吃素，而是不殺生。

智慧從何而來？極深研幾，才能時乘六龍以御天。

以《大易》之道恆己之德，所以〈大象〉言「君子以」。

讀《易》隨時翫味，皆可得無盡義，可以養成治世智慧。

古人著書，思留精華予後人。《易經》不光只卜筮而已；孔子志在《春秋》，其中必有真義。

中國有否極泰來觀念，認為壞到極點，好就要開始了，《易經》〈繫辭傳〉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所以永遠有希望，中國人自殺的很少。

《易經》卦爻要重其涵義，不一定卦辭說什麼就是什麼。

你們感覺《易經》講得太慢，我覺得講得太糊塗，講經書必得踏實。

《易經》每一字，都經過慢慢琢磨，沒有虛字，都是實學。

讀《易》，下焉者只想卜上一卦，那完了；上焉者，你的心就是《易》，不卜了。

《易經》講「尊生」，尊生就不浪費，浪費就不尊生，如節約用水，節約就叫「尊」，尊的對象「水」，就叫「生」。

《易》〈繫辭傳〉：「一陰一陽之謂道」，一者動詞，道生天地，道生陰陽，一此陰

一此陽，管此陰管此陽，控制此陰陽者為道。

《易經》乾卦彖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御天，御天下之事也。〈大學〉則御己，誠意正心，即御己之意，御己之心。無修己御己之工夫，何能御天。

〈大象〉與〈彖〉不完全一樣，不可勉強以〈象辭〉與〈彖辭〉相合。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大易》和《春秋》二書為道義的入門書，最忌諱的，就是散漫，散漫就是心放掉了，存存乃存心養性。

神是什麼？「妙萬物而為然者也。」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就是「神」。把形顯出來，又有什麼用？天天叫別人看。妙萬物而為然，沒有形。雖然沒有形，可體萬物，不能不承認有一個看不見的東西，所以「不敢遺」，就不敢遺棄無形之天。為政亦然，不必天天言德政；小人懷惠，老百姓體惠而不可遺也。只要你有東西搞著，老百姓忘得了你的惠嗎？

神，妙萬物而為然（樣子），即明此心之妙。有欲就有我，成德之人必無欲，始能無所不在。

形而上者謂之道，是乾元，其他之道順情性去做即是，做事覺不當是性，情近到非道，是習性。

一爻有一爻之情性，所以時乘六龍以御天。

〈大學〉學大，唯天為大。大者，元之為用也，人之所求所奉者也。

讀完《易經》一卦，應如得一偏方，偏方治大病，可以無大過。

子曰：「學《易》可以無大過。」人必要在做事當中無大過，連門都不出哪有大過？在做事之中修德，閉門在家修什麼德？

《易》〈繫辭傳〉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可知《易》非不變之道。乾卦九四〈文言〉曰：「或躍在淵，乾道乃革。」下卦的乾道到了上卦的乾道，就

不注重下卦的乾，此即革故取新了，可知《易經》注意「時」與「位」，下卦的三爻過去了，第四爻是上卦的開始了，時和位都不同了，所以乾道革了。

因為「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所以時還是有窮，有窮就得變，老守著一個位不行。

要是人類真懂「財（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就不會有人定勝天的觀念。

一部《大易》之要，在「類其情」；一部《孫子》之要，在「索其情」。

我們是天民，有天責，盡到責任了則是天德。「天德不可為首也」，認為自己是領袖的就沒有天德。

屯，難也。《易經》第三卦即屯卦。救助患難叫「濟屯」。人讀書貴有濟屯之才。

古人過來復日，「來復」是一週七日，來而復始，這七日是日月火水木金土。這是根據《易經》復卦〈彖辭〉的「反復其道，七日來復」的道理。日本人仍有此習慣。

節卦有亨之道，但苦節不可貞。儒家中庸，其道可貞；墨子倡苦節，故不可貞，墨家無法在中國發揚光大。

萬物因隨時而生，人亦隨時而生，所以《易經》隨卦〈彖傳〉說：「隨時之義大矣哉！」

《易經》觀卦〈象〉曰：「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人君不修觀（音冠）之德，則民無以見賢思齊。

中國人的生命宗旨：「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這才是人！

中國「正」的標準：「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地。」

「止於一」是《論語》境界，「止於元」是《春秋》境界。孔子志在《春秋》。

《春秋》為我立一仁義法，《春秋》為禮義之大宗也。

中國人的責任是什麼？中國人的責任就是「撥亂反正」，能反正就是華夏天下。既得正，則止於至善。

《春秋》不是「明是非」，而是「正是非」；孔子之學，「正」字重要。

統一乃英雄之事，是平天下的升平世、小康世；一統是仁者之事，是天下平的大同世、太平世。此為王霸之分。

達到天下平秘訣：一、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人人親其親，而天下平。二、篤恭而天下平。篤，誠篤，從〈无妄〉來的；恭，不息，不懈於位。若人人都不懈於位，則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也。人人都有毛，不能瞧不起我。拔一毛利天下，他不敢做，不敢污辱人，人人篤恭，人人為我，哪還用你給我毛呢？孟子批評楊子，恐怕沒看過楊子的書，孟子好意氣用事。

孟子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養就是培，浩然之氣就是元，養浩然之氣即為培元。

孟子記載孔子作《春秋》，孔子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可知孔子思想，時人亦不全尊重接受，故有知我罪我之嘆；值得一罪即不易，只為不同道而已。

《春秋繁露》要特別注意。君，群之首，無論地位怎麼高，一切施予給下面，因天無私覆，天無私施，施予都是大公無私的，這是則天之道。天民、天爵、天祿、天德，都是沒有私。《春秋繁露》以法天為道，對亂制而言的。

思除天下之患，必先除自己之患；正萬民之欲，即除天下之患；思正萬民之欲，必先正己之欲。聖人以除天下之患為其最大責任，且明每一個人之責任。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天下之至德也，中國文化就是中，要守這個大本，守這

個至德，所以要允執厥中。

人都有欲，欲要恰到好處，就是善。孟子說：「可欲之謂善。」人都有情，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發即點了那麼一點，和就是「一」。發而皆中節即表裏一致、如一。

做任何事必得有一個本，本離開了，就不成。「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所以我們要守大本，即守中，中國人即是守中之人，「中國」二字深義在此。

中國的道統是「中」，堯是中國道統的第一個祖師爺，堯傳舜說：「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堯傳舜是「允執其中」，舜是道統的第二個祖師爺；《中庸》子曰：「舜其大智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舜所傳道統是「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禹是中國道統的第三個祖師爺，《尚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禹所傳道統即十六字心傳。「中」是從堯傳下來的，大本不變，但工夫在執上，執中之道要因時不同而調整，所以堯、舜、禹的執中不同。

「天之厯數在爾躬」的舊時說法是堯告訴舜「天的曆數在你的身上」，這是說只有舜才能繼承中國道統。這個解讀和孟子的「人人皆可以為堯舜」不同。舊注和經書說法不一樣，《易經》說「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就是人人皆可為堯舜。孔、孟、荀都不是舊注說法，荀子甚至說「上下易位然後貞」，就主張革命。

堯、舜、禹三聖境界不同，堯的「天之厯數在爾躬」是天人合一境界；舜只能執其兩端而用中；禹是以精一守道心。

中庸之旨在賤貨貴德，重義輕利，其本在明德法天。

《尚書》是中國的政書，《尚書》第一篇為〈堯典〉，盛讚堯「欽、明、文、思」，堯因而是「文祖」，政治的祖師爺。「文」在堯之德是第三字，這個字不是學作文章之事，而是要創發文章之事。文章即政治規範，如〈洪範〉就是文。因此，古代文人就是政治家。

《尚書》是政書，可為法，可為戒，治世思想平整。《荀子》、《韓非子》和《孫子》、《吳子》、《六韜》三兵書必讀，思想重謀略。

無精一工夫，不能培養智慧。

《中庸》云：「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好問是問自己所不知之事。邇，左右也。考察左右之人的反應，這是曲求工夫，而非單刀直入方法，做事要能一針見血，得曲求其情。

《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佛家云「明心見性」、「立地成佛」，《中庸》一開始即是見性的成佛之道；「率性之謂道」指先覺之人，「修道之謂教」則是「先覺覺後覺」。

《中庸》言「修道之謂教」，修這個道就是教育，這是下修的工夫。聖人所講的道，都是做人做事的方法；做人的修養工夫即內聖，做事辦法即外王。

《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所以道不必外求，都在自己身上。

天曆曾首戶，長白又一村；繼成華夏天下二程：天下一家，中國為一人焉。

用心政治而不參與政治，永為一昏時一良知明燈，明照華夏天下。

《中庸》云「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我們得先修德，等到修到大德敦化，你能容多少就進來多少，小德川流都進來，都被敦化了。

《中庸》云：「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聰，耳的最高境界；明，眼的最高境界；睿，心的最高境界；知，性智。性智是人性的智慧，心的智叫睿智。命、性、心三個東西一樣的，因位不同，作用不同。

今人最缺的是人性，所以第一件要事得復性。馬一浮有鑑於此，所以成立「復性書院」。成敗不論，馬一浮有悲天憫人之心。

一個人有沒有人性，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為人子不孝，一定得報應，其他

更不用談。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大本不立，什麼都談不到。

馬一浮當年說復性，對了；但如何去蔽性之因？這才是要義所在。

做事必誠於職守，為了達到職守的目的，中間所用的術也是誠。

孔子集夏學之大成。夏學：合於道的學問。

《大學》《中庸》二書是中國學問入手處，也是夏學入手處。太師母說，《中庸》即佛經的《金剛經》，《大學》即佛教的《心經》。

什麼叫「大學」？大學就是學大，學大就是學大人之學，大人之學即與天地合其德之學。學大人之學就叫則天之學。為何不直言學天？因為一開始就說學「天」，容易忽略了「大」，天是體，大是用。

大學，大人之學，沒則天沒資格學大人之學，則天才能與天地合其德。天地之德是什麼？天地的德就是無私，無私就是則天的用，無私則公，無私則容，有容乃大。

《大學》稱「一」，人得一才叫「大」；《中庸》講「中」，講中之為用。

新民是外王工夫，新民就是為生民立命，要新民必得先親明。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這步太難了。致知從格物來的，把萬物研究好了，物格而後知至，致知是工夫，什麼事都得研究透徹。

覺就不容易了，正覺更難了。所以佛書講無上正等正覺。萬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好好走正路，不要想入非非，你想的可能一件都沒有。

佛家重覺字，羅漢是自覺者，菩薩是覺人者，佛是自覺覺人、覺行圓滿者；覺在佛家有開光之說，《大學》一書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即是大覺之人先給自己開光，再給他人開光，終能自覺覺人、覺行圓滿，即是止於至善的佛境界。

知止不易，止於至善之人，無欲。有存全之理，方能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不能定即因有欲。

儒家內聖就是做人修為，外王就是做事；儒者，大公無私者。

儒家內聖，絕對是修己工夫，外王將修己工夫發揮出來，「貴德賤貨」為第一步工夫，儒家不是坐在屋裏修行，而得出外伸手做。

知止，堯舜人物啊！反之，只要一剎那，私心自用就完了。

儒，人之所需；儒家所行，人之所需。儒家重成己、成人之道；《中庸》談「誠」，誠从言从成，誠非對上帝而言。

我們何以不叫「公民」，因為我們講天下觀，所有的人都是天民，享天祿。

禮義之邦不能落空解讀；禮者理也，義者宜也，禮義就是做事要理於合宜之處。

子書是醫病救世之書，但醫生給人治病，不能治自己之病。歷代子書作者幾人能保身，自身不保何為智者呢？

儒釋和基督都重視行，儒要明明德於天下；《心經》言「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不只重行，且要「行深」；基督主禱告文「願都尊父的名為聖，把基督的國都行在地上」，也是重行。

案：禱告文和合本《聖經》原文「我們在天的父，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禮是同中求異，義是異中求同。

凡治史者必以鄭所南《心史》、方正學《正統論》、王洙《宋史質》、顧亭林《日知錄》、王船山《黃書》、《讀通鑑論》、《宋論》等書為根本，然後觀覽歷朝專史及諸編年史，與《通典》、《通志》、《通考》等書，旁及歷代文集之類。

理學為義理之學；義，宜也。事與理合，叫義理之學，即我們的行為和道理相吻合之學。《易經》〈說卦傳〉說「和順於道德而理于義」，即理學，非程朱那一套理學。

若對中國文化有興趣，《四書》、《大易》、《春秋》、《尚書》，你懂了，就能做文化人。

治史，必要有哲學家做人之精神，經世之志願。

朱子選的《四書》，是他的大智慧，確是中國思想入門的四本書。

清朝對學術的貢獻，就是興何（復興何休公羊學）。

熊十力寫書書名「原儒」，就表明自己不是新儒家，而是直承孔子。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誼，大利在其中矣；明道則功成焉，故不謀不計。

秦漢之前，親在前，君在後，漢以後才輕親重君。

先秦之書所講治世之方，不外乎因、托、空、貫。因：舊而不失新；托：接著人家的成果再往前奮鬥；空：空才能容，容己才能容物；貫：貫徹始終。

政治是專門的學問。打開歷史，沒幾個成功的政治家。在亂世，文人沒擔當，反而揣摩昏君之心。像《孝經》第一章「夫孝始於事親，終於立身」，漢儒加了中間一句「中於事君」。

孟子「士尚志」，尚孔子之志；士要有志解決天下問題。

水之德「盈科而後進」，平天下之不平；人之德法天，天上有日月，容光必照焉。

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後興，自己造就自己。

孟子道性善，稱堯舜；荀子上下易位，然後貞。二人都成了大儒。

「萬物皆備於我」，所以得至少「一德以報天」。

莊子的〈逍遙遊〉是物任其性，所以是「自由思想」；〈齊物論〉是物暢其性，所以是「平等思想」。

《禮記》〈禮運〉云：「茂而有間。」無論多茂密雜亂，因為有間，所以能把他分開，庖丁解牛就因為茂而有間。

講學最高明處是把死人說活，把活人氣死。

《論語》是儒家思想的根本，十三經讀完始懂，八歲讀《四書》，八十歲也讀《四書》。

讀完五經始明《論語》，《論語》是結論之語。

孔子之學以仁為體，以時為用。

孔子之學非仁學，乃求仁之學。

母教：不求你有什麼偉勳，但求勿助人為惡。

儒家思想原諒人，顏回也有過，只是不貳過，以後不再犯就是了。

《論語》〈先進篇〉暮春章：「浴乎沂」是浴乎道，浴乎孔子之道；「風乎舞雩」是風於禮；「詠而歸」是誦於詩。「暮春者，春服既成」，春已結束，春服剛成，趕不及用，是不及時；「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年長雖少，後繼更有人，此映生生不息之意，社會於此才有希望。

《論語》〈公冶長篇〉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一個人修容德（有容乃大，容人之德），就從「不念舊惡」開始的。對你有舊惡的人，內心總

有點慚愧，你裝作不知道，久之，他心裡就舒坦了，慢慢為你所用。

博學不一定能用，所以要能時習之，知道那能用，那不能用，有用之效，才會懂得時習之悅。

孔子罕言利，非不言利，而是見利再言利。一般人未見利亦言利，滿嘴都是利；利有眼前之利，有千古之利。

禮不在約束誰，而是在乎齊，齊之以禮，一之以禮，以禮一人之志，一民之志。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根本無階級，在禮面前齊一。

《論語》〈學而篇〉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舊注「因，親也」，是說我們親近一個人，不丢掉我們所應該親近的，這不是廢話嗎？《尚書》的「親」和「新」二字不分，這章從上下可看出，「親」應解為「新」字。「因」是大本、大經；「新」是大法，為什麼要因呢？因為「因」是大本、大經，不能變，必得因。然而法是不離時的，所以大法必得變，雖然根據大經，卻不能失去時，此即「時之義」。

儒家真精神是先覺覺後覺，要舉直錯諸枉，以人治人改而止，所以是「何事非君，何使非民」的伊尹精神。

中國傳統的黃老之術是「其愚不可及也」，不助人為惡的大智不可及也。

別人問我：「你是什麼學派的？」我說：「我是問心學派。任何事，先問自己的心有愧無愧？有愧，就不要去做。」

一個人要有學派，就應選擇問心派，問自己的良心有愧無愧。

如果有天堂，問心無愧就能上天堂。

自己站得住，誰也不能把你怎麼樣，只怕自己站不住。面對事實，不躲，就是人生真理。自己主宰都沒了，還東忙西趕，中流砥柱就是這！絕不能因人而喜怒。人站天地，就是這一剎那，不能因自己把天地弄亂。

我的祖父信丹，父母信佛，我只信心。

做好事，幾人出自良知？不自良知，即沽名釣譽。

不以自己之長，評人之短。一句話傷人自尊，別人對你有惡感。

一個人不能靠祖宗吃飯，談背景丟臉。

什麼叫「師心自用」？「師」當動詞，每個人都以他的成心去做事，都以他的成見來支配自己，一拉到底困而不返，最後沒有不失敗的。儒家勇於改過，就是不師心自用。

做官不能太自私，天下沒有過不去的烏雲，你自私也把持不住。

什麼是良知良能？初生兒戀母是良知，吃奶是良能，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就是存良知良能，未受污染之知為良知，見義必為的為是良能。

任何時代失敗即一私字，太陽底下永遠是光明的，想成就一件事業，必得去一分私欲，假公濟私而成功者少。

不學無術，不學，術如何來？人只有自欺，絕欺不了人。所以不作無病呻吟之事，不作無謂之事。

常聽有人罵，就會吃；吃不容易，有學問，像蒸饅頭，火候不到不能吃，中國人吃火候。

佛陀出家前有兒子，佛教重慈悲謙卑，沒有高高在上的觀念，那能自稱「上人」；印順說，在人間成熟，不在天上成佛。

為什麼叫飯桶，因為只能桶飯。

人不要忍，忍久爆發，難以收拾。儒家不談忍，談通志，先通一人之志，再通天

下之志。通志不外乎好惡，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最笨的人是自己騙自己；害別人可怕，作賤自己更可怕。

真有抱負，先把自己造就像人的樣子，否則誰也不聽你的。

人貴乎成就，不貴乎犧牲，故智者明哲保身，以有用之身，用於有用之時。

曲成乃聖人之範疇，造勢乃英雄之範疇，故有失敗之英雄，無失敗之聖人。

不唱高調，能做人即好；豈能以道殉人，殉那些王八蛋。

知識分子不能鄉愿，要能明辨是非。

工程不必趕紀念日，頂天立地何必與橋爭。

不要在意他人一時毀譽，人在學習之中，毀譽等同價值；隨人毀譽就是糟蹋自己，人糟蹋自己，則一人銳氣全無。

宗教給迷的人信，不迷的人怎麼會信，所以叫迷信。

成功必在我者，必好名，好名者必作偽；有志者必「成功不必在我」，必修為互讓。

誠信，一切立德之基。

佛渡有緣人，學啓有心人；天道之本然，即當然。

讀書，第一個就是做人；我這一生就是問心做人，否則我早飛黃騰達。

憑良心做事，不虧心，就是德行。道德淪喪，就是大本不立。

人必得要成就自己，人最重要的是人格，以德為本，為政以德，沒有成就，就是

德不足，有德必有成，必有後。

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每一個人都是鬼靈精，看你出手就明白了，只是說不說而已。

長處不知發揮，短處不知絕斷，庸人也。

一個人必須要求自己，不能老原諒自己；人只有破釜沉舟，沒有回頭是岸。

得問問自己，你有一個刎頸之交，能把一切事情交付他，在患難之時一定能幫助我嗎？只要有一個這樣的朋友，你就不會亡身，如果連這麼一個朋友都沒有，你能有什麼成就？

群德重要，孤芳自賞不能容人，必落單。落單者為獨夫。

人與人相交，有義交、利合和情合。

道義之交，不因窮而易其色，久久愈善；勢利之交，不能長久。

小人亦有君子，小人中之君子比君子中的小人好，擇交之道即此。

剛中柔外，內方外圓，一人有所守，才能和而不流。

一個人能達到不自欺的地步，已很了不起。

有害於人叫大過，有虧於己之德曰小過。

人要有「願力」，也要有「行力」，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有肉埋在碗裡吃。

天爵自尊吾自貴。

要成就事業，心得像鐵一樣堅，像水一樣平。

一方水土一方人，千古人物做千古事。

不錯是沒錯，不是好。

人懂事已至中年，中年至晚年轉眼即至，想通離死不遠，所以只能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志與妄想不同，妄想是迷，力之所及即志，力所不及為妄想。

求為可知也，不必用術；實至名歸，遇事不必責人，先責己。

一個人為什麼要為他人一句讚美、一句詆毀所左右呢？為何不由自己作主宰呢？

同情與姑息不同，姑息則養奸。

人格要用一輩子；必得要成就自己，最重要的是人格。

人遇險難，能堅持己志，再有剎那的堅定，隨機應變，就成功了一半。

路是人走出來的，前人開路，後人才不走毛毛路。

好機會是撞出來的，不是等出來的。

除惡務必盡，不盡後患無窮。

來說是非者，必是是非人，會在你面前出賣人，別人那，就會出賣你。

我們常說「因為」，表示「因」字本重要，沒有一件事不是有來源、本源，本源就是因，就像歷史事件的發生，沒有憑空出現的，必有個因、近因、遠因，有智慧的人因不失其新，一般人只能因襲。

守貞為個人行為，守節要有對象。結婚以前為貞，以後為節。節為從一而終之謂。國危亡，死事者曰殉節。蘇武稱節，有節之人必忠。守寡者為守節，而非守貞。

古代男子稱妻為「內人」，「太太」是最醜的稱呼。「賤內」的賤是男人自稱，非稱內人為賤。「拙荊」是謙稱我家看門的。女人稱夫不可稱「先生」，因為先生先死。

中國自古男向女求婚，所以是男下女，女為尊。後世言男尊女卑是政治操作。

年輕人要有智慧，莫背感情包袱，守望門寡沒有必要。

莫以己為高，人都差不多，孔老夫子選對象，也沒挑女聖人為妻。

下班回家，想到另一半，會不由自主笑出來，這就是夫妻。

夫婦截長補短，個人有習性。就像做菜，南方放糖，北方不放糖，一生就這樣但淡淡過去。一念之轉，海闊天空。

人忘情不易，但不可為情所苦。

夫婦不談是非，不看是非，家庭不睦，就是夫婦常說是非。

不要把最輕的事，馬馬虎虎放過去。以前大家庭，多少姓在一起，難免各有私心，勾心鬥角，現在不過二姓，鬥氣後心要無陰影。離婚因互不信任，應該全力避免。

中國筷子就是一陰一陽，陽的先動，陰的再動，陽的領著陰的，兩隻筷子一樣長；一長一短，就無法夾東西。夫婦之道就是如此。

男女結婚後必須互相配合，夫妻往同一方向，家才會齊，兩個人才能好好經營家庭。

古時男女結婚拜天地，女人站著不磕頭，因裏衣墊了五穀，恐怕掉出來。

以前嫁娶有終始之責，娶親向女家父母跪著磕頭，可見女子之尊重。吵架時，女的就向男的說：你是跪著請我來的，現在再跪著把我送回去。

中國歷史，有些時候，女人救男人的命，王昭君出塞和番，就是為救男人的命，以免戰場喪命。

妻子老是埋怨丈夫，丈夫何能成就；妻子佩服丈夫，外人始服丈夫。

不只女人失身，男人做事無德，一樣失身。

「正室」二字重要，結婚曰「授室」，夫妻反目即不能正室。

夫婦反目，大都男人無德，身不能修，老婆不敬不服。

妻者，齊也。齊家，一家男女一樣，夫妻一起負責任。乾卦坤卦都有元亨利貞，只是女人有女人之貞，即「牝馬之貞」。

守己之節特別重要，男女皆得守節，沒女朋友可以找，訂婚再找不可原諒。節即竹節之節，超過此節即另一節。

夫婦之間不守誠信，不可深交。

中國上層社會不打女人，夫婦最忌爭吵。夫婦相敬如賓，所以得保持一點距離，才能永遠和合。

古時姐妹常嫁同一人，所謂「從嫁」。從嫁是跟著長者嫁，堯以二女嫁舜，即是「從嫁」。

古時大家庭有正室、側室，側室稱庶夫人、如夫人，如夫人不能作主，得請示大太太，其子稱大太太娘，稱親生的母親姨，大太太死後再娶曰繼室，繼室仍是正室。宮中稱正宮皇后為「聖母」，「育聖」則是帝之乳母。清同治帝生母為慈禧，時為懿貴妃，呼慈安為母，由慈安養大。

女孩子家就該學寫文章，你們師母家女孩就是選學傳家，寫信就要動人，不能動人寫來幹嘛！你們師母寫給我的信，信有段詩文：「倚門閨而望穿雲樹，履林海而恨滿關山。兩地相思一言難盡，花蔭竹影滿地離愁。獨對孤燈，一天別恨。月夜，雨夜，無事夜；飯時，眠時，黃昏時，此六時滋味不可言傳。」

毓老師追悼妻子的四首短詩：

〈招魂〉

昨夜白雲月似霜，滿斗焚香告羣芳；
燒殘彩燭空流淚，方信梅花雪後香。
臨風惆悵汐水污，獨留孤忠護愚氓；
回首崇台昭忠跡，引領魂兮歸尚饗。

〈悔訟〉

登高密覓聖跡湮，借得清風吹淚乾；
願懺當年恩與怨，應葬業身伴血灘。

〈八十有四初度〉

一場春夢盡已殘，半生勞碌難成篇；
但祈英士顯良知，莫將巧言欺愚頑。
今欲贖愆時何待，為子不孝夫未賢；
諸稚未識慈嚴面，負今愧昔一汗顏。

〈無題〉

餐唇啖鬢玉溫香，緣盡孤雁恨茫茫；
空留今生懷幻想，怎醒黃梁夢一場。
倚欄未了知心話，當在冥中訴衷腸；
一年幾度情露水，都化清煙隨意狂。



附錄二 筆記摘錄：陳美錦筆記

必自根上了解，才能真明白。真明白了，還貴乎能行。試問自己能幹什麼？天天如同行屍走肉，連「說不」的勇氣都沒有。要好好認識自己，不必裝腔作勢！知道多，不能行，沒有用。

人生存的環境會限制一切，懂得審視社會了，才能對付社會。不懂得分析，對一切同樣地要求，就是錯誤。

人若是無所學、無所守，當然遇事就六神無主。

你們缺少造就的機會，自己又不努力。但是盲目的讀書，也沒有用。必要如常山之蛇般變化靈活，多麼有反應！如沒有這樣的反應，那就什麼也不會成功。

看別人不對，要改正自己，好好嚴格造就自己。

我講的是「無上甚深微妙法」，非講字面，要開你們的腦子。

今天的物資豐富，但人性沒了！最要是有德，有學問不足以為貴，有德才能夠發揮。

奉元書院的學生必要有兩個條件：有德、有腦。

《孫子》會背了，一生可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會被才能熟，熟了才能玩味，熟能生巧。光知不能用，乃廢學，不能以時出之。

「不遷怒」，檢討自己更能生智慧，檢討別人則是掩飾自己，此即養正的工夫。

要懂得用自己的智慧，要用古人的智慧啟發自己的智慧。要成為思想家，不要做書呆子。

如一個人說的不是人話，你還鼓掌，那就是助人為惡。

如果沒有真明白，又怎麼知道自己出了毛病？很多人每天都活在「似是而非」中，終造成絕頂的錯誤。

遇事，必要用腦子想，要深思熟慮，慮深才能通敏。

知識份子是天地良心，不但管後果，連前因也必要好好追。前因追得明白了，後果當然就不會壞。

做事失敗了，要研究自己，無病不死人。

人的毀譽能影響你就壞了！毀譽能動心，那一生絕不能成事。要有自己的主宰，俯仰無愧最重要。

一個人內心沒有反省，寫什麼書都沒有用。會背書就有用？必得行，且行到全身皆舍利的境界。

一般人做事，都先想到「於我有什麼好處？」人到臨死還想「我」。必要如此認識自己，才有希望。「是我的！」其中含無盡的私啊！

一般人難知是非，說大是大非的人未必懂得大是大非。我希望你們好好讀書。人活著必活得像個人，此為初步，然後成為君子、賢人、聖人、大人。

和尚吃素魚、素雞就犯戒。犯不犯，其實是意念，並不在吃與不吃。

一個人如果守分，就得吃苦；既吃苦，就必要對得起自己所吃的苦。

我希望你們生長智慧，一個人在沒辦法中有辦法才叫做智慧。

凡事要慎思之、明辨之。在沒做之前，就要先想失敗，不是先想成功。想失敗後有無承受的能力。

人什麼都可以缺，就是不可以缺德，善用心機者絕無一好子孫。人有好的子孫，

必有立德之處，所以必自基本做起。

不能因人廢言，也不可以因言舉人。不因人廢言，現在討厭一個人，連個招呼也不打。如多懂一點，則做事可以少失敗。

兒孫不必管，全靠德行感。

必要前前後後去體悟，才能有所得，不光是記筆記而已。

無論任何東西，不能全部給小孩吃，自己即使不喜歡也得切下一塊，要保留「吃的資格」；否則你全給，小孩習以為常了，還以為你連吃的資格都沒有。你如吃一點，他心中便不舒服。此即「識微」，以此例可以衡量天下事。

不要多話，左手辦的事，不叫右手知道。我常強調，你做的事絕不叫與此事無關者知道。

「寧可一家哭，不叫一路哭」，殺惡人，便是行善。

成就事業，要以造就接班人為第一要義。

遇事要冷靜，多加考慮，就少後悔！冷靜想，想透了，就知道自己該做什麼。

為文，是要給不懂的人看，應使別人一看就懂，所以得詳細且實際，實，乃包括自己身體力行的東西。

我講公羊學，是按道理講，不講學派。

讀書，要正面、反面翻來覆去地讀。幾個要點打通了，將來有人一點，你就明白了。以此訓練自己，日久必有思想系統。

說我講錯，正中下懷，因為前人根本沒有讀懂老祖宗的智慧。老祖宗已經講過了，但是後人並沒有真懂，「正統」還說講錯了。所以，註解只能當參考，必要打破幾關，才能知其所以然。

一般人都是習焉不察，漫不經心，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道聽塗說、盲從者居多。

人之所以能成其智，即在於多接受別人，要用古人的智慧啟發自己的智慧，無一不取於人。

遇事，不要存有我的主觀。因為如有愛惡就有所僻，「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怎算是智者？人人都能接受？做事不要偏激，「執兩用中」為做事之道、處事之方。

智者要避禍於無形，防未然。

每天要用時事印證智慧，遇事不能不用思想，看戲也得懂得戲文。要隨時測驗自己，此乃智者的行為。

「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此成為政治的大障礙，實不足為法，使中國幾千年進步為之緩慢。應是法治，不可以人治，本大法行事，則無論誰都可以接著做。

社會就是需要和有用，人家需要什麼，而你正具備這個條件，當然有用了。

人的欲極為可怕，欲多了往往會使人下賤。要斷己之欲並不易，最好不要學自己本來沒有的毛病，不會因為有了那種毛病，就能顯出你的高貴。寧可多存些錢，少存點嗜好。我什麼都經過，但是絕不留戀，說戒就戒，不要成為欲的俘虜。

智慧與學力很重要，如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就很難做。但求真知可是不易。明理不難，知所以用理為難。權，因利能制權也，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權權以窮變通久。

今天想要發揮作用，必得以「至誠」為貴！「真」的問題，必要用真的道解決。

中國文化精神之所在，在於懂得識微，能夠用小。一個能夠識微、用小的民族，絕對是智慧高的民族，將歷史整理得清楚、整齊。

讀書，要點抓住了，一看，都是白話。我有時琢磨了一夜，因為沒有人打擾，可以靜靜地想。你們有沒有一句一句讀？讀不通時，有沒有停下來想一想？

儒家之學，皆實學也，不講空理。書呆子不能以時出之，往往過與不及，結果一無是處。

中國的思想就建樹在人性上。

唯有用人性、良知、人倫，可以克制自己的邪念。是人，就要有人的行為。

不在早晚，而在適時，正是時候，不在捷足先登。先去者，「龍門點額」¹⁵⁷回。

我們讀古書，不可被某一家注解所束縛，才能自己悟出一番新見解來。

中外學問都要留心學習，但必要有分際。講中國東西，不要摻雜外國東西，兩者沒有半點關係，不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會有相似。

你們要好好深思熟慮，練習智慧，在讀書時學會用腦。凡事要客觀，要有智慧，學歷並不代表有腦。學，重在知行，要得趣，變成生命之學。

讀經，自經文本本身入手，才是正途。困難處在斷句，斷句不同，義理不同。自前後經文對照，以決定斷句。

不能以某家為孔子之意。各家大多先有主觀見解，各抒己見，藉此發表自己的思想，維護自己的見解，不能當作金科玉律。

孔子本身之學為一「時」字，孔學為「時學」，孟子稱孔子為「聖之時者」，《論語》首「學而時習之」。日新，時；又日新，先時，超時。懂此觀念了，讀任何書都合乎時代。

¹⁵⁷ 酈道元《水經注》〈河水四〉：「鱣，鮪也。出鞏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為龍矣，否則點額而還。」

中國之學無不談政，談政並不是閒聊，而是深行政治。學多少，如不能關心時事、時政，都是廢物，因為時事切身，近者影響自己，久則影響子孫。

帝王時代有其框框，出此，即稱為臆說、偽學。

做領導人必須有德，要有容人之量。

中國學問，重知行合一，皆實學也。

一般人總是易於原諒自己，所以做事往往不能徹底、馬虎行事。如年輕時就養成了凡事馬虎的習慣，日久習以為常，一旦遇事就難以應付。

讀書，就是要明理；明理了，就要行。

要好好多看書，但必要有計畫、有系統的看，談自己懂的，井井有條，不要讀成雜貨鋪。「知其所以然」最難！

人生最要的是擇偶與擇業。

一個人的一舉一動，代表其家庭環境、教育程度，教養與學養。

知識最為重要，但仍要有修養，否則知識用偏了，就壞！

人在患難環境中，必要有所守；偶一不慎，任何人都會打死你。

中國是天下觀，沒有際、界。國際有際、世界有界，要「泯際界」，天下一家，人類大同。

六祖的東西，並不深奧，但是出自良知，從人性出發。

不可以專門重視別人的毛病，而忘了反省自己。

你們遇事要深入，不可以輕忽。遇事，不可以說風涼話，應設身處地想，率性之

調道，順著人性做就是道。

今天的兒童，究竟應接受什麼教育？《千字文》要讀，其餘則貴乎使其會想。不要淨教授些三家村的東西。

是訓練你們能做事，不是坐在屋中抄書。

看書、讀書、念書，三種境界不同。

我當年因提「聯邦」，在臺一直被看到解嚴。社會想清明，最低應聯邦，高明一點則「邦聯」。

許多事，要自「性」上認識：如果是自己，願意如此做？認識問題，則知止。

是學《易》，不是《易》學。學《易》的目的，在「求無大過」；《易》學，則與你無關。學佛，才能成佛；佛學，不能成佛。

要讀書，先自腦子革命起，人格才能夠昇華。

以前的宋版書，是何等珍貴！但紅衛兵全燒了！看以熊十力地位之崇高，是怎麼被鬥死的？兒女如何鬥爭父母！這就是共產黨。

中國文化，不是從字面就能了解的，必須身體力行，不是形而上。必悟了，才明白。

共產黨什麼都有，就沒有人性。我的子孫入共產黨者，不可以入祖陵。

我們要「學校欽定之枉，道正率性之元」。許多注解皆是欽定的。帝王時代出書不易，政府支持印的書，必須是皇帝滿意的。

做事要抓住「時」，是時、不時，不是早晚，「時至而不失之」，抓住，下手就成功。

無論什麼團體，「信」一失掉，就垮了！

你們絕不可以接近卑鄙的人，缺德、造孽，做事都要犧牲別人，達自己的目的。

統一，不是中國的觀念；一統，才是中國的觀念，因一而統，非因統而一。統一是霸道，人欲、強權；一統是王道，大家都一樣，統了，是自然、人性的。

看老祖宗的智慧，留待後人實行，不是要後人作注，而是實行的方略、大綱。

懶而原諒自己，最為可怕！

人如天天吃你的虧，誰還和你在一起？處人之道，必先為對方著想，設身處地。

知人最難！聽一人言論篤實，就認為他是好人嗎？還要加以分辨之，看究竟是君子？還是偽君子？明辨之，不可似是而非。

許多人自以為高明，什麼都有，就沒有人品。

頭腦要用於正途，不要沾尖取巧。

伏案著書，世事不問，歷代帝王愚民，臨終賞賜「博學鴻詞」。

書要活用，講出就要使人明白，能知就能行，不是與人玩捉迷藏的。

人之所以會自用、自專，乃因為接觸少。你們自以為聰明，其實什麼也沒有想到。不要自用、自專，要集思廣益。

我講《孫子》，為不戰而勝；講《人物志》，在求知人。

做任何事，不可以有功利心，否則必作偽。

人都有軟弱處，應用智慧去彌補，銅牆鐵壁也是鍛鍊出來的。

我的用人哲學：「如有所用，必有所試；若有所試，必有所悟。」

看別人的毛病容易，但造就自己特別難。要用活學問改造自己。

會背書容易，如背「深則厲，淺則揭」，但是懂得「深淺」、「厲揭」了？

讀經學，得先學《說文》。學中國東西，須從「認字」開始。

不要貪，為了貪，終致傷品敗德，累及子孫。

讀書要樹立一個思想，不是蒐集資料。

一般人每天陷於嗜欲之中，所以沒有成就。

每天遇事必分析分析，做事要為所當為，不是以世之喜惡做事。

為政之道，一「通」字而已，故曰「政通人和」，「聖人貴通天下之志」。

如不知怎麼做，就是送上門也是白搭。

讀經，必自根上入手。天下無難事，必得勤與專。書想真明白，得會背書，就可以隨時想，才能融會貫通。

正在修德時，未達大德的境界，在事情上有所出入，過則勿憚改，則能成大德。

做事盡到力量，平凡中的不平凡，忠於自己的職守，就是偉大。

做事不用剛不行，立的規矩誰都不可以犯。旁邊絕不用親人，做事用親人就失敗一半，他做壞事你沒有辦法處理。我絕不用三親六故。許多事就因裙帶關係弄垮了！

人有善，則嘉之；人不能，應助之。

人人皆可以為堯舜，得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不是堯舜才有天祿，人人皆可以有，因為「萬物皆備於我」，多深的含意！之所以有所欠缺，是你自己智慧不足。

同學許多表現令我失望，直、枉不分，談何其他？多少人自己不奮鬥，就等人施與。對別人成就的東西，想盡辦法巧取。

私欲，可以迷人的心智。人心智一迷，則短視。一眼決定一事，多半會失敗。利害，必經客觀分析，而不是主觀。

體悟，用到生活上，即活學問。迷時師度，悟時自度。



附錄三 筆記摘錄：許晉溢筆記

學「大人之道」，怎麼做，才能達到大人的境界？第一步，從宣傳天地之德開始，這是我們的講法。

想要「與天地合其德」，就必得懂「天地之德」，所以不能不告訴別人「天地之德」是什麼。

「明」的德就是「生生」，大明終始、生生之謂易。

天天明這個「明德」，是不是「為天地立心」？復其天地之心乎，什麼叫「為天地立心」？我們到處明「明德」，叫百姓懂「天」不是個死東西，是活潑潑的。「復」，一完了，又開始了。《易經》除了乾、坤，最重要的是那一卦？就復卦。如果沒復，就完了，結束了。老師這麼講，就叫「依經解經」！復其天地之心乎，我們到處講這個「明德」，不就是「為天地立心」嗎？

因為什麼要宣揚？「先覺覺後覺」，發揚「明」之德、「生生」之德於天下，而後百姓受感動，昨天不明白的舊人，今天接受改變了，也有「明德」的表現，今天明白，就新人了，就是「新民」，就「見賢思齊」。

「在明明德」是自覺、己達，「在新民」是覺人、達人。「明明德」，講天的無私，是內聖工夫；「新民」，講外王工夫。如何「內聖外王」？得「撥亂反正」。「內聖」，是修己的工夫；幫助天下人都達到這個境界，就是「外王」。

「慮深通敏」，熊十力說「用心深細」，這四個字就是「慮深」，還沒談到「通敏」。你們年富力強，遇事好好深思，因為這時代是你們的！怎麼不好好安排？遇事要慮深，有層次的考慮，不要人云亦云。別人說了，我們姑妄聽之，不姑妄行之；先考慮他為什麼這樣？他為什麼對我好？考慮，才知他的動機。我們接不接受他這個動機，另當別論。你們遇事沒反應，這多可怕！

「知止而后有定」，什麼叫「定」？「定」從那裡來的？「定」從不見異來的。

見異就思遷，就不是「定」了。要這樣想問題，誰曰都沒用！他曰完了，你用不上。「定」，不容易！譬如訂婚，毀約了，因為見異，他後悔了。

思想家，若不為人接受，是因為不完全盡性。

人生最難的，就是先得像一個「人」；這沒了，就無法成君子、賢人、聖人、大人。因為什麼講「致良知」？保存「幾希」，這一切的轉捩點，正了一切，就平了。

注意！這三個層次：明德、明命、峻德（天德），「皆自明也」。

任何事沒有修養、智慧就沒有擔當，有修養才有思想。。

我們「知止」，得好好慎重的選這個「止」，就叫「敬止」。我們這一生所要做的事，就叫「止」。

我活著時，你們都不做；我死了，更不會做了。若不能做，我要賣掉，不給子孫留錢，他會想辦法自己去生活。

我的東西給真正能接班的人，不會給兒孫。

吃素魚、素雞不犯戒呀？這人的矛盾，犯不犯是個意念，不是吃不吃。六祖吃肉邊菜，他想的，就是吃菜。我們做事，必分清晰，告訴你四個字：「實事求是」，這是嶽麓書院的院訓。

吃苦了，必要對得起自己吃得苦。

中國字一簡體就完了，沒法講下去了。

「先時」、「因時」這中間還差個階段，「治時」。「因時」，就比「違時」好一點。

不要自欺，對「不真知」的事，盲目下論斷，自以為聰明，這就叫「自欺」。

我不吃的東西，我也切下一塊，絕不全都給孩子吃，絕不放棄了自己有的；不然他長大了，他認為你吃什麼的資格也沒有！他少吃一口，都生氣。怎麼重視這個「微」？切下一塊，再給他吃；他看，這不是全給他的。不然到最後，你吃一點，他心裏都不舒服。以這理論來觀察衡量一切事，我們可以不用「心計」，不能不用「心智」。遇什麼事，都一步一步教育，我們就一點一點鍛鍊領導他進去。

你們最要防的，就是偽君子；最缺德的人，就是偽裝的人。

「實用」，才是學問；「會講」，沒有用。

時代是演進，我認為「物質」演進可以，「行為」出軌就不可以，品德可沒有新舊。

新的，是跟著舊的來做，「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舊」是這麼分。

有許多事，自己要先立志。不「知止」，就「人而不如鳥乎」，小黃鳥牠止於山丘犄角，因為那個於牠有保障，這就止於己之所「安」，不是止於「險」。

你們沒出息，到處認乾爸爸，早晚做亡國奴。

《論語》都是「君」在第二位，「親」在第一位。

許多事，就是「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不能「人云亦云」。

我們做事情，是「應不應該做」，並不考慮成功、失敗，應該做就得做，失敗也是成功。文天祥不是求死嗎？不考慮有「自己」的觀念，「成功、失敗」是繫於你自己，「應不應該做」是繫於羣。成敗，是個人的事，那事小；應該做，你如何來做？知怎樣去做，才不盲目！這就《春秋》家的精神，「正其宜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做」就是成功。

「命」、「性」、「心」是一個東西，在不同地方就有不同名稱，「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在身曰心」。這個「心」就是「元」的心，「元」就是「奉元」的元，就是良心。

《中庸》講「性相近也」，《大學》講「習相遠也」。

君子即使不能「時中」，至少有「忌憚」，有「忌憚」就會忍，「戒急用忍」。

人要真正會用智慧的，就是無一不取於人者；所以，我叫同學辦事，就不告訴同學怎麼辦，因為你若告訴他怎麼辦，有一百人，那一百人都是你的化身；你若不告訴他怎麼辦，有一百人，就有一百人的智慧，這事情完成了，就有一百個方法。在這一百個之中，有最高的境界，也有最低的境界，那你就識才了。

不應該給，你必得給我，這叫詛來的。

為政，若不懂深入，就沒法解決問題。不要用假道德把別人壓得喘不過氣來，要「以人治人」。為政之道，就是實際，但有的人就「色莊」。

「鬼」，是我們的親祖先；「神」，未必我們祖宗，是有遺德在民的人曰「神」。

你們平常不做事，等再做事時，絕對糊塗。這是社會不是講理論的，理論不能治國的。接觸社會，慢慢按社會來解決問題。社會問題發生了，大家盡量去解決，這不是說說講演就能解決。

這也是中國的短處，「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死了，政也息了，這就中國「人治」的毛病。中國想真正步上軌道，必得不要以人治人，這不可以！若碰到「廢才」就完了。

為什麼要讀書？第一個，要改變氣質，就是改變習性。

你們可以不做這事，但不能不懂，懂就是防人害。不做、不害人是天經地義，可必得防人害我們。你們多天真！你什麼也沒關係，結果什麼也辦不成。你不做，至少不影響別的事；做錯了，影響很多事達不到目的。

活，很容易！活得有意義，就得經一番寒澈骨。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原諒自己，「責人重，責己輕」。人的成就必須念茲在茲，一念都不能馬虎。人有多大智慧，

就有多大成就，智慧是培養的。

「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沒有「至誠」之德，不能化天下。不要說化民，能化自己的，有幾人？說，容易；做，特別難！化自己，也得「至誠」才能化。宗教說：「沒真心悔改，也不能變！」我們五十年，改變了幾人？連改變自己都不容易。我們的小毛病都去不了，何況大毛病！人沒那麼多小毛病，就不會造成社會的大毛病。

談問題，不是專門研究的人，怎麼可以去談？他沒有說：「我要幹什麼？」而你應立志要幹什麼！做學問，得會用學問；會用學問，得抓住機會，「時至而不失之」，那叫真正讀書人。聖人也不能生時！不是你有抱負，在屋喊，就受你支配。昨天要做的事，今天環境變了，就算是要做，方法也得變。以智應事，事情變了，你別的都得變了。天下有一成不變的事嗎？那就是呆子。

《商君書》值得讀嗎？以前都講，都先告訴同學，先要知什麼？知蔽。今天，必反過來讀。

人總是要謹慎小心！遇事，不要有撿便宜心理。我要是法官，原心定罪。

必要儉，什麼叫「儉」？我們自己的享受，不去享受，這叫「儉」。不可以「吝」，什麼叫「吝」？應該給人家的不給，叫「吝」。

同學問：「為什麼老師反應快？」總要練達，「嗜欲深者天機淺」。天下沒有難處，你們都知道，就是守不住！人的嗜慾能停得住，是最難的事！不是不知，因為不能守！

《易經》就是變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適什麼？適「時」。下過「文理密查」的工夫，才能跟別人不一樣。

中國思想就建立在「人性」上。

你們如果遇事，怎麼克制自己？唯有用人性、良知、人倫。

再看《大學》前面幾句話，「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什麼叫「明德」？三個「在」字，太可怕了！不單單是肯定，得「在」，不能離開，動都不能動。

未來中國必復完「性」，然後才發揮作用；沒有復「性」，絕不發揮作用！

一個深入了，就在生活用得上，才是實學！人人都有人心，搞人心來想，推己及人，必要從根上，從人性喚醒。

為什麼要慎獨、查微？為什麼說「一葉落而知秋」？一舉一動就告訴你為人的卑鄙。你自己必「克己復禮」，如果什麼在你身上都沒有作用，那不是鐵石心腸，是什麼？什麼都沒作用，「化」都沒有了。我們用「文」化，為什麼學「文」？要以「文」化世。「文」字多重要！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這三句是我們思想核心。

你們年輕，以「夏學」為根基，另釐定一個中國「內聖外王」的本與術。

我們的廟叫「正法明苑」，大家做事，不要有私心，誰能誰做，必得有德者居之；誰有德行，誰來做。

以前請客，會讓客人知道有那些人；若有不方便的人，好辭退，這叫禮。

假道德，是廢才的別名。

救國的第一要義，就是教育下一代。你救國，區區幾十年，能成嗎？我們上課講時事，就是要你們了解國家的利與病，《天下郡國利病書》這書要看，做個參考。

老師這一生做事，淨履險如夷，能履險如夷就是巧，就是被人抓住了，對方那個勁兒也小了，勁小了就不槍斃。

你們讀完書了，要用「實際」印證所學。

中國政治哲學的基礎，就建樹在「內聖外王」，「內聖」的工夫在「正心」。

《尚書》裡，有三分之二是寫壞事，「為戒」的事太多了。

研究每本書，都要當思想研究。

若以「私」為標準，做事都一個樣；臨到個「私」字，啥都完了！一有私，那個標準就多了。

中國學問到需要好好用人性來講的時候了！今天，所有文章都是五四餘孽。

講中國學問，絕不可摻康德這一套，因為沒半點關係！博學可以，但不能混血！明辨，就知沒關係；若有點關係，是因為都是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讀書時，翫味，讀任何一本書，都不要急，不要管別人怎麼講，你明白沒明白？聖人不會和人捉迷藏。用不上的學問，都不是真學問！

你們要學「生」，你們要學如何生活，不是寫幾本破書搞在那！

一個思想，是代表一個時代的，思想是經千錘百鍊而來的！連毛澤東都沒辦法毀滅！學術思想、政治、領袖，一和金錢掛勾，社會一定完蛋！

我們不排斥外來文化，是吸收了，再融入中國的文化。像佛教，佛教傳到中國，就成了中國的！

政治，是要投老百姓之所需，不可脫離人民，不能與民生脫節；不是光講新的理論、新的時代。

知識份子要「言己之所當言，為己之所當為」，不要為名利沖昏了頭，不要為名利所控。

你們必要隨時練習作文章，目的在於訓練「表達意見」。

修身的最根本，就是「直養而無害」！但是不容易做到，人最難戰勝的是欲！

日常做事，要與人性相配合。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太甲〉是《尚書》的一篇，作參考！禍福，沒有不是自己求的，這是儒家的最高思想。

「奉元」，是我們最要點的，簡單說，是什麼意思？就是「止於至善」，什麼叫「至善」？「元者善之長」。「止於至善」不就是「奉『元』而行」？

我們做事的標準是「和順於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和順于道德」能理於宜，「把所有的事，和順於道德而理於『宜』」，這是我們讀書的目的。義理之學才不空談，得是實用之學。

你們必要養成安靜地讀書，心有旁想就不讀。早晨，讀一個鐘頭；無事時，玩味，才是工夫！讀了這麼多方法，用事，要馬上用得上。

人心之自迷，最可怕！迷，就缺乏「自覺」，就像吸毒的人般，無法自拔！

《春秋》有兩個重點：「大居正」、「大一統」。

要能「知行合一」，必得每天去掉自己的毛病，這就是工夫！

老師叫你們「注意！」是要注意思想！要讀的書，到漢朝還有幾本書可讀；西漢以後，都是奴儒維護帝王之學。先秦，百家爭鳴，完全是思想的產物。

《春秋》就是建立制度。《春秋》，講「微言大義」；《易經》，講「否極泰來」，亂世中不絕望。

你們先要養器量，學會替別人想。占一分小便宜，會吃一輩子虧！因為這朋友會一輩子不和你來往，占人便宜，只能占一次。

人必要學會忍，凡是先往壞處想，能承擔失敗，始能「否極泰來」。

沒有用的，都不是學問，就是念咒！因為讀書是為了改變氣質。

有守而後有為，守口是「守」之中最重要的！多言，絕對誤事，你自己就誤了自己，因為沒人敢找你做任何事。

人真正的幸福，不在於窮、富；最幸福的，就在於家庭，齊家之本在於修身。人能修身，就能不走邪道！

不管什麼環境，必得訓練自己，應該怎麼做，就得怎麼做！

「齊家」，沒有調和，只知道忍，這是最愚的人，多痛苦！

學術，不是寫文章登在雜誌上；你有了「學」，怎麼用這個「術」？

「居移氣，養移體」，不要一舉一動就讓別人看出你沒氣質；和沒教養的人在一起混長了，就好不了了！

你們不要單會講，要儘量做出來，做出來才有進步。

無知者，不知己之缺。人人皆有深省之心，必得常生慚愧心，才能進步。

學，就是要「明理」；明理了，能行之，才能改變氣質！改變氣質的方法，就是「容乃大」，要有智慧。

讀書，必要深究其意，勿盲從註解。「心得」，就是一己之註解。

附錄四 蔡坤佑¹⁵⁸整理之筆記

〈毓老師談中國典籍〉¹⁵⁹

蔡坤佑

- 研究中國學問須讀《日知錄》¹⁶⁰，必要真懂中國文化，才能和西方文化來比較並吸收其精義。中國文化不是吹牛文化，而是必有一套。子書是有系統的，自己看不太行，必要有師承師說。中國學問若沒有師承師說，必不再是中國的東西，今日對的就是錯的。中國學問必要有師承，承師說，無師承師說必作不了學問¹⁶¹。
- 中國最古之學為道學，其他各家(儒、法等)皆由此出。黃帝傳道術，各家都源於道。《管子》不易分清是那家，因你們程度不夠。子學的儒家是《荀子》，由兵家人法家再《荀子》，最後再讀道家，老莊則是最後最後才看(道家非《老子》)。今日要學道來盜，學盜才行，作孫子才學道。《說文解字詁林》¹⁶²很可看，光有小字典不行。讀經要明白經術，要學今之聖人，不要學古之聖人，古聖人不踩蟻，今日的聖人必要踩人才叫聖人¹⁶³，此聖之時者也。
- 每天看子書，看三年就成了，必要天天讀才有用，一中斷就沒用了。

¹⁵⁸ 蔡坤佑（1958~2020）為毓老弟子，曾提供此稿予中華奉元學會刊登於第七期電子報，後來有補遺但未提供予中華奉元學會。因筆者常與蔡坤佑討論毓老相關學問，蔡坤佑遂提供完整稿予筆者作為本文附錄，此附錄之正文註腳皆為蔡坤佑所整理。此稿是蔡坤佑病逝前最後一次修訂的遺稿。

¹⁵⁹ 這些筆記內容當年類皆是零散註記在書本的字裡行間，現已難以完整原文重述毓師當時之論述，僅能以摘記式之體裁供讀者玩味。其中部份內容是同門學長姐提供，時間橫跨二十餘年（有些已難以追憶確切年份），因而可看到毓師先後以不同語彙表達同一旨意（比如對熊老夫子之論述），甚且多少也可看出毓師二、三十餘年間其關注重點或觀點的轉變。

¹⁶⁰ 《日知錄》是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的代表作品之一。顧炎武曰：「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

¹⁶¹ 「中國學問必要有師承，承師說，無師承師說必作不了學問。」這一論稍為點值得商榷，毓師在較晚的時期很少提師承師說相關的論述。

¹⁶² 丁保福編纂，《說文解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共二十冊。適合當文字學方面的工具書。

¹⁶³ 陳明德案：或許應斷句如下：今日的聖人必要踩（案：指螞蟻），人才叫聖人。

- 《周禮》就在講「聯」、「均」二字¹⁶⁴，看看那結構，可知非孔子不能作。《周禮》言「聯」與「均」的政治技術，有心政治者不能不讀。不看注，只看原文更有意境，常看能通經致用。
- 要看《周官》¹⁶⁵，可先看《原儒》。
- 學問靠自修最容易把音唸錯，自修的人不知師承師說。讀古書音很重要。¹⁶⁶
- 讀經得先學《說文解字》，學中國東西須從認字開始。看中國人造字的智慧，小篆怎麼寫，自一舉一動看出中國人的智慧。
- 真懂四書，讀中國書都有基礎。
- 四書必下功夫，真讀懂了，除《大易》與《春秋》外，中國書都可以自己看。
- 毛澤東都熟讀《資治通鑑》，你們不讀，還想和他們對幹？
- 中國經書都是相表裏，是圓的，沒有端的，把這個當智慧用。
- 經書今古文學派之爭，爭了幾千年，但今天不爭了，不是氣度夠，是大家都不懂了。
- 以下是中國人必讀的書，不讀就不算中國人：
 - 四書、六經(《詩經》、《尚書》、《禮記》、《周官》、《易經》、《春秋公羊傳》)
 - 孫、吳、商、韓¹⁶⁷
 - 管、荀、墨、莊
 - 賈¹⁶⁸、董¹⁶⁹、熊¹⁷⁰、聃¹⁷¹
 - 史、鑑、考、典¹⁷²
 - 愈¹⁷³、杜¹⁷⁴、騷¹⁷⁵、選¹⁷⁶
-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故有所可取，但孟子有粗疏處。
- 不讀完六經，根本道不得論語一個字。

¹⁶⁴ 熊十力曰：「《周官》之治道，大要以均為體，以聯為用。」，見《原儒》，160頁，台北：大明王氏出版公司，1975年。

¹⁶⁵ 《周官》即《周禮》。

¹⁶⁶ 例如「亢（音剛）龍有悔」，「乃終有慶（音腔）」，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例子。

¹⁶⁷ 孫、吳、商、韓是指《孫子》、《吳子兵法》、《商君書》、《韓非子》。

¹⁶⁸ 賈誼，《新書》。

¹⁶⁹ 董仲舒，《春秋繁露》。

¹⁷⁰ 指熊十力之著作。

¹⁷¹ 指《老子》，聃是老字之字，老姓李氏，名耳，字聃。

¹⁷² 史、鑑、考、典分別是《史記》、《資治通鑑》、《文獻通考》、《通典》。

¹⁷³ 指韓愈的文集。蘇軾稱讚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八代：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著作收入《昌黎先生集》。

¹⁷⁴ 杜甫乃詩聖，其詩多憂國憂民之作。

¹⁷⁵ 屈原，《離騷》。

¹⁷⁶ 蕭統，《昭明文選》，是中國現存的最早一部詩文總集。

- 《學庸》為言內聖外王之書。「詩無達詁」，《詩經》須自己去體驗。書經(尚書)為中國古代政書，非歷史也。《禮記》不但小戴禮記要看，《大戴禮記》也要看。《周官》為孔子外王、政治思想之所在。要明「知我、罪我」必讀公羊傳，公羊傳為「修春秋」。
- 《大易》為變經。《大易》與《春秋》皆講元，皆為元經。
- 《春秋》比《易經》〔之〕謎還難猜。
- 四書六經讀完後，讀孫、吳、商、韓為揮發油，再接著是《史記》、《通鑑》、歷代文考。《老子》的書很深奧，不容易讀。考、典繁多，喜歡那一朝代就看，不懂中國的東西，還想治國？治那一國？要玩政治，考、典要讀一輩子。
- 今天開的書單必要讀十五年才有用，孔子自志於學到而立也十五年，你們比孔子聰明嗎？
- 《學庸》是儒學眾經之膽，比《心經》好，與《論語》同為孔學入門〔之書〕。
- 資治通鑑不是任何人都能講的，中國學問都是專學，沒有師承師說必無法入門。
- 《乾坤衍》最難懂。《體用論》是熊十力思想的結晶。
- 有工夫好好看《存齋隨筆》，從中可見熊十力對中國文化的貢獻，你們至少要看三遍，最多看懂七成。
- 馬一浮直接程朱學派，照著前人講；熊十力則接著前人講，沒有師承，不講學派。
- 中國書太多，熊十力的《讀經示要》最為捷徑，此外為皮錫瑞的《經學歷史》、《經學通論》亦可參考。
- 《易經》「洗心」兩字我不懂（〈繫辭上〉），古人說了，焉知不是錯的。《離騷》今天亦無一人真懂，是思想，但我們沒有接受的智慧，沒有生在那個時代，他們不懂，我怎會懂？我講五十年論語猶有不懂之處，可能是那個時代的普通話，今天沒人那麼講。
- 中國卜筮之書、醫書皆深奧，《黃帝內經》我有些地方仍看不懂，現在是懂多少用多少。
- 《黃帝內經》誰作得不管，把人體講得多透徹。
- 真東西沒有假東西好，真畫必有敗筆，假畫學得謹慎小心反倒很少敗筆，必以常態來看真與否。
- 讀完公羊學，才會知我何以如此怪，傳絕學必有德，也得有膽與識。
- 熊十力趕上時代，另立新說，《原儒》絕對有先時之見。
- 劉寶楠《論語正義》比朱熹《論語集注》好。

- 你們現在好好看《乾坤衍》，到五、六十歲時可以把《易經》好好修一遍，但必識時，學究沒有用。
- 看《說文》、《爾雅》可引出很多典故；看《紅樓夢》，學習其如何描述人說話、行動；看《三國演義》，學習其處理複雜事、鬥智。文章好在有倫有序。
- 《戰國策》看了嗎？非貶你們，是要扎你們一針。讀《戰國策》，知利害。
- 讀文，選自己喜歡的讀。自《續古文辭類纂》入手，那是清桐城文派。《經史百家雜鈔》¹⁷⁷比《古文辭類纂》¹⁷⁸正統。
- 《荀子》〈臣道篇〉與《人物志》配合讀，知如何做事。〈臣道篇〉讀明白，做事、知人不會有大錯誤，是真學問。
- 讀三國要知其利弊，太師母自小訓練，我小時即考問：「劉備為什麼那麼笨？」，對曰：「末代王孫」，要知哪類人是哪類人。
- 暑假看一看《天下郡國利病書》，看，然後學著做。顧炎武是有志之士，跑單幫的祖師爺，吃盡苦頭，一邊做買賣，一邊研究問題，最後完成《天下郡國利病書》。
- 中國東西有一系統，《論語》一章即一系統。
- 逸民有許多類，蘇東坡、王陽明、王夫之皆在其中，應當世事讀，不當文章讀。
- 你們有工夫就看《說文解字》，一天看一、兩個字，必要看。讀音方面可看《說文通訓定聲》¹⁷⁹。
- 中國思想自孔子之後，勉強漢魏還有幾本可讀，漢朝最值得讀的是王充的《論衡》，再者是《春秋繁露》。《論衡》比《春秋繁露》還大膽，《淮南子》是雜貨舖，漢魏之後都是千古一大抄。
- 王弼有思維，清儒盡抄書，我就佩服王弼的才華。
- 劉劭善運用《論語》，劉劭的《人物志》¹⁸⁰乃《四書》之精華及題綱，可說是《四書》之簡鍊本。但《人物志》有一半不倫不類，因劉劭《四書》沒讀通。
- 《人物志》將《四書》分類，乃《四書》之精華。管、晏、商君、《人物志》、《冰鑑》皆必讀，應置床頭。研究商君何以不能自保，才能保身；學《管子》，將自己當管子，將台灣當齊國。《人物志》，做人；《管子》，做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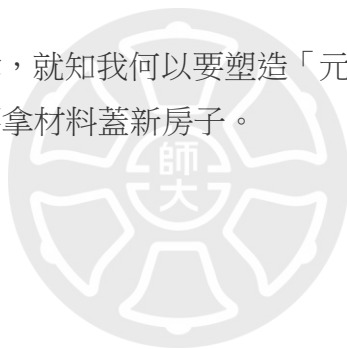
¹⁷⁷ 曾國藩編輯。

¹⁷⁸ 《古文辭類纂》是姚鼐所編選，代表桐城派古文觀點的一部選集。

¹⁷⁹ (清)朱駿聲撰，《說文通訓定聲》，<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res=1866>

¹⁸⁰ 愛新覺羅毓璽講述，蔡宏恩、許晉溢筆錄，《毓老師講人物志》，臺北：中華奉元學會，2016年。

- 葉玉麟的子書可以買得到¹⁸¹，是老師的老師，子書講得特別好，桐城派的最後一人。
- 暑假至少看《原儒》，再有工夫就看《讀經示要》、《乾坤衍》、《體用論》。
- 熊十力的東西要多看，可得許多啟示。他在《讀經示要》讚美董子，其後在《原儒》罵董，是他進步了，出了「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的境界。
- 「慎獨」、「獨尊」，佛懂得用「獨」就發明了「般若」，「獨」就是「般若」之母。《金剛經》是「般若」之總要，若要瞭解一點，由《心經》入手。
- 《金剛經》是給上乘智慧者說的，其他經皆對愚盲，盡用威脅！
- 墨子是大智者，他的〈墨辯〉無人能懂；墨子之智，今人無人能明白，談何容易。〈墨辯〉是今天的絕學，墨子把「獨」用到絕頂。《離騷》是美、〈墨辯〉是絕，把智慧運用得超凡了，就成絕品。
- 《尚書》〈洪範〉是古之大法，以馬一浮解釋得最好¹⁸²，要悟。
- 看《辛齋易學》¹⁸³先自「正辭」看起，一步驟一步驟看，必持之以恆，下「定靜安慮得」五步功夫。
- 追孔子何以要塑造堯舜，就知我何以要塑造「元」。盡修破房子不行，《乾坤衍》仍修破房子，我要拿材料蓋新房子。



¹⁸¹ 葉玉麟著有《白話譯解莊子》、《白話譯解道德經》、《白話荀子讀本》。

¹⁸² 馬一浮，《復性書院講錄》。

¹⁸³ 杭辛齋，《辛齋易學》，台北市：夏學社出版，1980年。民國初年的易學大家。

〈毓老師談中國典籍——上課筆記摘錄補遺〉

蔡坤佑

- 要注意思想，漢朝有幾本書可以讀：一、《史記》一定要讀，因上承麟書，麟書即《春秋》，《易經》講龍；《春秋》講麟，這是中國人的思想，想想孔子為什麼作《春秋》。《春秋》者，「天子之事也」¹⁸⁴，沒有天子之德，就不配作《春秋》。不懂《詩經》與《春秋》，沒資格談《史記》。二、《春秋繁露》，這是演繹《春秋》的。三、《論衡》，那是反叛的書，批評一切。
- 「一、元、文、正」、此四字未通，《易經》與《春秋》都通不了。
- 來老夫子注《易》，令人去想其中高深的道理；船山注《易》則直接告訴人高深的道理，卻往往格格不入。
- 來子講《易》，對的很少，因所見者少。
- 《尚書》以〈甘誓〉劃分，前為法、後為戒，有立義。〈甘誓〉之後的篇章無人道，殺得一個都不留。《尚書》的排列有深義，為人道之始。
- 《說苑》、《白虎通義》、《新序》皆漢初文，與何休筆法同，常言《春秋》之義。
- 《陸宣公奏議》極為實用，應仔細看，筆法清新。
- 佛經中最值得一讀的是《六祖壇經》、《心經》與《金剛經》。其次是成佛的《法華經》、開悟的《楞嚴經》。
- 船山先生的東西很不錯，《船山全集》應該看，就是你們很難真看明白。《程傳》¹⁸⁵當然不錯，不過程老夫子簡單，所以《程傳》太簡單了。等到王老夫子就解釋得很詳盡，就是你們不容易懂，那就慢慢地，多看幾遍。
- 船山之學立說有其時代性，是為了要救亡圖存，救他那個時代的亡，他的時代性在「治時」，等到一些糊塗蛋就只能「因時」。什麼叫「因時」？大環境逼迫我們不得不跟著走，就叫「因時」，完全是馬後課。等到今天的政客，就更等而下之，都是「違時」。我們研究學問，最低也得「治時」，得有「治時」的智慧，智慧更高的，就能「先時」、「超時」。
-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比不上馮友蘭寫的〔《中國哲學史》〕，但馮友蘭也不過是「記事」之學，是新的理學。
- 要看熊老夫子的《乾坤衍》，你們將來也可以寫象辭，這就叫接著講。中國學問熊老夫子的成就很高，也超過程朱，他引佛入儒，朱子是引儒入佛。
- 今後研究中國思想，熊十力的書必得讀，當然不一定全然接受，熊十力援佛入儒，但佛與儒不是一件事，並存也無害，研究思想，千萬不能「鑿」，不能太主觀。

¹⁸⁴ 《孟子》〈滕文公下〉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¹⁸⁵ 程頤，〈《易程傳》〉，又名《伊川易傳》。上承王弼《周易注》，開宋朝《易經》義理之學。

附錄五 林順和提供之毓老信箋

毓和男仁棣如晤

七月九日接仁棣八日華函。指示為學。謹以愚得奉告。學貴專精。一不常解。學貴覺又。覺既自照明德。多者不。精者不雜。自照則嗜慾淺。反之則唯一。不雜則唯精。莊生有言。嗜慾深者。去機淺。反之則嗜慾淺者。去機深。先聖十字心傳。何越乎此。唯危必明。德唯微必自照。戒懼乎日月之間。拳齋乎允執之中。允執二字要緊。切不可粗心放過。顏子三月不違。允執也。人之為世川流。終歸教化於中道。苟不乎此。雖愚必明。雖弱必強。為國毓民之方。保土固疆之策。莫若生乎機智。機智之發。其必原於無上甚深之聖潔心地。滑免法天之真。窮又必。若聖雄甘地之治印。可為余言之佐相。與與係在於一言。國存繫於理微。近歷力踐。反證自得。八咫明悟道。請可詳味之。仁也者。方化之源。性智之機。智也者。因万物。濟天下。求得此。心冒天下。方得得字當焉。夫天地人為小天地之真滋味也。輕世救民之道。此自由乎此。未達此等境界。視天下清里。圖利慾。冒心雖有匡濟之志。安由出耶。一言。

仁棣 七月
廿七日

武安

弟煥代致諾
同學安好

世鐸精廬用箋

臺灣省臺北市郵政信箱一八〇一四號
Box: 18014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順和賢仁棣如晤：

七月九日接仁棣八日華函，提示為學，謹以愚得奉告。學貴專精。(不以常解)學者覺義，覺既自照明德，專者不二，精者不雜，自照則嗜慾淺，不二則唯一，不雜則唯精。莊生有言：「嗜慾深者天機淺。」反之則嗜慾淺者天機深，先聖十六字心傳，何越乎此！唯危必明德，唯微必自照。戒慎乎日月之至，拳膺乎允執之中，允執二字要緊，切莫粗心放過，顏子之三月不違，允執也。人之為也川流，終歸敦化於中道，苟了乎此，雖愚必明，雖弱必強。為國毓民之方，保土固疆之策，莫不生乎機智(機，樞機之幾也)。機智之發，其必源於無上甚深之聖潔心地，得見法天之真實義也。若聖雄甘地之治印，可為余言之佐相矣。興儉在於一言，圖存繫於理微，近譬力踐，反證自得。(陽明悟道詩可詳味之)仁也者，萬化之源，性智之機。智也者，周萬物，濟天下，求得此，心冒天下，方體得宇宙為一大天地，人為一小天地之真滋味也。拯世救民之道，皆由乎此！未達此等境界，視天下漆黑一團，利慾冒心，雖有匡濟之志，安由出耶？不宣
武安 并煩代致諸同學安好。

仁手啟 七月廿一日夜十二時九分